

反不如路人乎。卿有所聞而期死不言。予有何得罪於卿而致此也。卿之美名必沾於異日。予之惡名何時可洗乎。供奉之禮有闕耶。朝謁之禮有廢耶。臺諫之中。抑有封奏之事耶。既無可疑。而卿有疑之。予有所問。而卿不答之。心甚不寧。廢寢食者數日。卿其直陳無隱。以釋予罪。無專施德於外人。且顧予一人。咀呪兇書。皆出於諸賊之指揮。而無非宮人之所為。其有干涉於大妃乎。義理不明。邪議橫生。徒知護逆。不知君上。或以此事為無實云。故予欲頒教八方。使知情狀矣。卿乃兩朝元老。朝議無與不聞。而反為推鞠首末。全未得其詳。而有此疑。况都下無識。遠方疎賤之人乎。此予之所以懼有此議而防之。豈料大臣先疑為群疑之首。而擠予於不測之地。又遣史官問啓。元翼三啓。聖意昭如日星。愚臣虛妄之罪。萬死難贖。聖教至此。直欲攢地而入云云。明倫錄

乙卯正月十八日。命招兩司。下元翼疏啓。仍傳曰。予平日待李元翼甚厚。而元翼無故進疏。動撓人心。予甚痛駭。不獨歸惡名於君上。沽美名於異日而已。一時侍從臺諫。盡歸之罪網。是為一網打盡之計。賢相事業。果如是乎。無乃失志。奸鬼之輩。做作兇慘之言。勸助元翼。使為此疏。歟。同上

仁弘上筭。引呂后黜廟故事。伸造詔等之論。以璘比之。圈豕。先治黨與羽毛凋一。豕豕以七臣為璘羽翼。欲有遺命則進。小獨付之戚里之流。云云。語極悖逆。爾瞻輩以仁弘之說為的。聲勢益熾。造詔收叙。廢論稍稍復行。

李元翼自壬子以後。闔門不出。至是上疏。請主盡孝。慈殿語甚剴切。主震怒。

遣使切責。申東陽所撰清白堂記事

合啓請李元翼削奪官爵。門外出送。南以恭圍籬安置。以懲愆元翼也。答曰。

君臣大義。尺童皆知。而賊蘊倡之於前。完平繼之於後。敢以不測之惡名。橫加於君上。恐不可以威武鎮定也。

三月又請元翼遠竄。

館學儒生安佺等。疏請李元翼南以恭誣陷君上之罪。答曰。予平日事大妃不孝。遭宮中罔測之慘。變待大臣不誠。蒙千古所無之惡名。惟日夜自責。何敢咎人。

竄元翼于洪州。以恭于松禾。時元翼久在忠原。常仰天太息。親舊所遺。升尺不受。自織藁席。以自遣。日錄

於是儒生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等。相繼上疏。訟元翼之忠。請誅鄭造。尹詔等。

臺諫論茂績等之罪。並竄海島。荷潭錄

洪茂績等五三人疏曰。造詔之辭曰。其可以國母待之乎。若不以國母待之。則置母后於何地。

鄭澤雷等八十四人疏曰。造詔偉卿等。凡有血氣者。耻與同朝。而渠亦屏息假氣。自分難容於覆載間。未久而詔為掌令。造為修撰。偉卿為翰林。顧安知曩日。母

后之說。果不發於今日乎。元翼所以汲汲陳箴而不容少緩也。
金孝誠等^七疏曰。請亟斬造訛偉卿之頭。以謝神人之憤。亟召李元翼^{朝野}。
鄭澤雷竄南海。與其母姜氏偕往。歲餘姜氏沒。哀毀喪明而沒。癸亥贈持平^溪。

柳希奮箴曰。臣忝在近屬。眷渥隆洽。見忌當路。有甚眼釘。移怒所親。先試於以
恭。次第鉏削。已迫臣身。臣與以恭。情義相親。輔車相依。臣雖愚昧。與禽獸異。既
見同志之酷。被移乙之禍。而頑然堅坐於烈焰之中。俛首噤口。恭俟焦爛。不亦
憫乎。^{明倫}

生員鄭有道疏請誅南以恭趙慶起。

監察崔公望疏請亟誅兇儒金孝誠。以治侵犯恭聖王后脅制君父之罪。卞明
鄭造尹詡李偉卿等愛君憂國之誠心。

館學洪景艇^{一作景舫}等疏請金孝誠極律。又竄鄭澤雷洪茂績南以恭。

二月初九日傳曰。火炮匠二十名官員率領來。初十日為始。連二日大內東宮
放炮事。言于軍器寺。政院啓曰。敬勝百邪。邪不犯正。聖德當陽。自當消除。炮聲
未安。只駭中外聽聞云云。傳曰。自內叅酌為之。不須煩啓。^{明倫}

三月十七日傳曰。移御後北門外。大妃殿近處牆外四面。造設軍堡。多定軍
士。嚴禁雜人。且以昌德昌慶宮假衛將。專數慶運宮四面直宿。

四月合啓。請停兩宮繕修之命。以濟倒懸之民。答曰。繕修之役。初非大端。而
至於合啓。何人主張邪論。欲繫君上之手足乎。政院啓以批旨未安。答曰。今
此繕修之事。果如營建法宮之役。則人雖不言。自上亦不至於不辨菽麥。何必
此時。強作不當為之役乎。人君所居。不可專委一處。脫有切迫。可移之事。則其
將寄寓於閭闔乎。我國人心浮薄。不諒事體。凡朝家一舉措。必有主張過激之
論者。鼓其說而恐動之。兩司例從而和之。予素患心憊。因病轉劇。發言悖謬昏
妄。願政院憐而勿咎。^疑

五月命憲府執義以下。輪回入直于慶運宮。糾檢諸事。諫院啓請還收。以重
大體。答曰。輪直糾察。有意存焉。政院又啓其未安。答曰。事出變例。豈拘常
規。

十八日正言李瀼避嫌略曰。世遠如流。人愛其身。滔滔囚舌。爭戒仗馬。聖上之
不能優待。而驅之於直宿之所者。臣之自取也。自聖上臨御以來。于今八載。未
聞一開經幄。講論治道。則宮妾宦官。十寒如何。而堂下之隔。豈止於千里哉。宮
闈不嚴。內外締結。而太阿之柄已倒。私獻絡繹。爭相慕效。而民生之困已極。其
他難救之病。種種皆然。至於無可奈何之地。且曰天命已定。不容人為。禍本已
除。別無可疑。何必區區於禁防之末。而駭其瞻聆哉。傳曰。宮闈不嚴。太阿已
倒。袖手傍觀。無意救正者。其指何人而何事乎。問于李瀼以啓。回啓曰。宮闈不

嚴私獻絡繹等語。乃近日街巷之恒言云云。更命詳啓所聞處及指喉之人。回啓曰。幸於戊申。以觀光入京。偶叅李挺元討賊之疏。至於寫疏。以此爲時輩所許。豈有受人指喉。自犯於雷霆之下者哉。答曰。非但陷君之辭。滿紙狼藉。至於已倒之說。是何等事。而既發還諱。不爲直啓。殊無諫官風采矣。又命政院。詳細問啓。回啓曰。當今戚畹之中。自上倚毗者。非一二。則不可指的爲誰某。以欺臣心而罔殿下也。疑川

二十一日答玉堂筍曰。老病之元翼。疑似之以恭。固請圍籬遠竄。獨於李瀛。曲庇其脅。君罔上之罪。深許以愛君之誠。至請出仕。玉堂之蔑君護黨甚矣。二十二日又命李瀛牌招。政院以連日牌招。有同相詰。事極未安。傳曰。既發其端。不爲明白指的。其情叵測。太阿倒持。內外締結。更加嚴問以啓。若不實陳。當鞠其情。回啓曰。君臣之間。上下截然。雖假之顏色。導之盡言。猶不敢盡其情。況威之以脅。君震之以鞠。問則誰肯蹈其覆轍。自犯於雷霆之下哉。臣誠愚妄。既不能效萬一之誠。又啓將來爲言責盡言者之戒。臣之罪戾。至此尤大。請加鈇鉞。以正臣罪。

二十三日傳曰。泛云戚畹。不爲直舉。使諸戚卿皆不能自安。夫太阿倒持。乃莽卓篡逆之賊。事關宗社。若果有如此之人。則明覈實狀。以正其不軌之罪。不然則反坐之律。瀛不可免也。豈可諉以諫官容貸不問。使鼠輩幸國家之無人。跳

跟而勝天平。拿囚嚴鞠得情。

院啓李瀛以言獲罪。恐非聖世之事。請與大臣三司熟議處之。

委官領相辭職。請李瀛事。更加商量。他大臣處之。

傳曰。大造殿幽暗不便。勢難久御。故予欲移御昌慶宮。繕修命下之後。大臣有司相繼引入。極爲寒心。昌慶宮勿爲繕修。慶運宮傾頽處。數日內速爲始役。修理。當於數月內還移慶運宮。

二十五日憲府官員。以直宿累避事。玉堂啓遞。傳曰。慶運宮憲府入直。問姑以兵曹實堂上。摠府實官入直。雜人嚴禁閉門。晝夜譏察。

仍摠府啓。兵曹多事實堂上。不足於兩宮入直。命以有名望宰臣。差分兵曹叅判叅議。

初二日分兵曹啓。大妃殿近處。有數三女人哭聲。至罷漏後。庭有火光。若燒物者然。因以哭止。

六月。幼學趙漫疏曰。今之數慈殿者。一則曰母道已絕。二則曰顯有當絕之惡。夫對人子言父母之過。雖於閭巷小民。有所不敢。而乃肆然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待閭巷小民者。待吾君。不敬莫大。罪不加身。爵帶華貫。是以國言藉藉。遂有李元翼之筍。聖批云云。於是人莫不以元翼爲老妄。而不復有疑於殿下矣。奈何移御以後。兩宮各處。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念誠孝。雖或未減於前。

而耳目聞見不能無惑於臣庶。嗚呼！大妃乃殿下之慈母也，寂寥舊宮，與鬼爲隣，隔離天日。三月于茲，其憂危心事，血泣形影。先王之以大妃托殿下者，必不欲如是而已。乙夜之間，殿下之心，亦豈無惻然者乎？不奉大妃於一宮，而惟罪元翼以爲防口之地，是猶用湯而止沸也。嗚呼！九重天闕，深拱冕旒，大小外間之議，何以知之？其爲臣子者，所當違違汲汲，知無不言，大臣無納誨之道。三司有逢迎之心，留時引月，無一人語及將焉用彼大臣三司哉？伏願殿下留心於母子之情，無惑於奸邪之言，奉養慈殿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哉？

幼學申尙淵疏，請亟斬群邪之首，以雪神人之憤。公洪都事金滢疏，請金孝誠趙漫等，明示典刑，以正倫紀。幼學申破請去奸進賢。趙漫疏入六日，主怒不下批，漫待命於闕門外。晦日，傳曰：自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一而況今？大妃供奉扈衛，無異前日。宮中亦無鬼邪之變，則爾所云云者，何意？爾敢幸朝廷之無人，冒上兇疏，侮慢君父乎？必有指喉巨奸，上天下臨，其直以對，漫入政院，立庭下奮筆書對曰：臣生晚世，何知祖宗朝舊制乎？兒童走卒，皆以爲聖上移御，以避鬼邪，而大妃獨不避，臣等愛君之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已。豈可聽人指喉，自犯雷霆之威哉？天日在上，臣不敢欺此心。況可以欺聖明乎？此外無所言，只俟鈇鉞而已。傳曰：所答

未詳，更問以啓，漫又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而定省之闕，亦有舊制乎？鬼邪之變，則火炮二十柄，連夜放火，未知爲何事也。

漫始抱疏詣闕門外，時邪說方張，投兇疏者相繼，人始認爲兇徒。有一吏窺見，疏辭竦然，驚曰：此疏一入，大禍隨至，年少就死，不其哀乎？卽與諸吏引入歇廳，設席而坐之。時當盛暑，或進水漿，或以扇搖，環坐嗟嘆，及入對政院，承旨李春元，和顏而言曰：君其詳對，無爲空死。漫欲對放砲事，而未知柄數，樓下適有一卒，微聲曰：二十柄，再問之曰：觀者如堵牆，至定省之曠，亦有舊例之語。有一宦在傍咄嗟曰：此人必死矣，命也奈何？春元則顏色慘然，以手擊案而已。於是大憲李覺，大諫柳寅吉等，啓請拿問，以七月五日下午下吏。傳曰：此非本府尋常推問之事。三省交坐，嚴鞫得指喉者，委官奇自獻，判義禁朴承宗，互相推諉，終不開坐。越四年戊午十二月，始鞫供曰：如非病風之人，豈可聽人指喉，自陷於不測之禍哉？受刑仍繫獄，明年己未五月，竄南海加梅棘。時漫父守彝，字彥常，參奉因事往海西，歸路逢自京來者，問都下事，其人答曰：有士人趙某，壽職，漢豐君抗疏極言，人皆危之矣。守彝曰：是吾兒也，其人下馬拜曰：有子如此，安敢不敬。

及就獄，金吾吏卒相約曰：若取一介於趙公，則爲無母之人。時連有逆獄，禁防甚密，而羅卒輩或因公事出入，必至漫家，傳道獄情，受書細絞，納於履隙而入。

之受刑時。漫閉目不見。杖畢開睫視之。則執杖者涕淚如流。出門即裂衣以裹瘡。左右無不嘖嘖揮泣。癸亥反正。首拜戶曹佐郎。肅恩之日。大妃垂簾引見。賜酒。命給藥物。以療土疾。並明齋趙漫字止源。一作深源號止齋。時年二十四。呈疏之日。政院承旨吏卒。皆失色危之。公言語自若。當路者持為朴承宗所喉。繫獄多年。官至昌寧縣監。江原都事。卒。特贈大憲。

沈憬為童蒙教官。時廢母論垂發。奸徒方推隆鄭仁弘。以傾一世。欲假其手。以濟其論。其機甚秘。人無敢言者。憬見大司憲韓縝男。發其陰計。訟言責之。縝男怒欲鉤得言根。逮繫數月。安置鏡城。居一年卒。恬軒集○憬已見下執義柳希亮。以南以恭所啓。降為合啓事。簡通諫院。獻納鄭遵。答以恐不宜容。易議之。正言黃中允則曰。切不可輕議。希亮又書簡通中曰。似非鄭造之弟。鄭獻納所可操縱而弛張也。黃正言切不可之說。尤可笑也。云。遵以此發怒避嫌。專攻希亮。并及其兄希奮。至比鄧通梁冀竇憲等。極力詆斥。希奮陳筭訟冤。答曰。梁竇之比。雖極可駭。初不入啓。渠又自明。何足與辨。自丙辰秋。廢大妃之論復熾。以受遺諸臣為注。徐兢宋文奎等。受爾瞻旨。相繼投疏。鄭造尹訥柳瀟等。分據三司。又請竄不已。明倫錄時主欲廢大妃。追刑金悌男肆諸市。大司憲瑾。大司諫造。副提學瀟等。搆捏

欽等竄配。象狀村

八月慶尙道幼學徐兢等。疏請亟用左相任賢討逆之言。於是兩司以徐渚申欽韓浚謙朴東亮等七臣。不同其律。許項崔天健成泳等三賊。未盡其律論啓。

答曰。許項乃先朝大臣。朴東亮以先后切親。守陵于先王。崔天健其時方在銓長。以計出。送李弘老楊學瑞于外。幾被弘老上章。交亂之初。不無翊戴之誠。徐渚已為定配。休論可矣。他餘人並中途自願付處。韓應寅許箴事依啓。疑

申欽韓浚謙。朴東亮付處。丁巳正月二十日。有人投匿名書于慶運宮。不道之言極其狼藉。且有勒奇。領相奇驅朴承宗。脅柳文昌。柳迎。大妃舉事之言。主命招領相及兵判議啓。且令盡心討賊。命扈衛宮城。慶運宮牆外軍士二名。拿囚。疑

領相筭乞退。答曰。此乃射入于大妃殿。而未及親捉也。於卿小無所干。安心勿辭。再筭。答曰。今此兇檄。似非告變之事。而奸人所為。卿若詳知。則何不直發其人。當此危急之日。身為首相。受國厚恩。徒煩辭職。臨亂逃避而已乎。文昌府院君柳希奮筭。被陷兇書。籲聞乞免。二十七日傳曰。虛實間既有約矢投書之變。而大臣則不為議啓而逃避。禁府亦不為議啓。古有施賞而購募者。出懸重賞。使告真賊可矣。

答兵曹判書朴承宗劄曰。卿連姻王室。有何徘徊之態。驅其似當作一字與數罪君上之兇言。如何如此。逆徒之言。勿為引嫌。疑川已時許筠使其徒金彥滉。投矢書於慶運宮。使人發告。其中斥上之語。有不忍道者。又為飛語曰。此矢書。意者某某人會于三清洞而為之。先論趙希逸安置理山。將起大獄。主為之驚愕。召大臣三司大將議之。首相奇自獻曰。此奸人嫁禍之計。必無他。爭之不得。明曉遂以匹馬出城。直抵江陵山寺。臥不起。主不能獨運。遣承旨李弘胄召之。自獻在江陵上筍。極陳矢書之變。自有為之者。意實指筠也。主心亦稍解。事遂寢。清白堂時筠射檄西宮。將網打一世士類。目以三清結義。即金瑬之所居洞也。光海方且鞫問。乃集兵衛闕。金瑬洪瑞鳳金尙憲張維趙希逸。共待拿命。適奇自獻自鞫廳。直向嶺東。陳疏斥筠。以此趁未之鞫。且朴承宗與李爾瞻相軋。欲發筠奸以及爾瞻。揭榜城門。懸爵賞募能告者。有武人閔仁信。素與筠善。知筠事甚細。乃疏陳其狀。事得寢。白軒集金二月初二日。司勇閔仁信秘密上疏。以兇檄許筠所為云。於是行司直許筠。知事成佑吉。府院君柳希奮。司僕正柳忠立。奉常主簿李再榮。及第奇秀發。活人署別坐李士星。吏文學官李元亨。並上秘密疏。逐日來呈。初四日合啓。閔仁信密告之後。相繼投疏。有若相鬩爭辨者。然請速為推鞫。覈

實處斷。政院不顧事體。既不請囚告變之仕信。又捧援引自明之秘疏。連續入啓。極為非矣。請該承旨罷職。

初七日領相筍略曰。先王朝有奸人。以臣為將。欲竄構陷東宮之人。揚揚凌轢。將起大獄。若大獄果起。則將欲置聖上於何地。幸賴先王明聖。得免刑辟。其奸人畏臣。抵臣哀乞之書。有曰生成之恩。與生我者同。今此奸人。以臣為將。見勒誠為可怪。癸丑年間原任時。以義州府尹事。猶不得安身。而出來。况今所被之言。是何等罪名。而恬不動念乎。數年前有人赴京。飛書勸去。其為計似巧。而實則愚妄也。今年則直指臣姓。又以出給缺符為言。其言非特推擠而已云云。在江陵

幼學趙洽。疏請治奇自獻棄君負國臨難逃去之罪。又治三司容護自獻含默不言之罪。

許筠既與奇自獻為敵。謀益急。凡聲罪。大妃罔有紀極。至謂璣非清白堂宣廟子。取家人子養之宮中。又謂徐應祥出入宮中。潛通外議。誅應祥。清白堂十月許筠呈密疏。金季男吳應鸞等五名拿鞫。季男應鸞刑問壓沙。金軫原情。左尹金闔疏曰。許筠書于臣。金軫悌男之魁。急通于大將。獲此嚴問。則福在宗社云云。十一月初五日。幼學韓輔吉疏。更陳危懇。以弭國患事。

十月初二日朴夢俊等疏請斬悌男妻詳延興夫人下嚴飭諸譯俾不浪說國情於唐

是冬柳希奮為兵判不為肅謝於西宮肅謝之不歸於慈殿自希奮始丁戊錄

朴夢俊等疏聖上以母子之恩不敢容議於其間只以諸疏下于禮曹其哀痛不自安之意溢於不言之表堂堂一國公共之議該曹安敢獨當乎其力見三

大臣力請收議百僚以去禍根該曹之見甚合於理為大臣者所當亟率廷紳以舉義之事諭之凡貶削降黜之事自大臣行之而聖上毫不干與以全私恩

情禮之當然者也首相奇自獻退托不決右相韓孝純媵嫻願望原任鄭昌衍托病不省事不答一言此無非欲推於主上而渠等以免首事之計

李禧疏頃日儒生八人連上血章大義已發不可中止自獻雖有推諉之跡觀其待罪之辭尙有餘地可以責其扶顛爾瞻歷抵三家亟陳禍本不可不除之意可謂盡人臣之責惟柳希奮朴承宗非不知除禍根而一味退縮寂無一語臣竊怪焉明倫錄

初八日幼學尹唯謙疏頃年李慶全李覺義瞻奮發倡為去禍根之論次合朴承宗柳希奮李爾瞻三家同心協力以濟國家之艱大事垂集而異論橫馳使

首發大論之慶全輩亦且懼禍反有退避之言上所倚仗者大臣也奇自獻負棄君之罪韓孝純有黨惡之跡殿下容而不加辟者以其厚蒙國恩必除禍

根而自效也侵尋一載漫無一語彼承宗希奮有何所望而猶且坐觀成敗不

與爾瞻協力討賊他日禍起蕭牆天地易位則渠輩獨全其族乎爾瞻粗知忠義方主討逆之議而猶且不討其根只討其末可謂社稷之臣哉明倫錄○右相韓孝純呈

辭出江上爾瞻呈辭主牌招皆視事○日月錄十六日進士鄭渾疏畧曰前日儒疏舉國家大計則不待批答政院大臣三司

當為請避太學儒生亦當連章而寂寥度日極為寒心且李覺首倡去禍根之論李慶全不能無疑獨李覺忠謨朗然奮不顧身誓以一死真所謂一柱擎天

今長憲府請專委責成與大臣三司協力以安宗社大憲李覺避嫌曰臣與鄭渾未嘗識面渾也何從知臣有何許議論遽以首倡

目之臣竊訝之事果係關宗社則一國大小臣民義當死生以之統率百僚喬嶽鎮物則臣不如廟堂大臣遭遇盛際休戚與同則臣不如勳戚諸卿此外摺

紳中才器德業忠誠計慮踰於臣萬萬者何限必以至愚極陋孤寒疎遠之賤仰溷天聽抑何意歟疑川

筠與爾瞻號嘯無賴之人鄉曲丐兒日聚其門資衣食具儒巾服日進不道之疏李乾元韓輔吉等直斥大妃號為討逆自是筠開門設廳手自具疏增損

為文日六七上又令館學生伏閣請廢筠徒金闔元悰入幕謀事是時韓孝純以垂死之年假尸氣餘魂奴顏於爾瞻之門得相職承望風旨狗苟蠅營人謂

是夫必行大事。清白堂記事

諸賊日聚無賴子。教以絕悖之辱極慘之說。迭相進之。愈往愈甚。而主視爲當然。容而納之。然猶未決其廢黜之事者。特以相臣無可當其事者故也。賊臣心知孝純之可以奴使。故以議政之名假之。而外以其諸賊脅之。內以其悍妻迫之。思翁謾錄

十八日幼學鄭晚疏。大論更發。朝廷左右。尙無一語。請亟召領右相。以儒生疏示之。速定宗社大計。凝川

十九日幼學李之皓疏。請先治司諫南以俊。正言金世濂巧避之罪。亟下諸疏。使之議處。北遷錄

嶺南幼學鄭滂仁弘疏。每聞廷臣之朝賀於大妃。私自慷慨而咄咄者久。叅臣發解。畏足入京。聞兵判柳希奮。不爲肅謝於大妃。一爲社稷賀。一爲朝廷幸。微臣處事之道。豈讓於希奮哉。今於覆試。冒叅司馬。則竊擬放榜之後。決不謝恩於慶運宮。定是非於一時。扶綱常於萬世。伏願咨詢臣僚。罷慶運朝謝之舉。

韓輔吉朴夢俊薛求仁韓天挺等疏。晉楊駿之誅也。張華請依漢成趙太后故事。去太后之號。而本朝貞陵之事。亦類於此。今若依張華之議。與一國共廢之。而聖上只以私恩。饋食問安。俾終其天年。

二十一日禮安幼學徐兢疏。請亟下諸儒之疏。快示在朝之臣。廣收羣議。速撤分朝朝謁。永與讎絕。或有橫議。論以大逆。凝川

鄭渾朴夢俊韓輔吉鄭滂李之皓鄭晚尹唯謙等疏。九度並封下禮曹。

二十二日。正言金世濂。被院啓竄黜。槩以欲論吏佐黃德符簡通。而日以大論方張之日。引嫌巧避。反讎擬望之人。欲逞邪毒之心云云。府則以巧避請削棄。幼學徐義中疏。儒疏已下。大論方張。而大臣推諉該曹。不肯擔當。以敗國事。雷

電之變。實爲大臣失職而發。請以重律治奇。自獻鄭昌衍之罪。以安宗社。合啓劾政院下儒疏於該曹。請直下廟堂。速令大臣議處。凝川

十一月二十二日。合啓時大憲李覺。大諫尹詡。副學鄭造。直發廢黜之論。張喙向人。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惴惴無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主以諸疏。封下政府。清白堂

舍人柳忠立。以封下儒疏九度。初昏時。往傳領相奇。自獻曰。今已日暮。臣先獻議。往傳于右相。卽往右相韓孝純處。則答曰。方在呈告中。精神昏憤。不敢

開見。又以此意。回報于領相。則鰲城蓬萊皆在大臣之列。令郎廳往議。左相處不可不謄送一本。明倫錄

二十三日。領相奇。自獻筮曰。臣本無學識。適會乏人。備員政府。臣若主張。遽爾廢之。國史記之曰。某也擅廢之云。則非但得罪於萬世公議。亦必爲聖朝之羞。

矣。前日大諫。只爲各處之論。亦未免削職。今若有此事。而日後或有請罪臣等者。則雖聖慈。必不得赦之。況今領府事李恒福。左相鄭仁弘在外。前右相鄭昌衍。杜門不出。右相韓孝純。呈病有日。獨臣在京。如此莫重莫大之事。豈能獨自善處。且癸丑年間。諸大臣啓辭。臣亦隨叅。不可前後異議也。頃年李元翼被譴。三司以爲朝廷本無此心。而元翼老悖。妄言歸惡名於聖上。故元翼雖庚子盡忠於殿下之人。而猶且不免得罪以去。中外皆言聖上有虞舜之行。莫不欽仰。以諸疏之意見之。則臣既曾叅癸丑啓辭。臣乃負罪之人。忝叨相職。今已四年。極爲未安。曾見大學衍義。張九齡當易樹時。有不敢奉詔之語。真德秀美之。妄意欲效九齡。嘗曰。百官書臣字肅拜。若易之。則是教人以逆也。臣之罪至此。尤大。諸疏汗漫。雖不能詳記。茲實無前之事。驚惶罔措。不知何以處之。然後乃可以服人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如姜氏武后事。未知其果一一相類。而晉帝時。楊太后事。似是妄發。蓋可擬議聖明之世乎。昔張華以爲宜處別宮。以全終始。此則只如前日各處之論而已。王冕等專主廢之。朱熹綱目。取董養之言。而書之。其後果有五胡亂華之事。大學衍義曰。董養游大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真德秀論曰。至於母后亦罷廢。無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大亂之將作也。云云。今不可援而爲例明矣。張后則朱熹以李輔國之殺特書。而顏真卿則肅宗朝。貶蓬州長史。

代宗初除利州不拜。其時固未嘗還朝而贊成之也。楊綰傳亦無言及張后之事。未知此言出於何書也。闔后始焉殺弟之母。中焉廢帝立北鄉侯。終焉北鄉侯薨。又欲立他人。其兇慘至此。而資治通鑑。取周舉謂李郃之言。而書之曰。昔韓馥常欲殺舜。舜事之愈勤。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失行。久而隔絕。感永考叔茅焦之言。復終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闔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朝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宮。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壓天心。以答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明年順帝朝之云。其時周舉之言。非但不罪。又能從之。其亦可尙也已。陳瓘太亟之語。亦是不爲之意也。如神德之事。身後以空言處置之。事。今則每年寒食祭之。亦非今日可擬之事。況今諸疏結語。多在天朝。自壬辰後。我國凡事。天朝無不照管。况石星丁應泰趙楫李成樑等族黨。必有存者。若聞我國有事。則不無意外之患。恐有詰問之一款。則大抵與臣所憂略同。天朝之人。志欲無窮。若乘此機。恐不可以數萬兩爲足也。若或有董養真德秀之言者。則可不懼哉。其曰咨禮部。其曰告天子者。正似蹈睡虎之尾。而生事於無事之中也。伏願臨事而懼。深思熟計焉。以近日之所見言之。推諉者非獨臣而已也。若臣議虛妄。雖加黜戮。亦所不辭。諸大臣其敢曰在家不知。廣收廷議。必有爲國家獻善策者。今二十二日。自夜達晝。連有大雷之變。當此六陰既極。雷怒之聲。如是勃勃。移時大震。則災異之甚。近古所無。臣

未知將何以應云云。明倫錄

筠使金闥李荳。誘聚嶺湖無賴之徒。偽若儒生。相繼投疏。先去禍本。次治首相容護逆首之罪。群議紛紜。自獻不能沮遏。倡發收議之論。明倫錄

幼學宋永緒疏曰。何圖大臣反懷遷就之心。疏筭之辭。極其兇詭。其曰專輒不道者。所指甚密。專輒之輒字。暗比於衛輒。渠前欲侵李爾瞻。則呈單有得賢臣。置諸民具爾瞻之語。欲侵許筠。則逃去之筭。有何許人如許之辭。此渠平生伎倆。而今則乃侵及於君上。及儒疏到政院。則不為出令聚會百官。而乃敢先自獻議。竊惟自獻平生。惟以負君背國為務。祖宗先王。橫被惡名。則不欲快辨其誣。兇書投矢。妖變將起。則棄去為自免之計。西宮生日。眾皆不赴。則獨往朝賀。即今大論之發。一味退托。斬頭暴尸。猶未快也。

幼學金廷亮疏曰。何不招李爾瞻李覺許筠李慶全任就正等五臣。以定大議云云。

幼學李琦疏。柳希奮朴承宗。當此大論之發。無一言。極為寒心。請嚴論二臣。合議除禍。

幼學全瑞龍李渠韓輔吉等疏。或請西宮兩人。廢為庶人。黜送門外。或請絕朝賀。請罪領右相云。

二十五日。館學儒生金尙夏等疏論。大妃十罪。請貶降尊號。撤去分朝侍衛

貢獻以祛禍本。次治奇自獻容護逆首之罪。答曰。省疏足見為國之誠。予甚

不幸。遭變至此。不忍聞。不知所為。大臣雖陳所懷。休煩可矣。醒翁年譜

宋永緒李渠金瑞龍等疏。封下政院。領相筭子。封下三司。凝川合錄

玉堂筭請亟焚自獻兇筭。以絕後人之疑。命政府郎廳焚筭於政府。凝川

收議庭請之論。發於柳希奮。出仕五六日之後。蓋大北猶畏朴承宗之立異。累

年不發者。乃決於希奮之一去就。丁戊錄

大憲李覺。大諫尹詡。合啓略。奇自獻負通天罪惡。而尙叨首揆之席。敢倡不道

之言。熒惑群聽。沮遏大義。甘心左袒。竊懷反面。其忘宗社。負君父之罪。不可不

依律正刑。姑先絕島圍籬安置。以快神人之憤。

玉堂筭奇自獻。快從公論事。

奇自獻獻議。仍坐政府。會宗戚文武百官議。議未竟。三司論自獻忘君護逆之

罪。請姑先安置。自獻見吏報。而故坐收覽百僚之議。歎曰。廷臣若有數輩。執正

論者。據此。可以直陳群情之不同。冀回天心。如金尙容一隊。亦不能抗義也耶。

宗戚儀賓。與國同休戚之人。亦阿時好矣。遂肩輿而出。清白堂記

時百官收議。百官前啣。並九百三十餘人。宗室一百七十餘人。平昌都正萬壽。

楊川君鳳壽。濟川令麟壽。茂林君善胤。雲城君繼男。靈山君禮胤。豐海君潛。仁

城君珙。順寧君景儉。分兵曹叅判李成吉。分兵議朴思齊。司饗主簿成忻。前持

平洪堯儉。典籍申忭。知樞趙興男。檢詳南宮。檄前正郎鄭鑑。前縣令鄭欽。繕工直長安泓。判官呂應周。佐郎鄭大容。前叅奉鄭大秀。主簿趙廷純。侍直金守寬。司果李懜。軍器正姜麟。內乘洪傑。司勇鄭承曹。李瀛生。李惟恕。金元男。縣監辛宗迪。判官安漆。縣監李雲根。敎官金翬。司瞻副正柳澈。成均博士黃尙謙。副司果朴奇男。判官權聆。司藝朴守緒。縣監盧望海。李揚休。李德淳。叅軍李文憲。監察申粹一。金濩。副司果元惊。梁泓。典籍李昌廷。學正權溶。判官尹興忠。叅奉李夢龍。學正朴璿。吳曠。監察金光翼。辛頊。柳景績。金大河。鄭敏求。姜弘定。李斗男。趙亨男。李慶百。副護軍黃裕中。黃敬中。許完。韓恒吉。行司果趙誼。金允信。趙希輔。童蒙訓導李績。習讀表廷甫。表承李。訓鍊中軍元守身。司正金穎男。劉廷生。田得雨。尹景祺。李凌雲。洪奇男。具仁慶。朴蘭英。金元福。李應星。議或言不可共戴。速從公論。或言亟定大計。以嚴討逆。或言亟除禍根。以安宗社。收議中兇言悖說多不錄

只舉其概大憲李覺。大諫尹詡。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掌令韓泳。姜燧。持平鄭良胤。金曠。獻納曹挺立。正言李荏。朴宗胄。議盡於合司之論。無容更議。唯在廟堂速處。一禮曹正郎蔡謙吉。議禍本尙在。人理晦塞。異議橫生。大義泯滅。數其罪惡。告諸太廟。急先務也。

行司直許筠。左尹金闔。謀害我君。卽吾深讎。讎而北面拜之。痛孰甚焉。草野血

疏。依此施行。

行都承旨韓纘男。右承旨李昌厚。左副承旨金質幹。諸疏畢陳。折衷以行。惟在廟堂。

右副承旨朴鼎吉。同副承旨白大珩。明大義。倡公論。以安宗社。

直提學李益燁。校理李垞。李尙恒。鄭遵。修撰辛光業。南溟羽。尹聖任。徐國禎。博士趙裕善。折衷情法。思義輕重。自有所處。

直長崔應夏。奉事具海。鄭克宙。別提金亨胤。奉事金揚善。速定大計。武兼李仁憲。大論太晚。

禮曹正郎崔濩。當初西宮。內作巫蠱。外應逆謀。曾在韋布。出位抗章。况今朝野同辭。豈敢異議。文學韓禧。典籍韓吸。曾在布韋。抗章討逆。爲兇人嚴惺所構陷。俱被停舉。請斬不已。幾死而生。秋毫皆聖恩。區區一念。斷斷無他。

前司藝朴弘道。曾於癸丑。忝冒大諫。奮身討逆。今於此論。豈敢異之。廟堂明大義。安宗社。

叅知鄭造。曾於癸丑。妄陳各處之論。盖以西宮陰害潛圖。極兇且慘。實一國臣民之讎云云。

李偉卿。前在布衣。已陳短疏。愛君斗血。雖遭洪茂績等斷頸之請。尙且輪困云云。

檢閱李必達。李葳待罪史局。敢不直筆獻議。快從正論。
掌樂正李弘燁。曾在韋布。敢奮大義。

軍器副正鄭文振。已陳疏章。豈有異論。
判尹尹銑。柳希發。德陽都正忠胤。蓬萊君爛胤。綾原君輔。慶平君坊。慶昌君珊。
興安君琨。文成君健。宋碩祚。護軍尹耆獻。前判官金汝純。弼善郭天豪。輔德裴
大維。檢閱安應老。判校李綏祿。刑議鄭達。左叅贊閔夢龍。說書李慕。承文正字
沈之清。分兵曹正郎李宗彥。奉常主簿李再榮。李元燁。李大燁。兼說書任興俊。
奉教朴宗胤。具益煥。待教李慶益。金奏夏。司正崔鐵堅。工議張自好。叅奉李簡。
李英。金瑗。任麒齡。郡守李彥直。副正李覽。副司直崔樟。司直李憺。文慶弘。金廷
幹。權克正。金雲成。李挺生。前縣監李德純。郡守韓訶。判官李德言。禮曹佐郎韓
定國。海慎君李希齡。行護軍柳止信。前正許傲。府使曹明勗。司果趙錫明。判官
金汝純。部叅奉具玆。縣監閔汝賢。李慶滉。郡守安宗吉。李安民。判官洪應龜。權
光煥。主簿南燧。判官李崇元。洗馬柳時立。別提尹衡任。司禦慎守乙。平市令李
文顯。禁府經歷鄭潔。直長李俊翼。內資正琴忭。別提李慶後。監役成昌烈。主簿
閔澗。直長崔元祐。典籍蔡承先。學正李惟一。縣令金澡。主簿朴恒吉。縣監柳德
民。趙孝元。相禮李時立。刑曹佐郎李元輿。直講鄭大海。別坐沈淑。別提任光後。
主簿李應喆。判官李瀟。主簿鄭宗吉。奉事柳汝惺。兵曹佐郎金友益。僉正趙繼

韓。行司果鄭震哲。司勇金孝信。尹仁男。元裕男。柳承瑞。僉知韓叢。柳璜。教官李
聖錫。鄭應運。議或云大論已發。何敢異議。或云舉國公論。豈有他意。或云豈後
韋布。

前縣監柳好元。哨官申大枝。主簿李應喆。直長南宮格。朴璨。奉事趙鐸。叅奉鄭
文晦。監役任錫後。通禮梁克選。相禮鄭維藩。軍器主簿尹听。分兵佐朴慄。
禮曹判書李爾瞻。議有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有聖上終始保全之私恩。折衷
諸疏。唯在廟堂。

永川君瑜。蓬山君鄭象哲。漢山君趙振。行同知柳澗。行司直趙有道。漢川君趙
挺。韓平君李慶全。右叅贊李忠。直講柳珖。司勇金應河。副護軍南瑾。刑叅趙國
弼。禮賓正琴愷。承旨俞大建。司正全有馨。副學李好信。禮議李命男。漢與君趙
公瑾。知事韓希吉。全興君李時言。直講閔護。前司諫鄭道。同樞朴鼎賢。別坐李
誠元。學諭趙希進。前監察黃恪。宋文吉。監役洪友直。副護軍李文莒。前都事閔
震元。縣監鄭蕙衍。僉使李孝彥。判官金倪。奉事朴瞻。翊衛李平亨。奉事李師閔。
內瞻正李舜民。主簿金延慶。訓鍊正李忠善。副正李友哲。許廷式。兵曹佐郎成
以敏。司果李淑。宋義壽。護軍韓纘男。僉正柳柳。主簿申得一。慶選。禮正安墩。濟
用正李時禎。別提金守正。監察李永式。朴楣。鄭應星。司饗正尹紼。監察金宗振。
主簿金德望。刑曹正郎洪汝一。安崇憲。司猛李煜。許詳。申瑑。元秀男。主簿朴守

誼戶曹正郎金適。僕判柳希安。司僕正黃益中。別坐黃湜。都事李國衡。主簿李卓。直長韓汝賢。禹大有。主簿孫宗夏。朴安國。奉事申從謹。叅奉具濬。都事閔震元。禮曹正郎安徹。奉事申楯。叅奉李裕後。主簿金諶。奉事李竣。鄭文升。直長崔應斗。刑正羅訥。或曰事係宗社。廟堂處置。或曰大論已發。唯在廟堂。或云諸疏已盡。廟堂善處。活人別提李士星直長李師曾朴承顏行護軍李得元奉常僉正車雲輅。主簿李楯。叅奉李繼海。司果任璋。行司直成時潤。承旨韓懷尹。綱。朝廷量處。以安社稷。

行司果黃廷祿。兵佐李用晉。申湜。左相鄭仁弘。讀書林下。著龜賢相。召問定議。柳希奮。必得鄭仁弘一言。庶可處大變而鎮群議。判敦寧閔馨男。大臣之中。不無林下讀書之人。博考前史。十分商確。善處人倫之變。無使君父被議於百世之後。

朴承宗往年申景禧。供辭。有必殺朴承宗等語。幸賴聖明。置而不問。身首得全。秋毫皆上恩。愚意宜以諸疏。下詢在外時任大臣而處之。

右相韓孝純。朝議已定。惟當裁處得宜。以盡處變。

校理鄭洽。人臣之義。莫大討逆。善處之道。臣日望之。

右尹李瑗。正論方激。依此施行。

慶陽君李士恭。儒疏廷議。既無異同。從長善處。

行護軍呂裊吉。大論既發。處變之道。在所不已。

正郎李湜。此在廟堂所處。不宜仰煩聖聰。

監役李之豪。恩輕義重。從重似當。

奉常主簿康文翼。天何共戴。人可得誅。

呂祐吉。李善復。大論既發。處置得宜。

司果李儕。事係宗社。愛君無他。

司果俞弘輔。只知有宗社。殿下而已。

監役徐暉。吳焯。貶徽號。罷朝。謁撤分司。

副司果尹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大臣豈可取議。如作舍道傍。

守門將宋逸民。臣民憤極。

柳慶宗。大義所在。私恩有不可顧。而事係重大。必須具由。奏聞天朝。處置似為宜當。

以上并邪論。間多兇言悖說。不盡載錄。

朴弘耆。廟堂大臣。考往牒之事。叅今日之為。務盡處變之道。俾無後日之議。一吏佐韓玉。黃德符。保全私恩。在聖上。處變大義。在臣子。折衷群議。終始善處。以盡臣子之道。在於廟堂。

博士李遜。大臣每以收議為事。有若推諉。大臣當事處決之意。安在。毋以多問。

執言速爲善處。

行司果李應星。廟堂三司處之得宜。

禮曹佐郎柳淪。承文正字柳渽。下有不共之義。上有顧私恩之情。惟在廟堂。朴自興。爲國之誠。自倍於人。廟堂廣收廷議而處。

判決事朴慶新。聖上有不欲聞之教。不啻再三。第大論已發。雖在殿下。亦不得自由乎。

司果趙國賓。持國是者。皆知義理。知義理則不難處也。

宗簿正俞濯。國是靡定。博考善處。

判書徐洙。事係宗社安危。則爲臣之義。所當死生以之。况如愚劣。猥蒙聖恩。爲國之誠。糜粉不辭。但素無知識。病廢已久。惟在公卿。廣議處之。

漢南君李必榮。國家不幸。值此無前之大變。惟在諸大臣。廣考經史。廣採公議。熟爲善處。

驪陽君閔仁伯。愛君憂國之誠。不後他人。惟在廟堂善處。

行護軍鄭文孚。行司果尹安國。天下之事。莫難於處變之道。審恩義之輕重。惟在廟堂酌處。

叅判曹倬。大臣備位廟堂。大事之斷。惟在廟堂。一心商確。務盡處變之道。

張晚。金瑩。尹毅立。烏川君鉤。全有亨。崔瓘。兵叅李德洞。叅議鄭豈。判書金尙容。

李時發。分承旨閔汝任。司直柳永詢。尹暉。朴東善。李光庭。知事盧稷。行司直鄭廣成。禮叅尹壽民。注書李晉英。吉川君權盼。司直慶暹。花山副守汀。先城副守信元。莫重莫大之事。非蒙學淺見。所敢容喙。廟堂博考善處。或曰莫重莫大之事。惟在廟堂熟講善處。

副率曹實久。折衷處斷。惟在廟堂。

分兵曹叅判金止男。通禮金偉男。司果金命男。適值同生前判官季男之喪。時未殯歛。精神慌亂。不知所言。廟堂善處。無容別議。

司果姜璿。立殿陛爭是非。臺諫之責。坐廟堂論可否。大臣之任。而互相推諉。久而未斷。固非微臣所敢容喙。莫重莫大舉朝難處之事。唯當依臺諫大臣之議。從長而處。

海嵩尉尹新之。達城尉徐景霽。錦陽尉朴瀾。儀賓不敢獻議。唯在朝廷熟議。晋安尉柳頌。一善尉金克鑽。儀賓不得與聞。苟有所知。孰敢不陳。吉城尉權大任。年少不學。不敢獻議。

折衝李楹。嘉善文希聖。折衝具仁埜。行司勇李曙。無識武夫。不敢容議。廟堂得宜善處。

綾海君具歲。同敦寧金克孝。疾病昏耗。不得獻議。功成君植。精神昏迷。未能省察。廟堂博採公議。

同知金玄成。非衰耗昏庸之人。所可容議。

副司直許昕。非老耗之人。所可容喙。

行司直朴彝叙。罪廢屏伏。疾病沈痼。不敢容議。

前直講朴簞。蒙學小生。安敢妄議。

漢陰君倪。判敦寧朴安世。病劇垂死。不敢有議。

武兼具宏。申環瑗。宣傳官申景沂。行司果柳琳。劉夢龍。李景湖。朴錦。李訥。金應

緘。行僉知李惟誠。護軍尹應三。吳定邦。高敬民。宣傳官柳坡。軍器主簿沈怡。林

英。無識武夫。不敢容議。

判樞李廷龜。席藁私室。恭俟嚴譴。不敢偃然獻議。

分承旨睦長欽。工曹正郎朴籛。司勇洪振道。司果尹履之。司宰正宋元詡。典籍

李志定。縣監李景嚴。趙稷。具仁基。典籍姜弘重。承文權知朴籛。兵曹佐郎曹佶。

監役李敏樹。教官鄭彥訥。刑曹正郎申得淵。軍資正柳孝立。司直閔諤。副司正

鄭孝誠。礪原正世憲。北部主簿李時白。承文正字韓惟翔。韓允謙。舍人柳忠立。

刑佐尹挺之。此事重大。非小官所可容議。廟堂善處。

金蓋國。國家大計。閑散之官。安敢容喙。大臣酌量善處。

輔德鄭廣敬。工佐李明漢。韓昌君李慶涵。莫重之事。微末庶官。不敢獻議。

司果沈諱。承文正洪憲。此事重大。有非小官所可容議。廟堂更加慎重。能盡處

變。

更叅柳夢寅。莫大處變。何敢容喙。嘗聞朝廷有三相臣臺諫侍從。酌古今之宜而處之。

四山監役尹衡俊。所事在茁壯松柏而已。朝廷大議。不敢與焉。聖上善處。

福川君吳百齡。莫重莫大。廟堂竭力善處。

西平守壘。尋常言語。不辨曲直。况國家莫重大論。何敢妄議。考諸經史。詢于元

老。千載之後。俾無異議。惟在廟堂。

工判李尙毅。人倫之變。自古所難。聖孝出天。超越百王。欽仰聖德。不敢容議。廟

堂博考前史。熟講審處。

宋英奇。此事須就義理上十分講究。所言只此。都在廟堂善處。

護軍閔聖徵。徵改審恩義之輕重。盡處變之道。廟堂處置得宜。

司正吳翻。國家大計。非微末小官所可容議。聖明俯察得中之策。務盡處變之

道。

刑曹正郎權佔。事係重大。非蒙學瞽見。所敢輕議。惟當詳延于宿德老臣。廣詢

于博學鴻儒。據禮考經。熟講明辨。終始慎厥與焉。

兵曹正郎吳允諧。處常易處變難。廟堂博考傳記。商量善處。

司瞻奉事閔宣哲。聖孝臣忠。恩義兩盡而已。

司果南以雄。以吾君之誠孝。遭此無前之變。惟在廟堂善處。

癸亥。以正論褒賞人。有前佐郎趙國賓。正言金漢。監察尹衡俊。判書李廷龜。李

時彥。君尹昉。前監司吳允謙。宋英者。主簿鄭昌温。奉常參奉金地粹惟非常之

蟻蟲小臣死不敢容喙。時李恒福家食於東岡。不預朝廷者已五載。忽大雷撼宇。恒福愕然曰。天其戒

告之矣。頃之樞府郎士經歷李來收議。恒福方病。扶起奮筆曰。臣以八月初九日

重得中風。身雖不死。精力已脫。瞻天望雲。分死自決。今垂半歲。尚在床褥。凡干

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家大事。餘命未絕。何敢以病為辭。默然而已乎。不審誰

為殿下。劃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

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而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意。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

夫焉有間也。今方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絀

續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

至。聞者為之髮豎。或有泣下者。邸吏錄公議。至手戰不能下筆。北遷錄

司果鄭弘翼。字翼之議曰。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之

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嚚母煽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恭為子職而已。馴致烝烝

之美。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聲。舉國臣民。咸仰

錫類之至化。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群臣佐下風者。不能替襄聖孝。齊美帝舜。

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窃惑焉。伏願聖明。遠法虞舜。極盡孝誠。兩宮之間。和氣

藹然。則一國臣庶。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明倫錄

軍器寺正金德誠。引春秋及禮記。伋妻白母之說。草累百言。及見李恒福收議。

歎曰。吾欲言者。贅相已盡之。無足更贅。且當國大臣。畢陳而命焚之。吾言有何

益。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遂獻議曰。臣之一片愛君之心。

與李恒福鄭弘翼同也。北遷錄

清風君金權。孫議曰。精神顛錯。眩暈不省。如此大事。何敢輕議。但納君無過。

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之後。與舜並稱。是區區之

望。明倫錄

司勇李愼儀。議曰。今此大論。何敢容喙。第念書曰。必有忍事乃濟。必有容德乃

大。凡事未有不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是故凡天下巨細論議。必須先察人

情。天理然後是非。可得而知之。蓋人情悅處。則是天理當然之極。人情不悅處。

則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莫重莫大。至為難處之事。如無察人情。天理而率

爾行之。則是大不容忍也。其關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

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大抵人之心。即天之心

也。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熟

察天人之理。快從其人情之悅服。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有今日矣。惟我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之喜。曷勝言喻。孤跡蔭官。一發此言。固知當誅。受釐兩朝。天恩罔極。安敢括囊自保。而辜負聖上哉。非不知緘口則生。掉舌則死。國是紛紜。不忍含嘿。明倫錄。初配會寧三年。移謫興陽四年。司果權士恭議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常道人皆可論。至於變。則非體道不足以與此。况肉食大臣。謀之於廟堂。則非么麼小臣。所得而妄議也。第人君處事。當法聖人。漢唐以下。事則不足法也。古之聖人。遭人倫之變。不失其為聖人者。以其處之得其道者也。所謂得其道者。亦曰盡其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宜也。今日之事。朝廷反覆商確。叅諸古今。酌其輕重。處之務合於天理。宜於人情。無一毫之未盡。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同符於古聖人。處變之道。而不為後世經情肆意之歸矣。熟講審處。

正字金知粹立異曰。惟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善處。蟣蝨小臣。死不敢容喙。源流慶僉知吳允謙議曰。今日處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也。伏願廟堂。求古聖人能盡處變之道者。而為法。使聖孝益大。聖德益隆。上同仁城君茂林君及爾瞻。夢龍。趙挺。宋錫慶。任克尹。虢等數十人。主廢黜之論。金權。鄭弘翼。金德誠。李慎儀。權士恭等。執正論。義昌君。鄭昌衍。李廷龜。尹昉。閉門

出。申翊聖。亦以病不獻議。如李光庭。權盼等。平居大言者。舉皆回互依阿。推諉不直。識者尤耻之。柳根知事將發。托以省墳。臥槐山不起。而光庭沐浴出去。蒼黃馳還。竟叅廷議。物論唾鄙。清白堂記任叔英聞爾瞻廣收其議。以為箝制網打之計。草數百言。有曰。自上以此大事。問于群下。而不知其不可者。方蠱於奸臣蒙蔽。而亦未及行此事。故也。事成之日。自上若見。慈殿蒼黃。罔措之容。掩淚出宮之狀。自不覺其下堂奔扶。失聲痛哭。將誅戮。獻議之不暇。豈忍為是事哉。疎麻言錄時吳定邦兵使對言。臣武夫。只讀史略。初卷烝烝。又不格姦一句。聞者壯之。昆命集時鄭弘翼。月夜散步於庭。以杖擊地曰。明朝之立異於此論者。吳允謙乎。金尙容乎。誰能與我同事。年譜前都事閔桓議曰。處變之道。當如聖人。此外何議。日記戶曹佐郎金尙容議。莫重莫大之事。非微末郎官所可容議。但於處變之道。克盡其道者。臣子愛君之至情也。日記禮賓主簿鄭思溫。彝倫至重。大義昭明。重倫明義。處變盡道。日記護副軍李時彥。此是莫重莫大之事。固難容議。犬馬餘生。昏耗已極。區區抵死一念。只是愛君之誠。人臣愛君。當以其道。惟願聖明。博考經史。廣詢臣隣。處盡其宜。不勝幸甚。日記。朝野聞作。僉知

前正郎李文萇。前判官李文贊。議爲臣之道。唯義而已。極盡處變。其在廟堂。日記

聞記二十六日。生員陳好善疏請嚴鞫。自獻得實。而收議異論之人。浹招所引黨逆之輩。先爲誅竄。乃斬李恒福。

幼學韓天挺疏請斬自獻。梟示。

合司以奇自獻事三啓。玉堂再筭。答曰。不幸遭此大變。深用憂悶。此時豈可治大臣之罪。但大臣被論。勢難出仕。當此憂危之時。相職不可久曠。遞差。又答玉堂筭曰。如是論執。罷職。合司逐日日三啓。命削爵門黜。又命付處。

二十七日。幼學金廷良疏請敦諭韓孝純。若不赴召。則并與奇自獻同斬。廷良一作

亮廷二十八日。幼學鄭忠立疏圍籬世濂於極邊。亟行庭請之事。

生員申瑞廷等疏。亟下賢相。以定國是。

幼學鄭之問疏。西宮厭勝先后。乃殿下之仇。亟召右相。以完大局。

進士金以一等疏。快從公論。昭舉大義。

生員宣世徽。請李恒福亟加窮訊。得情。以定國是。幼學崔晟疏。請先斬崔慶起。鄭蘊等。次誅金世濂。聽婦翁柳希發指喉。作孽正論。奇自獻李恒福。忘君負國之罪。

二十九日。幼學朴安胤疏。國家安定大計。及錄勳公明事。

生員郭有道疏。亟誅李恒福之頭。以懲不忠之臣。圍籬世濂於極邊。再疏

三十日。生員呂後望等疏。將以逆變曲折。呈文禮部。則請先斬讓本失對者。並戮前後黨逆者。再疏

幼學李杠。李桀。尹之任。韓輔吉。生員池成海。進士金以一等。生員鄭希立。幼學朴

嶽。金鐸。朴俊英。金廷啓等。與鉉吉疏略同。

進士金鉉吉等疏。請亟斬護逆之黨。

生員李弘詢疏。請改卜他相。急速議處。仍斬自獻。

十二月初一日。幼學李偉疏。凶奇乃宗社之賊。大臣不可共戴一天。而柳希奮。以肺腑之親。乃與崔瓘。聯騎往訪。還路墜馬。兩人皆傷。其忘君護逆之心。極爲痛惡。請下嚴旨。戒勿更通。以全其家。李恒福亟正刑。以絕禍根。再疏

合啓堂筭。答曰。試觀今日之事。終始異辭。反覆推諉。不爲擔當。但欲掠美者。

豈獨奇自獻哉。圍籬則過重。休煩。

幼學楊時益疏。亟正柳希發指揮世濂之罪。再疏

初二日。新榜進士閔悰疏。請亟貶損西宮。罪世濂自獻。恒福。又懲柳希發指喉。生梗。朴自擬托病規避。金昕。李荏。身爲臺諫。不振大論。輕先肅拜於西宮之罪。幼學宋永緒疏。速斬自獻。亟下他相。而柳夢寅收議。反覆含糊。請先竄殛。以戒

具僚

新榜進士尹唯謙疏請殛自獻仍治柳忠立不率堂下百僚元守身沮遏將卒

欲疏之罪南部東部坊民老人辛仁李鳳等疏請亟定大計

時右尹金闔勒發坊民大將李時言調聚軍兵一時投疏上以示衆於主瞞以

舉國不謀同辭下以示威於朝臣承其風旨無敢議者東里清白堂

坊民者老者稍稍亡去闔囚其妻孥而或有賣宅遠遁者清白堂

自是以後朝官儒生坊民樂師別武士三醫司書吏旗牌官畫員各色人等連

日四五疏朝野記聞○者老李崇壽等市民等行司正表憲軍器副正金文振

部典籍監劉景西人等金應鶴等訓鍊都監軍金春等千餘名旗擡崔春

起崔得龍同黃景允敬等律學授金千喜算員姜仁慶兩司崔春

吏衛田得春惠民主簿趙需司別坐韓德良兼司僕梁應立前員果仁宋榮兩司崔春

林果黃行司果鄭振哲禮忠潤樂師林桓西部參奉金浣別武士黃金夢倫錄事金

潤屋行司正李鄭振哲禮忠潤樂師林桓西部參奉金浣別武士黃金夢倫錄事金

階鐸官張應麟等

幼學李國光徐義中疏討逆事

幼學黃廷弼疏奇自獻韓孝純金世濂李恒福朴弘耆閔馨男鄭弘翼等亟從

三司之請

幼學朴極疏請斬收議異議人

初四日順寧君疏都堂會議未及入叅待罪事

茂林君善胤亟召退在賢相以定國是

幼學尹魯疏討逆事

初五日合司三啓自獻之罪出於自作以其罪罪之初非重難之事而聖上偏

於私眷一向牢拒圍籬亦云末勸豈可付處而止哉答曰付處圍置同是流

配不須仍論明倫錄

初六日朝官三品以下東西班文武蔭官因政府分付會議都堂書單以呈

進士郭纓疏請治兇黨護逆之罪兼治大臣臺諫遲緩討逆之罪

館學儒生鄭淇等疏請斬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等再疏李恒福鄭弘翼無異

於自獻三司所當并請而含嘿度日尙稽誅殛請先治遲延討逆之罪仍斬三

兇

初九日前後收議封下三司

十二月初一日合啓伏見李恒福鄭弘翼等收議引虞舜處變之道爲言虞舜

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

囂母禍止一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

不幸遭變則禍及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匹夫同也明矣設令舜既

在君位而嚚母之禍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為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罪。而不明嚚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臯陶猶執瞽瞍。而舜不得禁。只以竊負為計。則君臣之間。母子之際。以義以恩。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在聖上雖有竊負之義。為臣子者。獨不為臯陶之執乎。恒福等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脅勒之言。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實難測也。所謂佞也。妻白也。母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為議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之。請並絕島圍置。答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誠。依啓

北遷

再啓曰。李恒福收議之辭。張皇脅制陵厲悖慢之氣。溢於措語之間。臣等筆力不能形容其萬一。弘翼德誠。以恒福之卒徒。既被其罪。則其恒福。其可止於只削官爵乎云云。

玉堂筭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厥罪惟均。圍籬之律。只行疎賤。不行於貴近。將何以懲亂賊而服人心乎。再筭不允。

進士崔尙質等疏。撤去分朝朝謁貢獻。亟斬自獻恒福弘翼德誠。

各陵叅奉柳增華等疏。亟定大計。

十一日。幼學朴夢俊疏。請依胡氏之論。處置西宮。

幼學李國獻國光等疏。西宮不軌之罪。以春秋大義。胡氏定論。快決之。右相不

為廷請。忼愾度日。為三司者。不為是非。請先治三司。

合啓副學李好信。纔聞除拜。遽卽下鄉。托稱親病。又不出謝。懷二心忘君父。削奪門黜。十四日

依啓

合啓曰。自獻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唱雌和。迭為墳笮。使右祖之輩。抵掌而起。以致主勢益孤。異論日盛。將成不測之禍。無非自獻恒福赤幟嚙矢之所為。亟命圍置。北遷

錄

答曰。獻議或有全恩之說。或有掠美之言。或有稱病者。或有模糊者。或有推諉者。此輩不可盡治。故只治自獻付處。恒福削黜。亦出於重公論也。不須加律。

合司三啓。玉堂再筭。答曰。奇自獻遠竄。李恒福放歸田里。

十二日。佐郎柳淪承文。權知柳灤疏。收議失當。惶恐待罪。

十三日。合司三啓。答曰。李恒福中道自願付處。

江原道儒生朴弘益等疏。請亟誅二兇。仍責三司。

全羅生員李策等疏。大論未定。邪議日滋。使湖嶺妖儒。將陳脅上之疏。請亟正奇李之律。

十四日。生員辛敬業等疏。諸疏群議。叅互折衷。以防亂階事。

十六日。答合啓曰。李恒福遠竄。於是奇李圍籬事停啓。禁府初定。以鄭弘翼配珍島。金德誠南海。至是改定。以鄭弘翼吉州。金德誠明川。奇自獻洪原。李恒福

興海。

十八日合啓。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禁府定配。當於絕塞。而乃敢曲循私情。不有國法。皆以內地。擇使定配。請堂上郎廳並罷職。四兇移配絕塞。依啓於是二十一日。又改以奇自獻朔州。李恒福昌城。鄭弘翼鍾城。金德誠穩城。初禁府配李恒福龍岡。奇自獻永平。承旨白大珩韓纘男。手擲配單於地曰。此輩負何等罪惡。而乃配以便地。北遷錄

時兩司密啓。南海密邇島夷。必有交通之患。移北道醒翁集。

十八日。禮曹啓。正朝陳賀。大妃殿陳賀。勿爲舉行何如。依允。新榜生員李榮久等疏。臣等於昨日謝恩時。不敢拜西宮者。不忍負吾君化育之恩。不欲屈膝於讎庭事。

十九日。廣州幼學金汝哲疏。三司先論奇自獻等。而未遑於本根。廟堂不自倡率。而令百官獻議。皆非論事之義。請大論未定之前。嚴囚西宮。以備外患。三司廟堂。一依先儒定論。數罪告廟。自獻以下前後衛護西宮者。皆依律定罪。且告天朝。使無他日尹彛李初之變。

二十日。光陵叅奉柳捷等疏。快從公論。

幼學李光國李國獻等疏。大論中止。亟從公論。

院啓同義禁李慶涵。收議時模糊推諉。四兇定配之際。渠以首堂力排群議。擇

定便近。循私蔑公之罪。不可不懲。請削奪官爵。

二十二日。幼學韓輔吉疏。諸臣收議已畢。請令政府召集多官。各書可否于名下。自獻定配朔州。地連上國。必有潛通惹禍之事。禁堂循私之罪。惟均。而獨罪李慶涵。亦爲失當。請並削奪尹壽民等。仍移自獻于他道。

平安道幼學康皓如等疏。斷以大義。從速結局。

二十四日。因臺諫密啓。移配奇自獻會寧。李恒福慶源。寄又移傳曰。李恒福與弘翼

金德誠。一樣定配于六鎮。未安。當以南關他邑。改定配。吉州時筠喉平安道人上疏。昌朔密近中朝。不能無潛通禍機之患。請移北邊。恒福

初移慶源。改三水。又移北青。凡六易地得北青。北遷錄初恒福待命於青坡。二十日自忽有急脚自城中奔馳而來。氣竭口不能言。

衆皆失色。顛倒迎視之。乃請按律之報也。李時白欲白而遲回。嗚咽不忍啓口。恒福覽畢。了無異色。看書不輟。少焉進夕飯。飲噉自若。及夜就枕。鼻息如雷。時

白獨侍枕。憂憤所激。轉輾達曉。鷄既鳴。恒福睡覺曰。汝尙不寢乎。時白仍問死

生亦大矣。今日之事。雖傍觀亦不能自定。先生安閑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愨耶。恒福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先後。動有次第。今者始請按律。則判下然後當就理。決案然後當伏法。若見請罪之章。便自驚動。其於三木之下。樞磧之前。何因復就睡。終無幾微辭色。北遷錄

恒福臨行謂饒客曰。明年八月當復還來。其時相見。不相知也。口月錄

李好閔諸人來別山壇。一座垂涕。好閔贈詩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舉酒祭

江離。吾行最晚當何處。無復故人來別離。恒福和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

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祇恐令威去不歸。過忘憂嶺詩曰。獐風難透鐵心

肝。不怕西關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北遷錄

登鐵嶺作歌曰。鐵嶺노은지에. 그리고 가는 저 구름아. 孤臣寃淚를. 비스마일이

다가. 님이신九重宮闕에. 뿌려본 들었더하리. 此歌傳播都下。宮人皆唱。一日

主游宴後庭。酒酣聞此曲。問誰所作。宮人以實對。主愀然不樂。因泣下罷酒。而

終不能召還。續雜錄

弘翼就道語人曰。大舜欺我。口月錄

二十七日。幼學李國光疏。桀犬吠堯。皆由禍本。未除三司。只討四兇。而語不及

於定大計。幸賴一二社稷之臣。明大義扶宗社。然而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叅副

之位。不足以盡精忠。京兆尹不足以扶大義。伏願進此忠烈之賢。且希審追施

典刑。

二十八日。大諫尹詵。正言李荏。避嫌。悠悠逐隊。不能明大義。報君讎。行屍無聲。

立仗不職之誅。實所難免云云。

幼學李矩疏。嚴飭西宮內人。謹密防護。亟進二兇於竄所。直加廢黜於西宮。以

安宗社。

進士崔光弼疏。憲長李覺。自稱主張大論。不惟不發廢黜之義。貶削之舉。亦不

肯擔當。請治三司不忠之罪。速處西宮。俾絕兇徒屬望之心。

戊午正月初一日。幼學崔淑疏。李覺弘老之腹心。奸謀秘計。無不叅知。而不正

其刑。夤緣躋顯。渠當革面效忠。而假稱自當大論。汲汲停啓四兇。終不發廢黜

之論。請先誅李覺。次治三司不發廢黜之罪。直廢西宮。

初二日。合啓。國家不幸。變生肘腋。巫蠱咀呪。狼藉於宮闈。外應逆謀。昭著於逆

招。其謀立已出。圖害聖躬之狀。明若觀火。至於厭勝裕陵。行兇節次。現出於東

亮之招。得罪宗社。實臣民之所共討。而是非不明。義理晦塞。角立邪說。眩惑人

聽。人情聽冰。士心若灰。不早定至計。不測之禍。可立待也。請依崔光弼等之疏。

即速舉行。以安宗社。

初三日。廣州儒生洪德民。亟斬四兇。以定大義。

右相連日上劄。諸亟卜新相。答曰。近當爰立。卿可寅協。以安社稷。

館掌議河仁俊等。八道通文曰。嗚呼。西宮罪惡。言之慘然。崇信妖巫。要呪。懿

仁。埋斃陵上。辱及泉下。書諱肉片。散飼烏鳶。罪一也。欲貴子璣。謀行壓勝。狐骨

木人。布瘞宮中。潛引兇警。誦讀妖經。罪二也。先王違豫之日。外結永慶弘老。

聲勢相倚。陰與逆肆締約。欲傳神器。待璣長成而殺之。罪三也。密教悌男。團束

大君房千餘名，潛行部署，以待緩急之用。罪四也。萊庵仁弘議永慶之疏入，敢生奸心，欲乘機易樹。泣勸先王，屢下嚴教。罪五也。先王賓天，矯為遺命，托議於諸宰相臣。罪六也。聖上臨御之後，巫祝咀呪，累歲不輟。罪七也。教誘悌男，令結孽豎，連交武士，乘釁謀國。罪八也。做出不測之言，搆誣聖上。宣言於其族，至今逆豎，撰入兇檄之中。罪九也。多出帑金，厚資羊甲，使入倭中，結為外援。立議之後，欲背上國。罪十也。惟此十罪，武后之惡，無以加此。伏願同聲相應，倡義陳疏，以安宗社。明倫錄

宣世徽疏曰：西宮之於我國家，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稗，不去其根，則不可以除其害。伏聞館學儒生，以十罪條陳云：特舉其梗槩而已。孤注我聖上，朶願我神器云云。此外兇疏，不能盡錄。明倫錄

廢論既發之後，中外大震。孝純專价問計於仁弘，其言詭秘不明，指在廢削之間。孝純日俟爾瞻意，延請日期，屢易進退。戊午正月初三日，晡百官奔波詣闕，行路失色。自諸疏起後，士夫莫不慷慨憤惋，或有張膽奮腕者。到此靡然從之。從之者多，故反攻不從者曰：吾能達權，不從遇禍災者妄耳。

廷會之令，初不出相臣，而右叅贊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出令。右相孝純，不知所出，趨踰以來，蹙蹙如老狗狀。清白堂記事

初四日，日暈地震。右相韓孝純率百官啓曰：惟此西宮，畜禍釀亂，古今未有。茲

揚十罪，以陳梗概。逆璣初生，令永慶亟陳賀禮，以探人心。又教兇卜，稱譽極貴。日誦妖經，以祈大福。罪一也。先王違豫，謀立己出，締結柳賊，諺書潛通，防塞傳攝。罪二也。草野大賢，盡忠抗疏，欲乘其機，敢圖易樹。泣勸先王，屢下嚴旨。未封等語，大駭群聽。罪三也。詐稱末命，托璣七兇，同心保護，冀其長成。謀棄大位，罪四也。密引悌男，多結兇徒，團束宮奴，積峙糧器，且使孽豎，欲因夜缺乘釁作亂。罪五也。設祭宮中，反手攢指，觸犯聖躬，盲巫咀呪，無所不為。十六各種，必欲售計。罪六也。歷勝先后，穿掘陵寢。罪七也。耕俊撰檄，其語不測。宮牆納矢，其書極慘。皆由做出，傳播外間。兇逆藉口。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枕中破字，美一納招，使訴唐官，挑禍上國。罪九也。多出金帛，厚資羊甲，入送倭中。令友英潛通老酋，欲假其勢，圖立幼穉，敢拒天朝。罪十也。武氏之罪，比斯猶少。趙后滅嗣，方此不甚。失一國母，臨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廟數罪，雖不可行。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云云。答曰：予以不德，賦命奇險。戊申癸丑之變，皆出於天倫。此豈常情所可忍過，而蓋緣宗社為重，勉從廷臣之請，腐心痛懷，與日月俱深。何圖今日，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過，而降罰之酷。一至於此極。寧欲脫履人間，掉臂長往。遵海以處，以終餘年。明倫錄

孝純就廷，以仁弘之書為斷案，遂以廢削兩字為目。召列卿進前，各書可否字。在位惶怖失措，闔賊出位大呼曰：此事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則從不從議耶。孝

純不敢何默默垂頭而已。清白堂記事

廷中紛拏將有潰出之形。夜已四鼓下矣。爾瞻厲聲曰：此國之大事，有依違者，非人臣也。爾瞻搆啓草，直以廢黜為辭。柳希奮大言曰：凡廷請例從首揆之議，萊庵既以去朝，謁罷分司為議，則只可以此為辭。如以此議為不可，當須先罪領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純以為廷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廢黜為啓。及罷鷄已鳴矣。北遷錄

仁城君烘、慶昌君珩、慶平君功等，率諸宗親請廢大妃。答曰：宗戚亦忍為此言耶？勿為煩擾。珩、功皆先王之子也。明倫錄

自此逐日百官三啓，宗室再啓，兩司三啓。玉堂再筭，館學再疏。儒閣藻初八日，幼學薛求仁疏請斬李覺，次竄兩司，仍將西宮數罪於太廟。如致堂之

論。初九日，前訓導金大河疏西宮罪惡，貫盈天地，毋徒廢黜，直加殛殺，以絕禍根。

十一日，幼學金昶疏西宮事及李廷龜不為收議，不參廷請，請誅。

十二日，幼學尹魯疏請先治韓孝純遲延不即舉義之罪，次治三司容護韓孝純之罪。

進士河仁俊、閔藻、鄭淇、金尙夏等疏，伏闕連章，欲除禍本。而昨日得見元篋處所傳兇書，書中有臣等四人姓名。禮判李爾瞻、叅贊許筠、承旨金質幹、修撰徐

國禎等姓名，亦皆舉論，誣以逆謀，敢以兇書封入，請拿問元篋，以覈兇書出處。俾雪臣等至冤。於是元篋等拿

十三日，幼學金允謙疏請先斬金權、李慎儀、鄭夢寅、黃德符，主張全恩，忘讎護逆之罪。次竄姜燧、金噫、緩論、巨室無誠，所論之罪。

十四日，幼學金尙鍵疏請先治金允謙、洪德民等假托時論，擠陷善類，欲嫁禍士林之罪。

十八日，傳曰：前日左相力言判書閔夢龍可大用，予嘗不忘矣。相臣有窠，今以左相薦閔夢龍，右相除授。

十九日，自初四日至是，凡十六日。答百官啓曰：事係宗社，衆情難遏，但令百官勿為朝謁。

百官啓曰：西宮可廢之狀，臣等爭之盡矣。雖停其朝謁，撤其分司，罷其貢獻，貶其尊號，又去其大妃之名，而稱以西宮。若誥命尙存，冠服猶在，則豈可謂盡廢黜之典乎？罪浮武氏，而不數于廟，惡盈姜氏，而不遜于齊。孝成之北宮未徙，閔氏之別館未遷，身為首惡，容息覆載，殿下之曲庇深矣。臣民大義，迄未得伸。

臣等昨承聖批，欽仰至仁，固當相率退去，議定節目，而血誠未遂，疾呼愈切。云。明倫錄

至二十九日，而一日三啓者，凡二十六日乃止。明倫錄

奇自獻劾去之後。孝純獨當幽廢母后事。自收議至廷請。一言半辭。不敢自專。必稟爾瞻。然後行之。而右尹金闔。居間替傳。故每逢人。輒問金右尹云何。東里小

廢大妃廷請時進參百僚錄

凡七百八十八人而錄官雜職不能盡錄

左議政韓孝純。右議政閔夢龍。左贊成朴承宗。右贊成李冲。右參贊柳澗。舍人柳忠立。鄭廣敬。檢詳南宮敬。司錄王晋輝。延原府院君李光庭。韓平君李慶全。完昌君李覺。蓬山君鄭象哲。吉川君權盼。豐安君任克。漢興君趙公瑾。漢山君趙振。漢南君李必榮。靈城君辛景行。鈴平君尹重三。完山君李順慶。完崇君李熙慶。清陵君金蓋國。驪陽君閔仁伯。碩興君李惕。河清君鄭希立。原陽君宋康。海慎君李希齡。益興君李應順。文平君柳公亮。石龍君全龍。忠勳都事沈日明。忠翊都事嚴諫。

判敦寧閔馨男。都正李馨郁。僉正姜秀崑。主簿李明白。參奉李夢龍。判中樞盧稷。知事朴弘耆。表正老。同知張晚。朴鼎賢。沈惇。後說朴自興。李膺。張禮忠。方義男。僉知韓叢。鄭承澤。柳璜。經歷李士修。都事朴瑛。知事韓希吉。全興君李時言等扈衛。海嵩尉尹新之。一善尉金克鑽。吉城尉權大任。達城尉徐景喬。儀賓都事李國衡。

吏曹參判柳夢寅。參議柳希發。正郎李重繼。尹履之。金適。安景深。佐郎尹衡哲。李志定。鄭志經。洪得一。

禮曹判書李爾瞻。參判尹壽民。參議李命男。正郎安墩。蔡謙。崔漢。佐郎柳淪。曹定生。韓定國。

兵曹判書柳希奮。參判李德洞。分參判李成吉。金止男。參議鄭豈。分參議朴思齊。參知李元燁。正郎俞晋曾。李用晋。吳允諧。分正郎朴慄。佐郎金著國。姜善餘。柳韡。曹倍。李師孟。

刑曹判書趙挺。參議鄭達。正郎洪汝一。李應天。朴光善。申得淵。羅詡。權帖。佐郎閔澣。南以敏。朴守誼。崔振雲。

工曹判書李尙毅。參判曹倬。參議張自好。正郎尹廷之。崔琢。朴筵。佐郎李明漢。金德望。慶選。

判尹尹銑。佐尹金闔。右尹李瑗。庶尹尹僖。判官慎守身。參軍洪有炯。金明應。李宗立。

大司憲趙存世。

判決事朴慶新。司儀金景悅。司評黃立中。申景進。司成閔護。司藝李昌廷。申忠一。直講蔡承先。柳洸。李瀟。尹知養。典籍韓允謙。黃尙謙。申枳。韓吸。洪景纘。梁時獻。李苙。博士吳暎。權溶。朴瑁。學正李惟一。許墩。趙

頃韓正國。

判校李綏祿。校檢李景賢。正字洪憲。沈之清。金瑄。朴安孝。鄭沁。柳濬。

左通禮金偉男。右通禮琴愷。相禮姜弘重。贊儀柳泳。引儀洪師俊。曹次磨。柳擎

春。李瑜。鄭克岫。柳湜。韓師聖。李欽。尹就聘。李廷捷。林就聘。金復興。朴自元。假引

儀任忠佐。申俊。李承安。張麟瑞。郭繼文。

宗。簿正俞濯。主簿徐暉。典簿南以聖。

掌樂正李弘燁。僉正鄭大海。主簿閔澍。直長崔元祐。許恒。

司導正李時立。僉正趙繼韓。主簿金佑成。鄭涉。

司饗正鄭文振。主簿成忻。直長朴文燁。柳允昌。朴承安。奉事李疇。柳汝惺。鄭晉。

李師閔。叅奉沈廷翼。

尙衣正鄭道。判官李承憲。主簿安彥吉。別坐朴孝全。或云黃全朴安行。任光俊。黃

湜。直長具海。

司僕正黃益中。僉正柳船。判官柳希安。主簿韓德允。成昌烈。內贍正李舜民。主

簿金延慶。奉事崔命善。

奉常正李時楨。僉正車雲輅。判官趙鈺。主簿朴希賢。康文益。王輔臣。奉事金慶

厚。叅奉金地粹。

內資正琴忭。主簿黃津。奉事尹誠得。

禮賓正尹綬。主簿鄭思温。別坐權必中。尹衡任。直長李俊翼。叅奉李格。

濟用正朴孝生。判官金倪。直長朴燦。朴晁。奉事趙倬。叅奉鄭文海。

軍器正姜縝。副正鄭應井。僉正韓汝澂。趙守憲。判官尹侃。李斗望。主簿沈怡。尹

昡。直長任天壽。奉事李應立。高景瑞。叅奉鄭煥。

軍資正柳孝立。判官柳興忠。主簿鄭宗吉。金諶。奉事李浚。

司宰正宋克訥。僉正朴天叙。主簿姜世慶。直長李慶閔。叅奉鄭謙。

司贍正柳徹。主簿李暉。直長韓汝賢。奉事閔善哲。叅奉韓師一。

司圃主簿尹弘業。別坐李慶俊。金亨胤。

掌苑別坐任星老。金灝。

平市令李文顯。直長李師曾。

造紙別坐金守正。

禁火別坐韓晤。

曲牲主簿朴安國。奉事申從謹。叅奉李漢。

司畜別坐宋鐸。李廷臣。朴隨亨。

尙瑞直長崔應河。

義盈主簿南宮格。直長韓昉。奉事許璉。

氷庫別坐趙謙。任慶後。

校書校理鄭洽。著作李惟聖。
 宗廟令禹廷琛。直長金孝達。奉事李好直。崔弘緒。
 社稷叅奉俞魯曾。趙國俊。
 曲設別坐閔楹。金構。沈俶。慎得義。
 瓦署別坐李晉英。
 活人別坐沈暄。李士星。鄭恒。
 歸厚別坐張昕。安鋌。
 繕工僉正李廷益。直長沈噉。奉事申楯。李應溟。叅奉李裕後。監役任碩後。金永
 考。洪迥。禹時啓。李徹。李國光。
 豐儲主簿河鎮。直長崔應斗。
 長興主簿禹大有。直長尹仁啓。奉事金光國。
 廣興守鄭瑾。主簿韓師德。奉事鄭文升。蔡繼先。
 禁府都事李崇義。鄭纘。典獄主簿李楯。
 五部主簿俞世曾。柳鍵。叅奉尹弘輔。具鉉。尹保衡。成大受。金瑗。
 童蒙教官鄭雲瑞。李聖錫。李榮義。崔起門。崔衢。李重溟。內侍教官尹商民。李日
 馨。訓鍊教官崔應雯。
 四山監役尹衡俊。柳之豪。金哲。申億。李敏樹。

都總經歷李應麟。李東龍。康綽。邊彥璜。分經歷李得可。都事韓耆英。鄭國楨。韓
 瑒。蔡穡。朴瑛。朴成。
 訓鍊都正柳承緒。正李忠善。副正李友哲。許廷式。僉正李大得。崔葆。判官沈大
 恒。房景福。主簿李廷彥。鄭稷。叅奉裴瓊。崔岬。奉事韓應福。李碩男。
 宣傳官李重光。李宗善。李郭。李悰。鄭元弼。辛嘯。趙宗義。曹挺英。李景夏。李倬。成
 彥吉。白大進。朴坤元。朴命龍。柳宗立。申蔡。翊衛朴逸賢。李彥直。李平亨。司禦慎
 守天。崔煥。翊贊柳鼎立。趙誠。衛率李雲根。副率曹實久。李浩源。侍直金守寬。李
 碩望。洗馬柳時立。趙珏。黃吉男。
 護軍李偉卿。柳慶宗。趙有道。鄭光成。柳止信。韓應。呂嗣吉。柳應炯。崔胤祖。尹顛。
 李汝儉。成以文。金廷幹。李得元。李掬。李應麟。朴瑞。朴寂。李汝諧。
 司直南瑾。宋錫慶。李大燁。呂祐吉。尹暉。閔洞。朴舜叙。宋安廷。李善復。李慶湜。安
 功。禹致績。元裕男。邊應祉。元瑾。李百福。趙惟精。李文荃。吳廷邦。吳舜懋。鄭文季。
 李久徵。尹毅立。趙景禎。金應緘。具仁慶。朴鳳壽。朴德麟。元秀男。趙興男。李鉉。金
 允信。李殷宗。鄭應運。趙誼。具德齡。李忠吉。金景瑞。
 司果宋錫祚。鄭震哲。趙暄。黃履中。李英男。趙忠一。姜弘業。金應河。朴蘭秀。李挺
 生。金守謙。李時豪。柳泰瞻。柳沃。高敬民。朴知晉。金元福。盧世俊。尹慶祺。安容。趙
 希輔。權復吉。安好仁。李植立。洪大邦。劉夢龍。朴梓。權士恭。李麟貴。田潤。李景瑚。

洪奇男。李詢。韓浚。李升亨。沈倫。全孝信。崔嶠。朴成龍。尹安國。李龜慶。許完。李晟。黃致成。趙撥。姜沈。柳昌文。趙國賓。柳琳。灌洽。鄭沈。尹耆獻。金雲成。趙俊男。南宮。戴。黃洛。金銓。李一元。成軾。閔宗亮。方天壽。全有亨。鄭之倫。林碩意。李謙。姜璿。李。芬。權。恂。崔崇。閔沆。洪昌世。李福亨。張明應。李重吉。南贊。李大男。安夢尹。鄭承曹。鄭大立。趙宏中。安弘望。李惟恕。朴奇男。權瑾。李宗誠。金穎。成時憲。宋震。趙玉乾。崔漢。俞大逸。尹仁男。申景柳。金景義。鄭暘。許詳。金慶雲。李文昌。金元男。鄭之罕。金有馨。申得滋。權應元。洪傑。慎仁民。李復匡。韓天斗。李德符。洪澤。李溼。李楨。崔。景春。洪龍海。韓顯仁。權櫓。李信義。安肅道。韓恒吉。趙光弼。權燁。曹天宗。金命男。中用休。李應望。

司正邊應垣。許涵。成僖。吳翹。

司猛。朴景範。洪粲。洪汝亮。

司勇。崔璿。李稿。李宜春。金汝頤。申克濟。梁斗南。李淑。黃德諤。訓練郎廳。李重光。

李英達。明倫錄

李恒福聞廷請已完。有去尊號稱西宮之教。歎曰。近來國家治逆頗嚴。然皆未見形跡。今此請廢之徒。實是大逆。吾之交儕。亦多有叅廷請者。甚是恨事。侍旁者問曰。某某皆是公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脅從。其情雖可矜。既叅其逆。則交已絕矣。異日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北遷錄

不叅人員抄啓中。慶陽君李士恭。司果李桂男。司猛李尙俊。司果尹鴻等之子。以其父進叅。稱冤呈疏。司果趙錫明。任璋。連日進叅。混入抄啓。上疏自明。明倫錄

廷請時不叅人員

義昌君玼。先王之子。皆攘臂先登。而獨義昌君終始不叅。宗班三十餘員不叅。

領敦寧鄭昌衍。晉原府院君柳根。海昌君尹昉。並不叅晉昌君姜綱。清風君金權。綾海君具成。福泉君吳百齡。松山君金渭。豐寧君趙應祿。樞判李廷龜。知樞

金尙容。申湜。知敦寧朴安世。同敦寧金成玄。僉樞吳允謙。東陽尉申翊聖。不叅晉安尉柳頔。收議

唐原尉洪友敬。錦陽尉朴瀾。二人入啓中護軍李時彥。李時發。成晉善。尹應三。司直金塗。權禧。宋英者。鄭孝誠。李景稷。司

果朴東善。司勇權克正。李憺。鄭思恕。劉挺生。鄭虎臣。鄭承緒。李祥。兵曹正郎鄭弘佐。典藉朴自凝。承文正字姜碩期。內膳主簿閔汝賢。豐儲奉事鄭忠傳。典牲

叅奉柳山立。典獄叅奉安弘重。衛率柳濼。儀仗郎廳鄭象祖。李弘源。明倫錄時議以獻議立異者。謂之左袒。即奇李金鄭等幾人。先論竄者也。以廷請不叅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昉。金尙容。李時彥。後改吳允謙。宋英者。爲八奸。李時

發金塗李景稷朴瀾錦陽洪友敬唐原柳頓晉安鄭孝誠朴東善尹衡俊申翊
聖東陽為十邪宗室義昌君等三十五人並請遠竄老病宰相及小官並以削
聯論啓清白堂

李廷龜病不赴廷議儒生金瑩上疏請先誅瑩瑩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也聞
公將被罪遣瑩來問到京為許筠所迫為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皆失色下人
皆驚避瑩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為拜謁而來昨夕到邸許判書出一疏令呈
之曰當有好事實未知疏中何語也聞者莫不傳笑月沙

合啓頃日廷請實出於一國臣民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僚館學儒生坊民吏
胥逐日瀝血陳辭而吳允謙宋英耆李時彥李廷龜終不參廷請請並命削黜
答曰不參廷請者只此四人乎食君食衣君衣不參廷請之罪有甚於右祖
之輩而律輕於右祖之輩似為塞責云云

合啓吳允謙等並請遠竄答曰此事予欲無言而兩司論事之體殊非公正
之議不敢容默兩司試聽之奇自獻李恒福等身為大臣只陳所懷且大臣庶
官不同而其時三司齊聲請罪一日累啓至以圍置擬律此李慎儀等獻議與
自獻恒福何異哉况彼不參廷請者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罪反有甚於右祖
之輩而只抄三四人塞責請罪依律低昂任情無忌兩司可謂有權矣
又答曰今日三司乃前日攻奇李之三司也其治人氣力何壯於前而乃至今

日何其餒哉無乃奇李之厄偏重耶不參廷議者其數甚多而抄出論啓者何
意耶明倫錄

於是合啓更發吳允謙宋英耆李時彥李廷龜柳根金尙容尹昉鄭昌衍不參
廷請李慎儀金權權士恭金地粹右祖獻議請并遠竄宗室義同休戚尤不可
不參而西城都正等二十人不參廷請請命遠竄漢陰君等八人以老病不參請削
黜答曰豈可因予言而加論加律乎勿煩

又啓趙國賓獻議右祖請遠竄尹衡俊收議時言辭悖慢侮弄請削黜
合啓鄭昌衍以肺腑之親致位大臣當初儒疏之下稱以病重不為開視政府
收議郎廳累請閉門詬怒倡為邪論惑其子弟甘為右祖之首至於大論已定
百僚廷請牢臥不動略無顧忌閱月伏閣終始不參而其妹夫金克孝之喪乃
敢偃然乘轎往吊其家其托疾避辭忘君護逆之罪豈可不治柳根賦性回邪
素倡異論儒疏初入詎知西宮必有置之缺事亟呈辭單下歸墓山過限不回
稱病請遞其機巧避事之跡明若觀火尹昉掃墳上來自闕中稱病輿還不為
收議廷請亦不來參金尙容以父病稱托李廷龜李時彥收議之時只陳己病
不及大論或含糊推諉亦不參廷請吳允謙宋英耆八奸收議之時皆是右祖
廷請不參趙國賓收議右祖尹衡俊收議侮弄其罪與八奸無異李時發知大
論將發受由下鄉久不還還京之後亦不出頭及除坡州旋即拜辭終始巧避

之跡昭不可掩。金瑬無故在京，終守己見，其心所在，明若觀火。朴自凝，身在經幄，謀避大論，呈病即遞，及授典籍，久稽肅謝。李景稷大論已發，避下鄉曲，原其本心，厥罪不止於不參廷請，甚至下吏誤書進字，自明不進，有若立節者然，比諸他人，抑又甚焉。申翊聖洪友敬柳頓朴瀾，俱以年少無病之人，終不參廷請，且鄭孝誠非老非病，本來心事，與正論矛盾，且以百昌之父，朝家所為，無不指笑嘲弄之罪，不止於不參廷請，並命遠竄。明倫錄

禁府啓，金權江界，李慎儀會寧，權士恭昌城，金地粹富寧定配。傳曰：李慎儀兇辭悖言，與鄭弘翼等無異，圍籬安置。明倫錄

時戚連宮禁者，在同時論竄中，故光海以徐當發落為答，不即分配，淹留未決，吳允謙不得已，出往土塘墓下，待命三年。秋灘集

廢削節目

二月初四日，西宮廢黜事停啓，告宗廟，頒教榜文，自政府布告。明倫錄

十一日，賓廣會議，左相韓孝純，工判李尙毅，禮判李爾瞻，同春秋李慶全，左贊成李冲，戶判崔瓘，大司憲南瑾，工叅曹倬，兵議鄭笠，副學鄭造，禮議李命男，戶叅慶暹，兵叅李德洞，刑叅朴自興，戶議鄭遠，大諫尹詒等，同叅議定節目。明倫錄

七削前上本國尊號，出玉冊玉寶，去大妃二字，稱西宮，國婚時納徵納幣等文。

書還出，出御寶，出徽旨標信，出輿輦儀仗，廢朝謁問安肅拜，罷分司承政院兵曹都摠府兼春秋司饗院承傳色司鑰別監內官宮中各差備內人衛將所內醫院禁漏酒房，罷貢獻各道每朔進上，三名日進上，政府六曹物膳，政府表裏各司三日供上，西宮進排，依後宮例，公主廩料婚姻，依翁主例，父為逆魁，身與逆謀，子為逆徒，所推戴，既自絕於宗廟，身歿之後，舉國上下不舉哀無服，不得入廟，進築宮墻，二品武將四員，文從事二員，軍官四員，堂上武將八員，武軍官八員，相遞守直，守直軍士及設堡等處，令兵曹看審酌定，宦官二員，別監四人。同上

李榘疏概，公主已為降號，則不可同處西宮，速為移置外第，極擇謝恩使急送，而具一虛奏，帶正本寫字官到上國地方，若有大論之譖，以一國臣民之情，請雪此冤云云。

朴時俊等疏曰：西宮既貶之後，邪論猶滋，西南小北之人，皆曰：天子所封誥服猶在，豈可擅廢乎？舉國靡然，昨日都堂會議，諸宰臣十五人來叅，餘人托故不來，來叅者亦推諉不對，朴承宗以肺腑眷注之臣，屢請不至，李慶全自稱擔當大論，而來到政府，不叅會議而遁去，負君之罪，不可不討，公主雖托體先王，乃逆首所出，而與逆璣為同腹，婚姻不可自西宮行之，節目磨鍊時，大憲柳澗，身長風憲，不為力爭，反曰：仰念先王，雖微之出，猶為翁主，況不干於逆謀者乎。

固爭不已。豈可設嘉禮廳而為婚。百官圍繞。官供婚需。其婿帶金入朝乎。臣等以為不斬柳澗。無以戢奸徒之計矣。

大憲柳澗啓曰。再昨會議舉行條件。有公主廩料。依宮人例。婚姻依士大夫例。而臣之妄意。以為雖以西宮罪惡。聖度包容。猶得為後宮之例。公主降為宮人。則是庶人也。似或過重矣。出語副學鄭造。大諫尹詡。造詡皆以為然。造曰。雖至賊宮人之出。猶為翁主。降為翁主。似為適中。臣先入告廟堂。鄭造繼發翁主之論。廟堂更問于座上。有言若為翁主。婚姻當自朝家行之。以此為難。或曰。先王朝翁主婚姻。亦依私家例為之。右相閔夢龍曰。此則國初之事也。廟堂相議定之。三司之官。不過相議可否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

尹詡鄭造避嫌略同。并答曰。勿辭。傳曰。柳澗身為憲長。殊無執法之義。遞差。文化府使除授。

右相韓孝純啓。更與李尙毅等相議。則皆以為公主降號。廩料婚姻。依當初已定之議。仍為施行宜當云。改付標之意。敢啓。明倫錄

初四日任。仍等疏。概南以俊鄭亮胤曹挺立金昕等。相繼呈告乞覲。此皆惑於鄭昌衍之論。敢為巧避之計。請先竄四人。以懲其罪。次斬鄭昌衍。傳曰。今日之事。岌岌殆哉。大論才停。事目已定。而兩司之官。或托覲親。或稱身病。呈告爭先。猶恐遁去之不及。不忠不義之態。與柳澗何異。並補外。明倫錄

錄南以俊鏡城判官。金昕穩城判官。曹挺立北青判官。鄭良胤輸城察訪除授。明倫錄

挺立乃仁弘門徒。而向為癸丑諫官。甚攻李恒福。且於竄北時。諫官良胤及昕皆丁巳臺諫。及停廷請。又有極地之論。欲將回避。頗存形迹。故自上特差是任。一時到北青。良胤昕等。來拜李恒福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地。今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人事好翻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本情。只不忍一時死耳。為惡且不竟。今日得有此行。大監之門。豈我等所蹈。初欲畏面匿迹。而即往。更念情跡有異。事有可原。故敢來唐突耳。其縮惡悔吝之色。溢於言外。恒福曰。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之行。更緣何故。各言其意。挺立亦來拜。悉其羞惡。北遷錄禮判李爾瞻等啓曰。西宮貶損。將百官之意。直奏天朝。褫收誥服。事勢之所不己。義理之所當然。疆域相通。比前不同。蜚語訛傳。此時尤甚。彛初之誣。趙李之構。安保其必無也。况成化年間。中國藩封。漢陰王微。鋌無嗣。其母平時。取他子繼統。事發被罪。天朝廢黜。藩封。此亦可援也。極擇使价。反符節行。以完大局。議大臣定奪。施行如何。依允。

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左相以為。今此直奏之舉。事體極重。臣之妄意。當廣收廷議。且領相今之著龜。宜速咨訪。右相以為。宜問于領相。傳曰。領相處先遣禮曹堂上一員。馳問以來。

承旨李偉卿領相處敦諭後書啓西宮事奏聞天朝此亦不易之論臣在都下亦嘗以此意畧陳於榻前今此請收誥服乃國家大段事而獨不然乎天朝命

之天朝收之天命天討一舉無缺云云禮曹啓曰不意被誣之變又出於此時大論未奏聞之前丘坦若先開封添做

行則猶可先發聖讒而事亦易成也明倫錄○時鎮江游擊丘坦怒我國不許光海亂政奸臣媒孽謀廢母后惟懼天下之議義州府尹鄭遵弟造誣稱中朝廢

黜先帝貴妃鄭氏殺福王以爲證成之階光海密令千秋使金大德探報實狀大德以皇上崇奉鄭妃恩遇福王有踰先帝時據實回奏自是奏廢之兇計遂

沮云樂全都堂會議貶降節目書入之後久而不下其間稱以儒疏逐日再三上罔有紀

極朝野是時布衣之悖亂者層現疊出或請直廢或請數罪於宗社而殺之或請出置外處任其出入或請肆諸市朝或請直奏天朝皆筠賊承爾瞻之指橫說堅說

眩亂朝議也曰直奏天朝者爾瞻主之曰直加廢黜者筠主之初皆出爾瞻而終以奏與不奏之說遂成兩頭論議蓋爾瞻稍黠善機詐陰以廢黜之說詔上

而外持奏廢之論把持形勢奏廢則事未易完事未易完則大論無結局之時

內以固寵外以立威筠闔急於圖利主直廢之論賭勝爾瞻爾瞻又以計擠之此筠與爾瞻同其道而異其說也清白堂

傳曰西宮北牆極爲疎虛云即令進築內牆而北牆外大將擇定各別達夜巡邈譏察多率軍士十分堅守朝野記聞

自此以後合啓與儒疏以亟下削廢節目奏請天朝直行廢黜等事逐日紛紜至閏四月進士郭瓔之疏論爾瞻及筠之罪瓔疏見下

辛酉七月初九日進士禹弼旬疏曰分承旨曹友仁入直西宮作一古詩自書于梅湖墨戲卷中人多見之其詩兇慘至以南內淒冷月時有英靈泣爲末句英靈二字別行首而書之其心所在固可知矣亟命拿鞠定罪明倫錄

先是友仁入直慶運宮時作詩曰橫廊寂寞鳥聲哀清晝空庭掩草萊清絕地曾司出約荒涼歲久聚塵埃燕尋舊主投簾隙蝶趁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宮漏絕香消宮鴨篆烟堆蕭條物色殊南內陟降英靈隔夜臺白髮孤臣潛下淚不堪長楚滿階裁又曰欲承無旨可能承承旨華卿底處徵坐待黃昏簾影黑

但看蝙蝠撲飛蠅時白大珩見此詩仍欲搆陷而不能記其詩乃以渠意別作此詩遂爲誣陷之資而弼旬李偉卿疏下也承望其風旨上此詩而其所謂古詩非友仁所作云同上

於是分承旨白大珩疏斥分兵曹叅議朴守緒變幻不測朴守緒又上疏自明

請與白大珩對卞仲寃。合司啓畧曰：分承旨曹友仁入直西宮。述懷作詩。字字逆語。句句兇辭。分叅議朴守緒。叅兇詩。及其事覺。與友仁改作它詩。請拿鞠友仁守緒。以重討逆之典。

辛酉李偉卿等與大司憲任就正。謀害母后。而爾瞻實主之。柳舜翼聞之。因韓嶠而通於李貴。貴與嶠同寢。夜半蹴嶠起曰：厥事聞來。心膽俱寒。吾欲送言於爾瞻。以沮其謀。嶠曰：何語。貴曰：今日君以吾言傳之曰：昔宣祖朝。崔永慶之死。非松江所為。而終以此事被罪。今日廢論。雖出於他人。事成則公實當之。弑逆之罪。人得以誅之。天朝若聞此言。不無致討之舉。且聞姜弘立將領胡兵出來云。亦必以此聲罪我國。公論若發。則其沐浴請討之論。奚止於殺士之罪乎。然則三國皆將爭公之一首矣。今若痛悔前過。以死力止。洞開西宮。則他日公論。或有恕公者矣。如以吾言為不可。以此告變。吾當盡陳所懷而死云。則渠之主張此論。實出於爭權固寵。非其本情。如不告變。必思所以停之之策。嶠往見舜翼。使之往傳于爾瞻。爾瞻愕然變色。非李某安得聞此言乎。其後爾瞻之不為顯然主張。蓋以此也。日默齋記

壬戌十二月。江原監司白大珩遞歸。與爾瞻續男等相議曰：西宮若在。我輩終無葬地。造詔偉卿曰：噬臍不及。莫如先事。是月除夜。大珩與偉卿托稱儼戲。多率賊黨。金鼓呼噪。亂入慶運宮。謀害慈殿。是夜初昏。慈殿夢宣廟黯然。

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不避則死。慈殿覺而涕泣。宮人問其由。具以告之。宮人曰：聖靈先諭。應有所以。小婢請替臥御寢而待之。慈殿從之。暫避後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慈殿之脫矣。時領相朴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以此大珩不得窮探。慈殿之免禍。實是承宗之力云。光海以為慈殿真死。反正日。先問大妃在否。初慈殿與他宮女。潛瘞死節。宮人于後苑。反正後出而禮葬。續雜錄

時朝廷憂西警。聚舟師於京江。配以輦下砲手數百名。以青興君李重老為亞將。時母后幽辱已極。而筠闈大珩等兇謀益肆。欲因除夕逐難入西宮。以行大逆。重老知之。奮謂具綾川仁屋。鄭錦南忠信曰：今慈聖危在呼吸。為人臣者。其忍袖手。忽視耶。遂約日剪除三賊。議既定。會筠闈兩賊自敗。誅乃已。文集青

興君行狀按筠闈之死。在戊午。與此大謬。

鄭擘與李廷龜同詣西宮。謝西樞新命。見宮門牢鎖。草沒庭階。二公相對掩泣。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爾瞻聞其語。大怒。將啓鞠問。或解之曰：此誑語。不必究。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誑語亦泣耶。然因是事亦得已。寄夢碑

宋甲祚丁巳登司馬兩試。時同榜鄭滄缺。請勿拜謝西宮。甲祚倡言不可。獨往西宮。謝恩如例。兇徒思以污蠟竄入甲祚姓名於其疏。甲戌同榜人沈之源。洪

憲鄭昌亨以名在兇疏上疏辭職廷議以為當時節義表著者莫如宋某今其名亦在疏中他人之被誣據此可知宋甲祚墓碑府尹李光英副元帥贊之子起居西宮栴棘珍島後褒贈園嶠集辛酉春宮中有禳災蓋指點西宮而累之云日月錄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一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三

光海君朝故事

誣告三賊之獄甲寅

甲寅三月星州金德龍金彥春尹三聘等四人被捉於盜直盤問則為逆謀云李元樑捉綿布盜順春付捕廳盤問則為逆謀云辭連林悒鳳山縣監鄭大海林檜李山培皆被拿金德龍辭連者多是向化居士鄭起龍亦其一黃致敬林得輿林廷輅金奉達洪千環吳益昌金公孫李守良柳成信林檜妻文希聖凝川四月玉堂筭請亟誅誣告三賊速完逆獄以為動天應人之先務五月掌令裴大維避嫌以誣告之人不治其罪係民命關國家云云言多激切中時病答曰逆獄雖極無實事體至嚴不可不親鞫覆處況由予不德宮闈同氣之變繼起爾等居執法之地當嚴討逆之義乃敢因先朝之事以緩討逆之論而至曰先朝親鞫未嘗至累日先朝果有如今日宮闈同氣之大變乎執法之臣先倡緩論脅制君上此所以忘君護逆之輩充滿朝廷而今日朝臣不如蜂蟻之君臣也政院以批答辭意未安為啓答曰大維外托公共

之論陰逞護逆之計。敢因先朝之事。滿紙張皇。侮弄君上。大維心迹。豈非可疑。為大維之君者。不亦病乎。

李昌祿星州之獄卯乙

星州士人李昌祿。痛時事。常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乙卯七月。鄭仁弘上變。鞫殺之。論以大逆。革本州為新安縣。錄日月昌祿作文。有弑兄殺弟胡寧忍。此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等語。成卞奎等九人見之。告于牧使。轉啓拿來。壓沙刑訊不服。堂古介行刑。傳曰。犯上兇逆之罪。豈有加於以弑兄殺弟。歸罪君上乎。此與逆賊何異。儒生序立。白晝行刑于軍器寺前路可也。而率爾夜深。後門外行刑。極未安。禁府追刑於西小門外。疑星州士子遭變。禁錮禍且及鄭述。述門人金鞵。字志遠。號雲巖。為鄉人。草疏辨明。又嘗疏論仁弘罪當誅。反正後朝廷以星州士久錮可愍。特設一科。鞵擢第一。溪谷集

申景禧之獄 綾昌君卯乙

乙卯六月。領相奇自獻。再度呈辭。後申景禧疏。概相臣辭單中。并及臣言。不勝惶恐云云。答曰。今日朝著之不靖。國事之潰裂。專由於各立門戶。分黨相攻。而卿以蔭官。何必并參於論議乎。領相之所指故舊。予未詳何人。而今乃自首。

始知此言。出於卿也。惜乎卿之不密也。疑川七月。傳于禁府。申景禧疏中人蘇鳴國。依鄭復亨等例。禁錮出送。使不得接跡都下。疑

初六日。禁府以蘇鳴國罪極惡重。三省推鞫之意入啓。

時鳴國以居鄉悖行。居館兇邪。本郡士子聯名告兩司。臺官合啓請罪。下禁府鞫之。於是鳴國密告曰。掌令尹趙正言。楊時晉。與申景禧潛謀不軌。推戴綾昌。臣知其端倪。故先除臣欲滅口云云。

益山人士進蘇鳴國。粗解文字。陰險無比。密結時輩。隨其好惡而上疏。鼓其聲勢。人畏之如鬼。時爾瞻與許篤。申景禧同事。而陽合陰忌。有欲先圖景禧之意。

鳴國知之。乃上疏曰。申景禧前府言塞門洞有王氣。而信城夫人申諱曰女思翁。乃景禧從妹。女中男子。綾昌不學能文。且善弓馬。其族又有名武。二三人云云。塞門洞宮。即元宗潛邸。景禧即元宗具妃表從故也。綾昌乃元宗第三子。賊

之為謀。非特為一景禧而發。將赤一門。綾昌及景禧下獄。辭連鄭經世。李溟。及景禧黨尹趙正言。楊時晉。并被逮。而卒無驗。荷潭錄○八月十四日。蘇鳴國密告。申景禧金以綱蘇文振。金廷益。楊時遇等。且言景禧謀逆。意在綾昌君。使尹趙算其命云云。疑奇自獻啓曰。鳴國乃是傍臣。而動搖者也。不可隨參。鳴國疏回啓時事云云。

答曰。討逆大義至嚴。安心勿辭。疑進士閔澈疏畧。申景禧等。方以大逆被鞫。而三司循私曲庇。職名之削。亦待聖

教。其他營護之態。不一而足。云云。疑李爾瞻出於景禧之招。命招榻前。仍勿問。

景禧欲死中求生。獄中上變言。尹琪。尹璠等。與仁城君琪。承贊尹有陰謀。蓋仁

城王子中有令望。光海所深忌。而仁城夫人。即琪璠之從妹也。皆鞫。亦卒無事。

荷潭錄思翁謾錄。尹璠。山。吏判。韓孝純。以妹婿申景禧。方在鞫。問辭職。不許。

罪人文擎天。脫獄逃。為羽林衛白錫穆結縛來納。

是獄承服。尹琦。杖死。申景禧。尹赴。楊時。晉黃蘭秀。文擎天。時晉圍籬沈憬。李敬元。鏡

竄配。義城君。橋。尹琪。通。尹璠。永。金立信。和。鄭弘義。缺。金右立。水。金廷益。昌。蘇

文振。川。吳忠甲。原。卞忠元。光。崔光。激。南。文二。訓。山。李克。楷。川。金以。綱。潼。楊時。遇

水三。放送。鄭經世。李溟。父子。金夢虎。姜忱。李俊祥。梁克選。南宮慶。尹世獻。李嗣音。金

香玉。朴大男。裴彥吉。李壽春。安惇。趙連。鄭宗周。丁鳴說。尹肇。黃中允。以川

綾昌。錮于喬桐。竟不得其死。荷潭錄

獄成。鳴國見釋。後以怨望亦被律。

綾昌之圍。置喬桐也。只令土人高封生。伴住圍中。自外常以石灰水炊飯而入。

封生。輒分渠飯以進之。日以爲常。一日有人入來。盡閉門窓。積薪燒其炕。綾昌

知不免。乃手書一札。告訣於父母。而密密付與封生。仍以自經。時年十七。封生

潛埋其札于渠家。癸亥詣闕上之。上特免賤。賞賜亦優。東里小

元宗初。封定遠君。配連珠郡夫人具氏。誕三男。長卽仁祖。次綾。原大君。補娶

柳氏女。坐其父奪封爲妾。次綾昌君。佺。少有儁才。爲主所忌。被誣。溪谷集

主深惡。塞門洞宮。王氣之說。撤其家。作新闕。甚宏麗。號曰慶德宮。以壓之。仁

祖以定遠嫡嗣。撥亂反正。追崇定遠爲元宗。王氣之說。真奇識也。荷潭錄

時仁廟手挈。宣廟御筆。屏及他翫好。親詣柳希奮韓續男家。泣請貸死。續

男愛之。而終不接待。癸亥卽位。命搜還其屏。仁廟覽之。慟泣終日。哀動左右。

綾昌素英。達美風彩。而枉死。人以方漢光之伯升。日月錄

尹琪字元璧。故相承勳子。事父母孝。與朋友信。謫通川。山火夜延入室。其母病

不能出。避琪與妹李敬輿妻。共攀母衣。皆燒死。聞者皆流涕。癸亥旣闋。上

閏八月初二日。生員李慶林疏畧曰。申景禧逆狀已著。三司曲庇。至死相救。臣

等昨入泮宮。以討逆意發論。則齋任及其徒數十人。厲聲斥之。申埴攘臂大言

曰。平陵君號。豈是逆賊乎。數十多士。盡爲削籍。驅出。伏願殿下。亟治營護凶

燃藜室記述二十三

二五九

逆之罪。生員李顯門疏曰。景禧招辭歸一。三司循私。擬以誣獄。臣即入太學。以討逆之意。發於食堂。渠輩大言折之。使不得通。臣入言于齋中曰。景禧之黨。極力營救。罪可免乎。渠輩揚臂大言曰。汝叅鄭澤雷凶疏。汝是護逆人。何發討逆之論乎。臣曰。景禧主張廢。大妃。因其人心之失。欲舉不軌之謀者。出於鳴國之招辭。景禧招辭廢。大妃事。我自當之云云。則致此云云之說者。無非爾等之譁張也。渠輩橫加齋罰。削名儒籍。為驅逐云云。閏八月初二日。生員許從善等疏略曰。臣初一日焚香後。掌議生員柳昌吉。邢孝甲等。方議討逆。生員李顯門。李泓。李慶林。進士柳淑。權純。慶十餘人。亦在諸生之列。許國入。昌吉前大言曰。汝能討逆乎。昌吉曰。永慶悌男。賊蘊元。翼茂。績澤。雷孝誠。賊漫等。我等討之。前後討逆。非吾等事乎。顯門曰。先除景禧之黨。然後可議討逆。昌吉曰。汝等乃澤雷凶疏中餘孽。慶林乃告廟賊。宋驥。妹夫。安可。以逆討逆乎。顯門大倡曰。汝等贊。主上廢。大妃。失人心。吾等救。大妃收人心。何者。為逆乎。在座七十餘人。咸憤曰。吾等今當討逆。先去目前之賊。乃削顯門等六人。顯門之罪。孝誠。昌祿之凶。亦未有甚於此。請拿致嚴鞫。日錄初四日。幼學申尙淵疏。請先治禁府曲庇逆類。而次鞫李顯門。許國等。依律定罪。以快神人。

顯門及國拿囚

乙卯九月初一日。鄭仁弘為左相入京。主曰。卿上來。國家之福。予不德。逆獄繼起。日夜憂慮。罔知攸濟。仁弘曰。治獄不嚴。故逆獄踵起。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可以止逆。主曰。何指而言耶。仁弘曰。若網漏吞舟。則細瑣之徒。日殺而無益。古人曰。雖雷霆之威。日日轟轟。則人亦不畏。臣於君父之前。不可進以刑獄之言。一心殉國。舉朝纔一二人。而懷二心者。十常八九。使人君孤立於上。豈不寒心哉。主曰。人心何以至此。仁弘曰。臣於戊申年間。見護逆者多。討逆者少。人心携貳。分為二黨。只以排擊為事。不以國事為念。承旨金闔曰。左相所奏。討逆不嚴之說。誠至論。先朝鄭彥信。以政丞干連逆黨。不饒刑訊矣。仁弘曰。亂逆非匹夫所可為。其勢力足以操權擅命者之所為。闔曰。昌祿雖已正刑。趙漫輩至今保存。只在縲紲之中。此亦治獄不嚴之致也。仁弘曰。此輩不須論。顯門等言。元翼之論。有甚矣。主曰。當令禁府處置。闔曰。趙漫年少。似無知識。必有指喉。而囚久不問。今雖鞫問。必已彌縫矣。上年盲人告變。囚公忠道百餘人。其時盲人下送。本道辨白之際。身死不能面質。經年未放。臣恐今年之旱。未必不由於此。仁弘曰。喚御史。臨海已為承服。李雲祥之罪極大。而不即正刑。不下一杖。止於定配。此亦召天怒也。顯門等在囚繫云。此兩人可如昌祿正刑矣。主仍命便坐。賜饌行四爵。賜阿多介。豹皮貂皮暖帽。

仁弘辭職笥曰。殿下問以亂逆之由。臣以為必罪首惡之人。李元翼又誅顯門等。然後亂逆息矣。狂言歸虛。何面目留城中云云。

初八日。兩司合啓。前叅奉李顯慶。衆會之中。敢肆不道之言。近侍之臣。金有叅聽者。請拿鞠定罪。依允。顯慶拿鞠。刑一次。軍器寺前路行刑。子善一絞。

初七日。政院啓。左相所啓繕修之役。姑停。以待豐年事。嚴反坐之律。杜誣告之門事。誅李雲祥。以答天譴事。為不軌之言者。雖儒生罔貸事。守令邊將。賊汙之法。申明事。嶺南巡察使屯田別措備等。穀救荒事。無發落取稟。傳曰。左相所啓。既以當體念。答下。至於繕修之役。予非樂為也。木石已辦。決難中止。凝

十七日。館學儒生李蕞等疏。請亟斬李顯門許國等。以定國是。又定以恭元翼之罪。以絕凶逆根源。

崔沂海州之獄

丙辰○兩北相攻附

李爾瞻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配海西。欲因此謀奪柳朴之權。使無賴人投書於海州牧使崔沂言。以恭與承宗希奮爾瞻蓄異謀云。爾瞻自書其名者。渠與以恭同事。光海之所不信。而欲罔人以書不出於渠也。沂以為誣告。杖殺其人。爾瞻大怒。遣宣傳官俞世曾。托以烽燧摘奸。密偵其獄事。形止。監司尹調元厚賂世曾。而知之大懼。咎沂徑殺告變人黜之。爾瞻使臺諫。

請鞠沂。沂死。爾瞻論以逆。人皆憤惋。調元亦竄于邊。癸亥雪沂冤。贈其職。荷錄

初癸丑。賊臣爾瞻。嗾死囚上變。既夷母后家。金墉之變。非朝伊夕。崔沂力求外。為海州牧。時黃慎南以恭皆謫鄰邑。爾瞻與許筠謀起大獄。盡除士類。然後遂及母后。乃教人上言。有名捕者。亡在海西山谷。聚徒謀亂。又令人舉火終南。以驚京師。丙辰誘致海州朴姓二人者。密投一封書。一番名流。盡在其中。指為為亂者。使自上變。二人受指還家。其父兄知其事。取其書火之者再。二人者方添書鄉人之所忌者。將奔告闕下。父兄驚怖益甚。遂告沂。以舊惡難貸者數事。欲因此除去。沂不忍致法。只焚書而決送之。則其鄉人與其父母。潛殺而匿其尸。自二人西歸。爾瞻日望其歸。而恠其久。乃遣俞世曾。述其事。又脅監司尹調元。上聞。因請鞠沂。沂聞自馳就理。筠貽書沂。媚柳燦曰。崔某若言黃南二人。果在朴書則免矣。沂歎曰。殺無辜。以及母后。有死而已。時戚畹有與爾瞻交惡。欲因此發其奸。爾瞻等大懼。謀益甚。乃以其腹心白大珩鄭榮國。及牧使之死囚。嘗怨沂者。證沂而鍛鍊羅織。遂以沂為逆魁。沂嘗謂賊臣纘男。為不吉人。纘男時為刑房承旨。與鄭造南瑾。力主其獄。備加淫刑。沂只言天日在上。竟殞命。崔海

州墓 丙辰五月初七日。黃海監司尹調元狀啓。海牧崔沂。捕賊人不報。監司徑自刑杖致斃。罷黜。於是兩司并發請拿鞠。依允。

崔沂自現。十一日庭鞫。供曰：海州居朴姓人一族。投狀請治其不孝之罪。決杖之際。納一兇書。奇俊格鄭昌衍父子。密昌三父子。文昌及柳希亮。柳孝立。朴樾。朴梓。孫倜。朴弘道。李覺。鄭文翼。朴彛叙。外方則尹調元。奇允。獻韓汝潏。金時輔。朴自凝。洪遵。皆在其中云云。領相以下。并席藁待命。凝川日記

時京外被逮。不可勝記。首尾三朔。火刑壓沙。備盡淫刑。無一人承服。凝川日記

院啓戶曹叅判張晚。海獄之發。先往賊沂家。議搆招草。請削黜。

兩司啓金昌一。李貴。往見賊沂。添削元情。請李貴中道付處。昌一削黜。依啓。凝川日記

七月。百官以上尊號。及金悌男崔沂。追刑事。啓辭。八月二十三日。發藁藏。論以大逆。瀕宅戮其子。是日大雷雨。而纘男一子。忽被馬蹄死。人甚異之。凝川日記

錄誌合。金悌男崔沂。金琦。朴啓運。崔有泳。追刑。

十一月。以海獄至今未完。歲律垂暮。下嚴教於禁府。於是柳燦。成文淡。崔有涵等。逐日嚴刑。死於杖下。

是獄冤死者數百人。人莫不痛之。

時爾瞻忌希奮承宗。思所以傾軋之策。無不用極。前校理鄭文翼。以柳朴心腹。居海州。韓纘男與許筠通謀。使無賴人告變。文翼之名在首。行武臣金欽。金瑄。及在京朝士之名。亦多在冊中。崔沂杖殺告者。投冊火中。纘男以沂殺告者滅。

其跡。鍛鍊成獄。其子有石。其侄有涵。有泳等。皆被極刑。婿柳燦死於獄。文翼竄絕島。欽等數十人。或死或竄。李貴張晚。以沂拿來時。出見路左。皆定配有石妻李氏。德馨孫女。痛其夫冤死。飲藥自盡。國人憐之。逸史

柳灤。癸丑後廢舉。屏居墓下。纘男為其子請婚。不應。徐謂人曰：吾女忍與其子為婦哉。纘男聞而啣之。丙辰夏。海州獄起。纘男請并逮灤。許筠潛以書怵灤曰：置對如此。可轉禍為福。蓋欲藉以為證。灤自知不免。且不忍負崔沂。對獄悉暴。奸人鍛鍊狀。又發筠書。竟死獄中。癸亥贈持平。溪谷集

初承宗微聞爾瞻有廢母后之意。未知虛實。與之對語。適有一鳥。止于庭樹。鼓翼而鳴。承宗曰：彼雖禽鳥。能知反哺。不可賤視之。爾瞻默然良久。不答。偶有飛蜂至前。即曰：此是微蟲。而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之。承宗知其意之牢。不可回。始與之貳云。閑居謾錄

大小北相會一場。置酒行成。爾瞻先吟曰：不是深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花亦解吾人意。先占天香送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問來懷抱幾回腸。梅寒竹脩同清標。盡醉芳樽內醞香。希奮曰：憑君休道異閑忙。但願彌堅鐵石腸。李白桃紅都不管。歲寒期保姓名香。李覺曰：小吏休言直宿忙。吾儕說話摠肝腸。滿園桃李看看好。只恨傍無笑語香。李昌厚曰：胄筵禮罷出門忙。請得仙茶潤肺腸。此會應知非偶了。逢場須記小梅香。廣昌府院君爾瞻。大北巨

魁也。密昌府院君承宗。文昌府院君希奮。小北之巨魁也。卽世所謂三昌者。而
覺昌厚。大北之黨也。兩北相攻。甚於水火。李慶全欲調濟兩間。協成廢論。使之
保合如此。而其後益甚云。且爾瞻之女。適承宗子自興。生女爲世子嬪。而彼此
側目相仇。時西南沈廢。而爾瞻等權勢日盛。故西南人亦或有蝨附者。續雜錄

尹善道疏論李爾瞻丙辰 龜川君晬附

丙辰十一月。傳曰。今番策題主意。在於褒錄功臣務實去僞之道。而舉人邢
孝甲對策。所答非所問。大失本意。如此失志之文。不爲卞別。則後弊無窮。爲先
拔去。政院啓請還收邢孝甲拔去之命。傳曰。失志背馳。問東答西。其宿構無
疑。此而不削。何以懲後。別試試官等待罪。傳曰。近來科舉不公之說。予亦聞
之矣。以此人所製見之。題外妄悖之語。極其狼藉。而尙忍取之。予竊恠焉云云。

川凝十二月。幼學元以坤。疏論科舉不公。臺諫護黨。於是兩司避嫌。請下以坤有司。
訊鞫得情。幼學黃廷弼等。疏請先正以坤之罪。次究克健之奸。刑曹囚以坤刑
問不服。坤凝川○丁巳正月。以坤配渭原李克健。配鍾城以
二十一日。政院啓曰。今日進士尹善道呈疏。觀其辭意。專在於救元以坤。勳戚
宰相皆被構陷。語極凶慘云云。川凝

尹善道疏略曰。近來股肱耳目喉舌之官。論思風憲銓選之任。無非爾瞻之腹
心。三司啓辭銓曹注擬。殿下必以爲出於三司銓曹。而其實出於爾瞻。科舉
不公。爲近日不可諱之常談。天威咫尺。敢出預出之題。字標相應。試券爲標。爾
瞻四子。連占壯元。以官爵籠絡搢紳。以科第收拾儒生。勢焰薰天。舉世奔波。靜
言思之。令人骨驚。李元翼李德馨沈喜壽。一心循國。有關宗社。爾瞻并嗾三司。
相繼竄逐。柳希奮朴承宗。居家不約。律已不嚴。見李爾瞻將危國家。而曾不力
言竭論。以死爭之。可謂庸懦。然而若無大過。其亦與國家同休戚者。而爾
瞻視以仇讎。必欲中傷。其意慘矣。金悌男等爲逆之狀。昭不可掩。天地人神之
所共誅者。李元翼輩。誠非病風喪性之人。何必曲護大逆。而負聖上乎。爾瞻
以護逆二字。爲一巨網。見有忠君愛國。不與渠同惡者。則便以此打之。草野言
事之人。至於受刑後日。雖有危亡立至之事。誰肯捨生言之。古之欲專執國柄
者。必先剪滅世臣公族。及其才能功德出於己者。然後乃敢肆其志。田恒趙高
李林甫之事。班班可考也。爾瞻之黨。日繁於下。殿下之勢。日孤於上。豈不岌
岌然危哉。然而無人爲殿下言之。柳希舊林承宗。坐視君父之危而不救。其
忘君負國之罪大矣。尙何望哉。臣雖至愚。豈不知言發禍隨。洪茂績等。略不指
斥爾瞻。而禦魅海外。元以坤少陳科舉之不公。而下獄。臣之所言。其禍可坐而
卜也。臣有老父。欲禁則恐負國家。欲聽則憫子就死。伏願雖置臣於重典。無使

延及老父云云。錄日月慶尙道儒生南自新等疏請先治尹惟幾黨惡陷賢之罪。次正尹善道誣告罔上之罪。

幼學閔濬疏略同。

幼學李傳芳疏請焚凶疏。四日十日

二十五日合啓略曰。無君父蔑王法護黨陷朝廷之罪。父子惟均。請尹惟幾及善道并命絕島安置。傳曰。尹惟幾父子事。議于大臣。領相議。精神昏瞶。不省人事。不得獻議。右相議。尹善道疏。時未得見。尹惟幾之指揮。亦未有所聞。如此莫大之事。不敢輕易獻議。

丁巳正月初三日。李洄疏曰。爾瞻擅弄禍福之狀。已盡善道之疏。爲爾瞻者所當席藁待死之不暇。而爲其心腹者亦宜恐懼。而爾瞻略無顧忌。益肆凶焰。搆虛捏無。必欲陷善道於死地。都承旨韓纘男。聖旨未下。敢陳凶慘之啓。三司啓疏所捏善道父之惡行。皆是通天極地之罪。曾不論劾。今始言之。其爲誣罔昭然可知。譽爾瞻黨爾瞻之疏。則何不謂受人指喉。而言爾瞻奸狀之疏。則何獨謂受人指喉乎。其爲網打羅織之計明矣。臣不勝憤惋。將以尺疏叫闕。爾瞻聞之。使人止之曰。若不止則必被重禍。且曰。何不求官乎。旣喉三司。極治言者。又使所親。慫止言者。其欲杜言路。至是景禧謀逆。無異諸賊。而爾瞻營護。三司

噤默者。爾瞻素與景禧交密。而其子又出於賊招故也。明倫錄○洞竄北關

初四日。龜川君晬。錦山君誠胤等十九人疏略曰。害之不至於宗社危亡。非臣等所敢言也。至於是非得失。有大關於宗社危亡。則臣等皆是國在與在。國亡與亡之人。安得坐見而畏禍含嘿乎。禮判李爾瞻。奸回邪毒。偏懷巧詐。廣植私黨。屏黜忠良。擅弄國柄。勢焰薰天。道路以目。縱有忠良義士。發憤慷慨。而言發於口。大禍立至。徒死無益。故至於父子兄弟同在一房之中。言及於爾瞻。則掩口揮手。以滅族爲戒。草野臣尹善道。慷慨抗章。言人所不敢言之事。雖宋之胡銓。何以加此。政院先發。三司繼起。四學泮宮。同聲相應。未知今日之三司。殿下之三司乎。國柄已歸於爾瞻。據此可知。王莽之倒持太阿也。張禹孔光之徒。上書頌莽。諂佞成風。古今一揆。不可以替譽之多。盡謂公論。嚴批問指喉。龜川君獨入政院對曰。豈聽人指喉。而陷身於不測乎。近日大小言者。無不被罪。言路一塞。國家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臣等若拿問。則當盡未盡所懷。加一層。答曰。逆變屢起。而卿等未嘗陳一疏討一賊。掇拾尹善道李洄等緒餘。誣陷共安危之重臣。卿等同休戚忘死生之義。果如是乎。翌日。初五。兩司避嫌曰。以宗室中有才望。締結失志之輩。倡率同志。試上一疏。必欲先去討逆之臣。次除三司抗論之人。將欲何爲。宗社存亡。士類死生。迫

在呼吸云云。

弘文筭語亦同。

傳曰尹善道絕塞安置尹惟幾削奪官職放歸田里。

初六日兩司合啓。晬與誠胤絕島圍籬安置。朴弘道邊遠安置。錦溪君仁壽以下并削奪官職。答曰依啓。晬與誠胤似異。中道自願付處。朴弘道事懷慶運宮詩書入。蓋以弘道在讀書堂。邀致誠胤作懷慶運宮詩。相流涕之言。在於啓辭中故也。兩司回啓。懷慶運宮詩曰。沈沈壯鑰鎖西宮。思子臺空起夕風。仙馭乘雲攀不得。孤臣淚盡。穆陵東。又曰。種松要作棟樑材。却把盤枝碍漸臺。安得斧斤斫伐盡。滿窓邀得月華來。此外又有痛哭來登思子臺。穆陵松栢暮雲哀。又有白雲遙望淚浪浪等句。而上二首見全篇。下三句只書所聞云云。待罪臣朴弘道疏略。臺諫之聞。非鬼傳而神說。必有聞之者傳之者。此詩非獨臣身之被誣。亦係國家之誣。請與發言臺諫。及誠胤等面質。政院啓曰。朴弘道自稱待罪臣。呈自明之疏。身為罪人。代人呈疏。與臺諫抗衡者。弘道一人云云。幼學李光啓上疏。請誣竄朴弘道。以靖朝廷。臨海之獄。晬三出逆奴之招。其時大臣容庇得保。金悌男之死。晬誠胤共在廷。請之列。相視泣下。觀者咸以為恠。去十二月三十日。過歲問安時。晬與誠胤共謂諸宗曰。文武二品。皆問安於慈殿。吾

等盍往問安。他宗室答曰。王子亦不為。君何創開乎云云。

兩司更請拿問。不從。

時三司請晬安置。只命遠竄。晬就道有詩曰。為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

輕。陳章直欲扶宗社。肯恨今朝瘴海行。癸亥反正。寵加二資。名臣錄

於是龜川君謫順天。辛酉蒙放復職錦山君竄海南。辛酉春病亡。主悼之。護喪禮葬。明倫

仁祖朝。龜川君扈駕公州還。上命招扈從宗戚於禁中賜宴。晬為班首。上

親自執爵。不名稱以族長。且謂曰。宗班之事。專委於卿。常加倚重。賞賚便蕃。年譜

正月初八日。禁府罪人尹善道。慶源改定配。

善道疏論爾瞻之罪。並論承宗希奮知而不言之罪。善道連姻希奮家。愛其指

故為此言。以掩其跡。爾瞻之黨。論其妄言。竄之慶源。金時讓謫在涪溪。鍾城與善

道有族分。相與往來。善道以直言被罪。有自高之意。時讓曰。公疏捨大臣。而獨

斥承宗希奮不言之罪。亦衰世之言也。善道憮然。李克健亦以疏論爾瞻。竄鍾

城。為人愚狂。自誇與希奮相議。陳疏者。蓋希奮權重一時。欲令邊將守令。畏其

勢而厚待之也。時讓偶問曰。公與善道相知乎。克健曰。年歲差池。初不相識。近

因相議。陳疏。頻會于希奮家。與之甚熟。後時讓言於善道。善道色慚。不能答。癸

亥初。儒生之以疏竄謫者。並超拜六品職。任叔英曰。善道受旨於希奮。有金悌

男謀逆國人共知之語。免罪幸矣。不可褒擢。物議是之。只拜金吾郎。荷潭錄善道之謫也。行至洪原。有妓名趙生者。持酒肴迎謂曰。余知子之有此行。善道詩以謝之曰。吾事固非時。汝知吾不知。讀書不及汝。吾乃天生癡。續雜錄當日君臣之罪。無大於薄於。大妃屢構冤獄。而善道之疏。無一及此。至曰金梯男路人皆知等說。未免膠固。主心有害而無所益。言危而失其正矣。澤堂集。挽李進士克健詩曰。禮網常疎禍網稠。一生布褐廿年流。心疑處仲終連累。疏斥東牕早見仇。乍喜窮鱗沾沛澤。那知玉樹掩荒邱。只應片語留青簡。千古英風死不休。小序曰。初以上疏斥李爾瞻。杖流鍾城。放還數月。坐庶任伏法。流延日移通川。余為伸理于朝。放還一月死。

許筠伏誅戊午八月

初慶運宮矢書之變。領相奇自獻筮。指的許筠。遂與許筠為敵讎。詳上廢大妃下丁巳十二月廿六日。前縣監李文蘭。秘密上疏入啓。奇俊格秘密上疏。再疏入啓。許筠秘密上疏入啓。疑丁巳。缺。月禮曹佐郎奇俊格疏曰。國家不幸。逆變繼起。其中逆賊根柢。實是許筠。而尚保軀命。臣竊痛心。己酉冬往筠家。則曰義昌。先王愛子。每欲立之。而為汝父沮云。辛亥冬。又曰延興使吾。請婚沈挺世之女于尹守謙。延興以守謙

曾得都監軍士之心。故欲結婚而行大事。兩屍曳出立大君。而大妃垂簾也。臣驚問兩屍誰也。曰上及東宮也。一日之內。吾與延興偕往見尹請婚。尹雖厭之。安敢不從。臣問曰。尹何以答之。曰為不為之間。又曰因延興得聞宮中事。則上有如此如此事。蓋不忍聞者也。且曰吾今則指揮延興。及其成事之後。吾盡握兵權。而臨時使武士並殺延興。使吾之權。無上而挾。大妃令一國。使他人不敢喘息。方是時。高手段。仍奏聞陳列。上有如此如此口。不忍道之言。而且非嫡子。已廢之。而立嫡子璣云。則不過用銀萬兩而事順云。又曰吾持權則樂矣。沈家怨汝家。沈也得志。則汝家大敗云矣。臣聞其言。即欲上疏。而但其時。滿朝無論東西南北。皆是疾臣家之人。故恐或有威恟反罪之事。百爾思量。計不知所出。但使趙希珩止其婚。筠於先朝。罷公州牧而歸。扶安倅則光世也。筠與之謀立璣。而持權。又庚戌年被罪下獄。辛亥正月。謫去。及其放還。筠家與光世對門。朝夕相從。敢作凶謀。渠性輕淺。妄佞。故臣得聞渠言矣。筠與悌男通謀。主遷都之議。讖書本文所無之語。添入曰。一漢二河三江四海。河者交河之謂也。使一國之人。騷擾思亂。而後仍以圖之云。此亦渠之所自說也。筠為公牧時。有設三營之說。謂食客沈友英。尹繼榮。李再榮。友英筠妻切族。而相親。情密。有同一身。一國之所共知也。筠嘗作序贈友英曰。吾友沈君云云。筠平生欽慕鄭道傳。嘗稱曰。賢人。渠之自選東人詩文也。取道傳之詩為首題。而并選友英之作。

癸丑後筠曰。吾有福。南下時盡持贈友英詩而去。欲入集中。而適會事出。吾則免禍矣。云。友英羊甲。皆筠之卵育者也。筠命字羊甲曰石仙。每曰當今英雄。所見惟有徐石仙云。則筠之網漏。豈非恠事。又曰賊之檄書。吾作而吾使友英不言吾名。遂以得免。每言李爾瞻之家。有蛇大頭。而永慶直哉之鬼云。不久必敗。及其變出之後。置身無所。遂乃投托爾瞻矣。臣於癸丑秋。問曰前何言使。大妃垂簾立璣。而今何言廢之也。筠曰。汝年少何知。末路之人。矢落處立貫革。涉世無患云。蓋筠不輕淺。臣必不得聞。今則渠亦悔之。必欲滅口而後已。乘機構禍。無所不至。又曰。吾若當權。而大妃聽政。則吾私為審食。其亦非難事。當為院相。從中決一國事云矣。筠之無賴。悖戾兇惡之罪。擢髮難數。而今則大論已定。雖無如筠兇賊之參贊。亦可以辦事。願覈筠謀議。欲立義昌及挾璣而垂簾之罪。青野漫錄

奇俊格再疏曰。筠之心中。以為殿下必不得大位。故專心於弘老。丙午年後。連婚於沈掩。掩之挺世。即金悌男之婿也。弘老之連婚於沈家。亦為悌男及璣也。而筠與弘老極力。故遂與沈家意合。而戊申年間。殿下龍飛。沈掩驚惶。自盡。人謂縊死云矣。友英筠之妻三寸。而光世之切族也。筠與友英相切。一國所共知。則實兩人一心者也。渠又主張沈尹之婚。而因臣不得成。故畏惡臣家云。同上不踏啓字而下。凝川

左叅贊許筠疏曰。臣自外還家。黑暗中有壯丁伏於籬下。將動手之際。馬後奴子覺之。叫曰有賊。賊逃出。聚里人搜覓得之。初稱文昌家奴。次稱政院宅奴。固問何政丞。則不答。捉送捕廳。昨日一善尉婢。請其放送。又稱毛衣匠。出入於文昌家者云。臣謂我獨當大論。仇人疾之。欲行李師道。害裴度之事。豈可聽人嗾而放之哉。大將等推諉至今。不為鞫問。其盤結權貴。有所欲為之狀。據此可知。臣以孤根弱植。力主去禍根之論。異議者欲殺臣久矣。今因奇家之怨。嗾呈兇疏。而李覺乃臣素不相善者。頃日所啓。自撰謀危君父四字。加於臣身。竊謂俊格之疏未下。覺何以預知。而遽加不測之名乎。臣欲就鞫對卞。而刺客橫行。欲先除臣。臣一死之後。無以雪臣至冤。大概自獻之必欲殺臣。乃欲滅口也。癸丑變初。西宮兇逆之狀已著。臣謂奇曰。此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豈可容置極尊之位。以滅人紀哉。奇曰。無為此言。金悌男昏弱。豈能為非常之謀。宮中咀呪。安知非宮人自為。而嫁禍於大妃殿乎。况友英之招無他言。而羊甲怒其橫死於應犀之計。欲貽亂於國家。故為此兇說也。渠輩雖欲為逆。孰肯從之。萬歲之後。正論若起。則為今日臣子者。雖在子孫。豈可舉顏乎。吾之外祖林百齡也。今人道乙巳之事。令我面赤。君勿為此議也。俊格之疏。臣不得知。俊格之學於臣。訓誨之外。與年穉之人。談及時事。猶且不為。况此兇疏云云。不測之說乎。渠若聽之。則何不早告。而乃發於渠父獲罪之日乎。請與奇自獻李覺等。下獄對卞。

云云。^上合啓奇俊格。以許筠謀危君上之章告變。實有其事。則筠爲大逆。搆捏誣告。則俊格亦爲大逆。既是逆也。則討逆之舉。不可一刻緩之也。俊格之疏。再上。許筠亦已呈疏自訟。而鞫問之命。尙此稽遲。俊格之疏。實出於自獻之所教。請奇自獻。俊格許筠。並命嚴鞫。得情。以洩神人之憤。答曰。徐當發落。^凝吏文學官李元亨。密疏入啓。

廿八日。前訓導金大河。疏請治奇俊格。誣飾呈疏。以害大功之罪。護軍李文荃。密疏救筠。不踏啓字而下。

戊午正月十四日。幼學金琢。疏討逆大義。至嚴且重。罪有關於宗社。謀欲害於聖躬。則雖以西宮之名位。尙不得保。況臣子謀逆者乎。奇俊格許筠等。謀危之事。係于大逆。則虛實之間。所當急急明覈。而廷臣尙不請鞫。請先治三司護黨之罪。次治廟堂勳戚。悞於權勢。莫敢請討之罪。

十六日。右相韓孝純。率二品以上啓曰。頃日臺疏。合啓奇俊格上變。許筠自明上疏。是皆莫重之事。終不可掩置。而當此大論方張之日。未遑他事。今因館儒所陳凶疏。既爲庭鞫。依前日臺啓。奇俊格許筠。一樣推鞫處置。^{時以館疏拿鞫元篋等故}十八日。幼學柳時榮。疏大諫尹詒等避嫌之辭。無非容護許筠之罪。請尹詒。林健。韓詠。朴宗胄。甘心護逆之罪。次治廟堂不爲連啓。有若塞責之罪。並鞫許筠。

俊格。從實得情。明施典刑。

合啓。討逆之典。不可不舉。豈可以廷請之日。掩置不問。請奇自獻。拿回。與許筠俊格。一時並鞫。以覈其實。答曰。凡徐當發落云者。將有處置之意也。自朝下此教。則未聞有一臺官上章催促也。今此俊格告變之事。必須詳覈而處。俊格乃告於十年之後。而俊格等既非逃躲之人。則自^野上當有量處。爾等與

大論。并瀆於調攝之中。果何意乎。孰主張是。極爲煩擾。^青二月初八日。幼學朴敏俊。疏概奇自獻陰懷異心。欲圖後日帝王之福。葬其妻於慶州百世君王之地。造其家於千年王氣未盡之地。其忘君護逆之狀。盡露於此。請遣御史審視。發塚毀室。仍斬自獻三父子。以戒人臣稔凶之罪。^{上同日記}

時廢論方張。而筠又與李爾瞻。賭勝相擠。^{大詳廢}閏四月初三日。進士郭瓔。疏略曰。臣聞奸賊臣爾瞻。締結景禧。有同骨肉。金吾將命得之其門。再三密語。不知何謀。而股肱重臣。陰結兇逆。况吾死汝死。汝死吾死等語。實出於景禧之口。而終始曲護。廢屈王章。生而不得正刑。死而使不得追罪。謀殺告變之人。欲爲報復之地。爾瞻之於景禧。有何所眷。而若是其曲庇也。近者西宮之論。實是莫大之舉。當初爾瞻實主張之。論罪之時。有曰。唐廟數罪。雖不可已。漢庭廢黜。蓋從寬典。其意蓋不止於直廢而已。夫何既主其議。欲逃其名。庭請之發。故示退托之態。削號之際。詐主依違之意。由後觀之。則

前之倡議者。非專意於討逆也。由前觀之。則後之退托者。亦非有意於全恩也。前後反覆。彼此無定。以臣觀之。爾瞻不過以西宮一塊肉。爲賣君利己之奇禍。使奇禍移於人。大名歸於君父。厭然掩跡。肆爾無忌。臣又竊聞。爾瞻恒與人言曰。密旨如此。吾將奈何云云。一傳二傳。萬口喧騰。道路皆謂西宮大論。自欲之。實非爾瞻所爲。欺君飾躬。儉巧罔極。臣恐當此不誅。將來之禍。有不可言也。布列要津。操弄權柄者。皆爾瞻之徒黨也。科舉用私之弊。雖爾瞻細過。而以國家求賢之舉。爲私門植黨之資。墜隕士風。傷害國脈。朝廷皆爾瞻之心腹。館學皆爾瞻之羽翼。脫有不虞。誰肯爲。殿下言之哉。尤所傷心痛骨者。自光陵來者。皆曰。益燁之構堂也。勒令齋郎。發陵軍及陵底居民。斫取陵木累百株。諸陵推此可知。方今經始兩宮。一木直一金。湖關役夫死傷相踵。而咫尺山陵。斧斤不入。今爲奸豎之所竊。構成釀禍之窟穴。樹木帶憤。山陵含悽。過者隕淚。設使移長陵一抔土。誰得以禁之哉。鳴島一境。畿內名區。祖宗之朝。屬之繕工。而爾瞻乃敢以所竊逆人之物。陰換公家之地。飛閣連雲。坐占形勝。島傍庸賤。結以爲官爵。所謂光陵叅奉。亦其一也。臣未知殿下方來將何以充爾瞻之谿壑也。臣伏聞閔仁佶奇俊格等疏。則投慶運宮書者。筠也。草耕俊檄者。筠也。通弘老謀者。筠也。是何一人之身。衆惡之集也。宜命拿問。明覈厥由。快定是非。以洩輿憤。而含容不斷。臣不識殿下何恤而莫之爲也。抑無奈爾瞻所障。

礙乎。嗚呼。前乎景禧。當刑而不刑。後乎許筠。當鞫而不鞫。使亂臣無所懼。而大義無所伸。始以大論欺殿下。終以退托瞞國人。及今不圖。則臣恐不至於欺之瞞之而已。臣聞君親一義。臣父頌在乙巳年。蒙恩爲齋郎。憤永慶當國。遂乃長往不返。入山杜門十四年。既老且病。氣息僅存。雖正臣罪。勿令老父坐之云。瓔豐基人。叅奉璫之子也。初嘗出入賊筠之門。累叅廢大妃之疏。其父大怒。逐出之。乃不得已。遂上此疏。爾瞻囚之禁府。受刑一次。仍發痘瘡。死於獄中。明倫錄

蘇鳴國辭連拿鞫。

十四日。主以奇俊格疏。下鞫廳。於是合啓。請亟命拿問。快施邦刑。十七日。合啓疏之未下。人未得見之。雖或有云云之說。重大之事。不敢輕易論罪。既下之後。悖逆不道。口耳不忍言聽之說。狼藉無窮。爲臣子者。不幸見此。罪人未得之前。安敢食下咽哉。請亟命拿鞫。罪人必得。右叅贊李覺。本以兇險淫悖之物。爲弘老腹心。幸免刑戮。復齒宰列。梟性不悛。虺毒猶肆。同氣引類。締結群兇。以鳴國爲獬狗。以郭瓔爲嚆矢。潛聚盲思之窟。欲逞空國之計。做出傳播密旨。退托大論等語。作兇疏。上以陷君父於不測。下以害忠貞於罔極。奸謀未售。兇札先露。昨者瓔賊承服之招。又以覺爲諸長之首。請亟拿鞫。按律。以快神人之憤。

禁府啓曰。臣等伏見十四日下鞠廳奇俊格疏辭措語。皆是犯上大逆不道。極兇極慘。不忍言不忍見。不覺骨寒而髮豎也。所言若是。則許筠當伏大逆不道之律。若誣告則俊格當伏不道之律。推鞠卞覈。不可晷刻少緩。故其日不待密匣之封。輕先啓請拿問。拿命不下。至于三四日。尚且寥寥。臣等竊悶焉。答曰。知道。同上

二十九日合啓。許筠天地間一怪物也。投書慶運。萬端逆狀。已發於閔仁信之告。締結弘老。謀害東宮。又出於奇俊格之疏。筠所負罪名。乃今日所不共戴天者。初春二品之庭請。近日禁府之別啓。皆出於此臣焉。負此罪名。則斬其身猶不快。食其肉猶不厭。而渠敢乘軺率邱。辟除道路。有若尋常宰相。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設若於渠。無是罪惡。則不待言官請鞠。自請就獄。期於卞明之不暇。而不此之思。反欲得容於覆載。巧免顯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托大論。圖逆奸計。士類未免見欺。諸生俱陷術中。前後疏章。渠自製以給。以一國共公之論。爲自己立功之地。上以熒惑君聽。下以交亂朝廷。公卿大臣。使不安位。恐喝三司。欲其聽命。垂成之論。因此復擾。正論之人。將被反噬。廢黜是何等論議。亂逆是何等罪狀。而乃敢聚徒誘利。欲主大論。堂堂國家。豈容此一恠鬼。任其擲揄變幻。至此極耶。况筠一生所爲萬惡具備。亂常瀆行。無復人理。興妖造讖。乃其長技。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至於未對卞之前。喉儒呈疏。敢請赴遼。其心所在。明

若觀火。請筠及仁信俊格。先削職名。同上

刑判許筠包藏禍心。欲先立功。專擅國柄。丁巳回自京師曰。中原有林居謾錄。

而宗系之誣。至今未雪云。光海聞而驚惑。卽令逆筠委往申卞。筠多載金寶。似

往似來。僞署彼此御寶。定棄回報。光海大喜。大赦設增廣。而百僚朝賀上尊號。

沈相喜壽。知賊筠之情。謂同僚曰。前於己丑。己盡昭雪。不知今日。又何卞誣。賊

筠甚啣之。搆誣沈相斥逐之。沈相出門潛然曰。出官非是棄官歸。回首江山何

處依。欲買小舟。無片價。傾箱惟有舊朝衣。續雜錄

時都城洶洶。朝野喧傳。以爲內難非朝則夕。擔負出城相繼。因掌令韓明勗所

啓。拿鞠河仁俊。乃引筠。筠一一納招。托稱廢大妃。仍犯闕之謀也。逸史

筠行身妖邪。居喪狎妓。叅禪拜佛。有駭瞻聆者不一而足。晚年投身大北。以金

闔辛光業爲腹心。如河仁俊黃廷弼李國樑徐尙顏南正燁等。輻輳其門。十百

爲群。奇譚錄逸史

許筠草堂曄之子也。早年作讖記秘傳于世。皆兇慘之語。文章獨步一時。而輕

薄無行。見棄於士論。沈滯下僚。光海政亂。附會爾瞻。蟻蝨宮禁。驟躋參贊。遂生

不厭之心。戊午年間虜警初作。天下兵動。我國逼近建州。人心恟懼。筠詐作告

急邊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日當發。恐動城中。每夜使人登南山呼

曰。西賊已渡鴨綠。琉球之人來藏海島。城中人能出避。則可免池魚之殃。又作

謠曰。城不如野。野不如越。又懸燈松間呼曰。欲生者出避。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人戶十空八九。使其黨河仁俊。曉見持平韓明勗曰。有匿名書帖崇禮門。必有兇賊俟隙者。時天尚未明。難見文字。明勗心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壁書。則果如仁俊所言。乃請翰仁俊。仁俊與其黨玄應旻。一一引服。筠及黨與皆就獄。爾瞻恐翰筠。則辭連於渠。以為仁俊等皆取服。更無可問之情。直斬于市。荷潭錄

八月二十四日。許筠河仁俊金胤黃禹經邦玄應旻伏誅。二十六日。李廷弼等伏誅。金宇成李國樑皆孥戮。朴夢俊亦死。癸亥反。正棕金闔杖死。辛光業元悰李荳等遠竄。注皆斬于市。肅宗戊午。兵判金錫胄啓曰。故左尹臣金闔雖叅廷請。逮獄時既無端緒。又死昏朝。與癸亥後正刑罪人有異。職牒還授何如。依允。

深河之役未己 金應河 遣使辨誣 虜據遼東 毛文龍入椒島

沙河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難。有殉國之忠。奴兒哈赤乃走東方。漸北侵張海邑。失諸酋蠶食之。時送所掠漢人。自結于中朝。居頃之。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貢夷馬。且述父祖并死兵火。萬曆十七年己丑九月。加奴兒赤

龍虎將軍。既竊名號。耀夸東夷。勢愈強。控弦數萬。壬子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侵兀刺諸酋。戊午四月。潛入撫順。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摠兵

張承胤。副摠兵。頗廷相。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丙子錄。丁巳。建州奴胡。陷遼界撫順。清河等堡。楊鎬經略遼東。有聯絡朝鮮之命。撮要。朝廷遣弘文館校理李珩于經略軍門。探聽軍機。又以朴鼎吉赴京定奪。日記

戊午七月。天朝徵兵我國。汪軍門總督汪約四萬兵。楊經略鎬以為朝鮮兵馬

金若石
向平古

天子徵兵本國。以助楊鎬。鎬又移帖曰。北關金白二酋。金若石白羊古尙且備兵馬一萬。扼虜之喉。而貴國豈難於拊其背乎。或者數萬難遽發。一面難獨當。預選一萬精兵。兼備旬日糧糗。出境以候進兵。云云。軍門汪可受檄文繼至。差賀節使。陳奏本國南邊有豐。軍兵不足狀。帝降勅使速發兵從征。以成蕩平之烈。錄月撮

姜弘立

李恒福在北青。聞虜酋犯遼廣。皇朝徵兵。而朝廷不許。且覽汪可受檄我國文。泣曰。自此國其不復競矣。為之傷惋。幾至氣塞。白沙狀。七月。於是朝廷以叅判姜弘立為五道都元帥。忠清全羅五道平安兵使金景瑞。改應瑞為副。八月拜丁好恕留關中。李民寯李挺男鄭應井為文武從事。發五

敬亨紫巖文集、李氏家藏書、寫本一冊、中、建州方見、錄書、及、李兄弟之遺文、耳、耳、耳、

道兵二萬餘人赴平安道。慶尙江原二道境上犒軍各給資木布十五疋。布則收軍設科得三千添送西邊。先是許筠唆人上疏此時人心不測必有倒戈之變飛語洶洶弘立再辭元帥之命不允催促發行自辟從事鄭遵南以雄未蒙啓下臨行不得已以遠外孤蹤充數。日錄中

九月行到平壤朝廷以平安監司朴燁分戶曹叅判尹守謙句管運餉十月守備于承恩來督我軍元帥馳進昌城。

時提督劉綎陣寬奠去昌城八十里羽書旁午。日錄中百檄召我軍銃手五千名已未正月奴犯北闕楊鎬令劉綎陣亮馬佃。去昌城百

弘立馳往廟洞亮馬佃別令景瑞率三營將前往時雪深數尺十六日經略以奴賊退去令諸軍回陣送銀三千兩付提督親到昌城班給軍士。日錄曰劉

城試砲射弘立設宴以待留一日還。日錄中楊鎬移文索銃手欲使教鍊軍卒弘立送平壤砲手四百名。同上

二月楊鎬會諸將於遼東商議分三路進兵西路摠兵馬檄杜松中路摠兵李汝栢東路摠兵劉綎約以三月初一日齊集虜城下。日錄中

弘立定議出師中軍前僉使吳信男從事官軍器副正鄭應井前郡守李挺男別將肅川府使李寅卿折衝李掬昌城府使朴蘭英折衝柳泰瞻折衝申弘壽

楊鎬軍也
弘立亦師也

嚮道將阿耳萬戶趙英立。以上屬都中軍虞候安汝訥別將折衝金元福折衝黃德彰軍官韓應龍金洽嚮道將河瑞國。以上屬副中營將定州牧使文希聖中軍江西縣令黃德諤左營將宣川郡守金應河中軍永柔縣令李有吉右營將順川郡守李一元中軍雲山郡守李繼宗連營將清城僉使李積分作十營

明對曰四面
進勢一之大

劉綎對死
善以三賊

時楊鎬徐待雪消更定師期決策分四路馬檄率遊擊麻巖丁碧都司竇永澄等攻其北由三坌抵二道關敗績僉事潘宗顏竇永澄麻巖死之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趨潘陽攻其西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半渡賊萬餘忽遮擊松血戰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劉綎從掠馬佃趨寬奠都司喬一琦督我國之衆萬餘兵率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從事官李民寔武將文希聖李一元金應河等攻其東綎從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初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衆遂潰綎及劉招孫喬一琦並死之我將金應河力戰陣沒。日錄中烈錄元帥姜弘立以下全軍投降奴賊盡殺我軍只留若干將領李汝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趨清海攻其南汝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超擢熊廷弼代楊鎬遣綎騎逮治楊鎬竟死獄中是年五月奴兒哈赤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丙子錄羅

二月十九日左右營渡江二十二日元帥渡江二十二日中營渡江二十三日

之後未及再藏。賊騎已入陣中。瞬息間兩營皆沒。宣川郡守金應河、雲山郡守李繼宗、永柔縣令李有吉、右營千總金堯卿、吳稷、左營千總金佐龍皆死之。左營千總申忠業得脫走去。右營將順川郡守李一元脫身走入中營。日錄

賊遂進兵逼中營。弘立令軍中整齊以待。日錄

弘立初所遣通事河瑞國等一藩胡隨。至陣前連呼通事。弘立即令通事黃連

海出應曰。我國與爾本無讎怨。何必相戰乎。今此入來迫不得已。汝國豈不知

之乎。賊遂與往復議和。請見將帥議事。弘立令出身軍官朴從命。一作往見賊

又請見大將面議。金景瑞脫甲改着豹皮衣。往見賊酋。酋饋酒饌。初更還營。時

同宿。瑞云。天兵劒傷者十餘人。投入中營。賊督令出送盡殺之。龍崗砲手金忠男

時文希聖手創未愈。臥東壁內。但見黃連海朴從命往復而未詳何辭。及見景

瑞率兩騎而出。驚駭三呼曰。此行胡為乎。景瑞不答而去。日錄

初五日曉。又請見元帥。弘立着綠道袍毛冠以去。未還營。先遣旗手使我兵盡

解兵器。即令元帥以下皆許騎馬。我軍在中。賊鐵騎擁迫而行。如驅羊然。龍崗

所招金忠男

圍行。所過都督諸將戰敗之地三十餘里。僵尸如麻。仍見浙兵數千。登山據險。

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軍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仍以鐵騎

蓋戰敗奔散之軍也。胡騎馳突以上。瞬息之頃。廝殺無餘云云。姜弘立勝

一琦語人曰。貴軍如此。我雖同去。必不得免。附一書使傳其子。即墮崖死。中密啓

行二十餘里。到日可時止宿。初六日到家。哈嶺。到虜城外十里許留住。上

金應河字景義。鐵原人。乙巳武科。身長八尺餘。膂力過人。射藝絕倫。氣岸軒然。

動止安閑。絕武夫麤悍氣。飲酒數斗。亦不及亂。名臣

己酉為湖南朴承宗軍官。時丁國恤。朴申飭所管。勿近酒色。帳下諸人。鮮能體

行。而獨將軍律已謹嚴。晝習騎射。夜讀兵書。朴益愛重之。名臣

深河之役。與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識印信。授郡吏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

佩往云。名臣

初公領左營兵。隸金景瑞軍。至富車嶺。諸軍輕進失利。公以手下兵三千策馬

擺陣。陣既成。告弘立曰。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弘立使右營將李一元相助。公謂

一元曰。我軍若不據險必敗矣。一元不從。賊數千騎橫截兩陣間。一元遁去。既

而賊六萬對陣一里之外。抽發精銳直犯其前。公以砲手一時放丸。賊兵退却。

如是者三。俄而大風忽起。烟塵四塞。砲矢不得發。賊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公

手弓腰劒。獨倚柳樹下。矢不虛發。中必疊雙。賊屍成堆。公擐重甲。亦矢集如蝟。

不能穿。矢既盡。手劒擊賊。大罵弘立曰。爾輩愛身負國。不相救也。劒亦折。張空

金元功

拳猶益自奮。有一賊從後投槩。遂仆地而絕。猶握劍柄不捨。怒氣勃勃。賊相顧愕。貽不敢遽前。弘立等降虜。虜酋使瘞兩陣死屍。公獨不腐。劍柄猶在其握矣。

○金應河墓碑

我軍踰牛尾嶺。元帥營在嶺上。左營在嶺下平地。翼日平明。見敗軍帶創流血者來投我軍。譁左營戒陣勿納。敗軍俄而虜大至。先犯左營。應河環設拒馬木於陣前。分隊放砲。虜騎阻不能突。而屢進屢退。時弘立以全師在嶺上。左營蜂午告急。而熟視不動。虜多取敗馬連屬之。鐵騎隨馬後。以兵器驅馬。馬奔逸決拒馬木。左營砲發。虜前者顛。後者蹂躪而進。左營兵單不能支。師遂亂。應河失馬步。就大柳下射殪甚多。虜兵墻立林列。而應河所立百步之內。常廓如也。數食頃。虜亂進。而應河死矣。金麗奇所傳定齋集

初應河行未踰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未可踰嶺。蓋姑止斯。應河以為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果敗。或曰神蓋先告。而應河死志已決矣。定齋集

或曰應河矢盡。方顧左右索馬將走。左營軍校池得男。先已竊騎。公善馬。逃還。公遂沒。公子孫訴繫得男獄。將殺之。邂逅得免云。應河持一劍一弓。獨當四至之虜。其必死無生。不待矢盡而後知。及已至此。又非走之所能脫也。子孫之誣其親多矣。同上

公體貌魁偉。能一食大牛脚。尤善射。未嘗虛發。宣川人有戍北道。得胡馬絕蹀

者。公騎以馳之。自於馬上。盡脫兜鍪。棄鞵而投之地。跳下馬。一一取之。復跳上馬。其勇健如此。宣之軍民。既服公之能。國俗素輕建奴。皆奮曰。墨綽俗號建奴可芟夷之。歸策功耳。故非老弱。悉從公行。以此宣民之死為多。定齋集

軍保通引金鐵賢。隨公。方倚柳而射。一軍皆散。鐵賢獨守不去。伏公甲裡。給矢。矢盡。鐵賢呼曰。矢房空矣。公顧歎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義與將軍同死。請與將軍俱伏一劍。以明小人之不去。遂與俱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龍灣立祠。畫鐵賢於其側。同上

朝廷贈領議政。建廟龍灣。畫公像。丙子之亂。虜焚其祠。宣民皆願為公俎豆於宣。莅府者畏忌。竟不行。朝廷記金將行蹟及挽詞。謂之忠烈錄。行于世。朴鼎吉詩曰。百丈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滅匈奴定不還。

定齋集續雜錄

胡人相言。柳下一將。最勇善射。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名臣錄孝廟朝。公弟應海。辭連逆獄。上曰。此應河之弟。必不負國。即拜北兵使。金將軍墓

神宗詔封遼東伯。賜妻子白金。墓碑遣差官祭于龍灣館。皇帝若曰。邦君御史。越爾虎賁百尹。惟東藩許國臣。金將軍應河。舍生取義。朕心所嘉。比厥死者。贈以上爵。嗚呼。徂茲北醜。越蠢南牧。率爾獯人。有指疆土。矧朕卜吉。敢不于征。督朕

元戎越爾友邦大旅奉將天討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全師大北狡虜乘便諸將投生將軍效死將軍之義寡人嘉之將軍之死寡人恥之嗚呼內則中國外則夷狄修攘得道夷狄率服修攘失宜夷狄猾夏寡人罔念味耀一德觀兵萬里驅朕將士血肉氈境寡人恥之民心罔常惟惠是懷撫之后我虐之讎我寡人不避上拂天心下乖人意輕舉大事怨起轉輸遂致將軍獨戰無救寡人恥之丹忠誰效白骨誰收堂上鶴髮望斷倚閭閨中寡妻石化山頭朕甚痛之雖然寡人之恥恥而無補將軍之死死而有光秋霜大節白日精忠足以扶萬古之綱常標萬古之人臣明萬古之大義愧萬古之奸諛將軍雖死於一敗不死於萬古嗚呼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猪無臣將軍不死寡國無臣忠臣烈士何代不有忘身殉國如子者誰純剛一氣磅礴萬古將軍是受以為將軍是知三軍可奪匹夫難奪五嶽可動一節難動向使黃鉞丹誠皆是將軍將軍何死於敗衄寡人何辱於虜酋嗚呼忠如將軍勇如將軍智如將軍獨立無救寡人之罪也崇德報功古有其典褒忠旌節今獨不然肆朕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謝其妻孥贈以東伯表一寸之朕誠慰九原之忠魂錄續雜世謂金應河之死明追封遼東伯妄也忠烈錄所在諸人誅傳皆無是語明人作忠義錄曰朝鮮將官金應河等與恤典可見也有村儒擬作追詔文甚俚劣趙慶男記之遂以傳訛宋時烈作應河神道碑遂儼然稱遼東伯可惜夢嚙集○此

建州即七期
新之之

應河倚柳樹下射賊仍死其下故奴賊名其樹曰將軍柳逸史奇聞四月虜酋移書請和送武從事鄭應井軍官許依李長培金得振景瑞子通事河瑞國等以來胡差小農耳等二人留在滿浦越邊以待回答其書曰後金國汗奉書于朝鮮國王云云天命三十六年月日云云而文理不續姜弘立亦附密啓以來日錄○恐有中差官梁諫與河瑞國同往虜中虜酋令彥加里大海劉海等延於中路出見文書文書若好則推牛設宴若不好則只供鷄鴨云外村分置軍卒聚會城中將付於差官之歸及見答書以為不好軍卒還出外村差官令寓於城外弘立謂小農耳曰我國文書措語與唐人不同恐有未盡解見處也奴酋聞之使阿斗彥加里大海劉海等會于弘立寓所請一一解釋始令差官移寓於弘立所寓近處日錄中時命大提學李爾瞻制答胡書爾瞻疏辭略曰降虜賊應井持胡書入來人皆謂殿下震雷霆之威奮正大之義斬使焚書奏告天朝而反以羈縻之策下詢于備局夫和者兩國相好之謂也或稱以婚媾齊之於吳漢之於匈奴是也或托以兄弟宋之於金是也今者建奴逆天犯順建號稱朕僭亢無忌我國既不可以婚媾兄弟為名則渠將以北朝自處責我以世事上國其果為交隣之比乎為和之說者以為兩帥敗衄虜勢益驕若不講和則鐵騎長驅是大不然

天朝之覆育我國無所不至。宣諭建酋，勿使侵犯。非止一再，則我國之有所恃。渠所慣知。今此求和，必欲使我獲罪於天。見絕於父母之邦。然後操縱擗闔。當在渠手。不幾於楚之羣臣。見買於張儀。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者乎。臣一心殉國。所許者忠貞。所期者名節。忝文衡之任。殫翰墨之技。其於事大之文。交隣之書。絲綸之命。讚頌之作。莫不焦思悴神。六年于茲。若交趾之草檄。頡利之露布。臣竊比於古人。至於奪其本性。拂其素心。負天朝忘宗社。陷我君父。辱我臣民。做數行之文字。致一言之喪邦。則臣寧割指斷腕。毀硯焚筆。而不敢從命也。此書所關。非但臣之身名污蟻。我國二百年事大之誠。至此掃地。三韓文物。至此左衽。列聖基業。至此將絕。生民倫紀。至此將滅。天地之閉。山河之羞。尚可忍言云云。答曰。卿以一張箭子。能禦長驅之賊乎。續雜錄

己未之役。光海與爾瞻密教帥臣弘立。觀勢向背。使虜勿為移兵先擊之。弘立等以其有所受教。故遇賊初不力戰。全師降虜。而金應河獨奮然不從。別出其節義。以詔來世。固無不可。而然自朝家廣求詩篇。勒成一冊。至令訓局刊布中外。仍以流入中國者。其意不全在於褒其人之節義。而實欲掩其密教之跡。故爾瞻之敢上箭。亦原於此。可勝痛哉。東里小遣梁諫緝探形情。備咨遼東。帝降勅宣諭。撥揚賞功銀一萬兩。熊經略差官袁

弘立投所
同了說

見龍賚到攷事撮要

平安監司朴燁

答胡書遣軍官梁諫書曰。朝鮮國平安觀察使朴燁。奉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惟我兩國。俱是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茲。不圖近者。建州與天朝構釁。兵連禍結。以致生民塗炭。四郊多壘。豈但隣國之不幸。其在貴國。亦非好事。天朝之於我國。猶父之於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從乎。大義所在。不得不然而事在既往。今不必言之。來書曰。以若犯大國。青天豈不監察。此心足以保有世業。而永荷天休。自今以後。復懷好音。偕至大道。則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兩國各守封疆。相修舊好。豈不美哉。學官朴希賢所述五月。梁諫自滿浦渡江。踰萬遮嶺。轉達建州。胡酋見答書。與諸將會議。第三子曰。朝鮮與南朝同父子。而且無送物。當殺其將士。因舉兵以擊可也。長子貴永介。即怒而起。酋呼問之。答曰。與南朝相戰。不可不與朝鮮相和。陣上之約。不可負也。酋曰。當從汝言。差官之來。無一送物。酋之妻妾及諸將。無不失望云。我軍卒之分處城中。外村者。今此差官之來。不為許送。故一時逃走。不知幾箇生還。聞於中途。被捉見殺者甚多云。姜弘立別錄日月錄奴酋八將。一老酋姓崔。癸丑生。二貴永介。奴長子。三多乙。含所吐里。奴弟。小乙可赤。長子。或名阿未羅。四亡哥士。奴次子。五弘太市。一作時奴第四子。六豆斗。奴長孫。七所道里。奴侄子。八阿斗。奴從弟云云。上同

萬遮嶺

奴酋八將

姜弘立密啓

七月。梁諫還。胡差又持書來曰。今日之事無他。不事南朝。子子孫孫。永結盟約。踏印國書。使高官入送。則當留其人。而亦使我國人。直送貴國。與貴國政丞。刑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歃血爲盟。後元帥以下軍兵。盡爲出送。各棄弓矢。只以一鞭往來。如前開市云。錄。日月

十一月。姜弘立密啓。八月。奴酋破北關二城。金苔石自焚死。白羊古出降。今方約蒙古。聲言共犯遼廣。酋之子亡古太弘。太時言。不可置朝鮮。而先攻遼東。酋聚諸子諸將。逐日謀議。而例甚秘之。但聞牛毛寨。萬遮嶺。兩路近處部落。造作長梯云。胡將日加大。乃北道藩胡。而酋所親信者。言朝鮮之事。我已知之。前日忽溫攻潼關之後。始與之和。優給祿俸。今之和事。非我兵出去。必不成云。或無衝突邊上之虞云云。

光海令備局。以亟發大兵。堅守寬奠。東江事。速爲移咨經略。入送譯官。別人情優給。又速令弘立等。母妻叔侄。密通和書。女真貪婪。非貨賂亦難行計。俾弘立家備送。使之款兵緩禍。

以李時發爲贊畫使。使之往聽張晚節制。先是三月。以兵判張晚爲都元帥。禹致績爲平安兵使。兼副元帥故也。錄。日月

大舉武科。是時邊事日急。咸聚京城。事勢緩退。故分送承旨于八道。設場取萬餘人。榜號萬科。光海日記

遣使辨誣

遣辨誣使李廷龜尹暉等朝京。己未冬。朝京使臣報翰林檢討徐光啓。搆本國皇朝疑我通虜。將遣使監護。光海大憂之。將遣使自卞。教曰。此時何拘常規。庭請不參。雖曰有罪。今此卞誣。必須擇華國手。李廷龜可差。陳奏使庚申夏。至京師。附錄。沙集尹暉爲副使。庚申六月二十五日。葉序班世賢來言。卞誣勅書。分定於翰林錢象坤。而方閣老曰。朝鮮文獻之方。觀陪臣呈文。亦皆詞翰之人。此勅書不可尋常撰述。乃於內閣招兵部尙書黃嘉善。禮部侍郎孫如游。侍讀學士韓爌。及錢象坤。再三潤色。始爲撰完云。天月沙集。朝事受勅一節入。使臣典故

勅略曰。朕惟大恩不畜小嫌。孚在形跡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居聽睹之先。惟爾朝鮮僻處東隅。世遵箕範。惟我夙推心腹。肆爾世濟忠貞。憤茲奴酋棄信。速禍寧俟戒嚴。輔車乃奮。同仇之愾。况肯觀望。蚌蟻轉懷。兩祖之私。倘以道路傳諜之言。輒爲投杼。差胡往來之跡。不釋飲弓。爾固何堪。我亦安忍。原無陰翳。詎待覘消。矧夫上兵伐謀。豈必焚書。斬使弭謗。不辨無用。泣血剖心云云。同上

既受勅。會神宗崩。廷龜呈文禮部。乞叅百官入臨之列。閣部諸官嘉其意。許之。工部製給衰服。有不中度者。又呈文請改。遂隨班行成服禮。又詣文華殿。叅勸進皇太子。又叅進香祭。新皇帝登極。叅賀班。皆非外國使臣。所當得也。月沙詳。諡當加抄入。

登極日未行禮前。天忽陰洒雨。千官避雨。分入於殿廊門簷。廷龜等與諸官雜立。內官等爭來見之。問姓名。廷龜渴甚。令譯求水。坐傍有白髮老官。送茶一碗。乃順天府尹也。文華門上有御座虛位。廷龜進而賞翫。則守者欲止之。傍有大官。謂守者曰。此乃朝鮮使臣。許觀何妨。手開黃袱而指示。問其官。則尙寶少卿云。同上

廷龜在燕京。文人學士多求見文藁。左諭德汪輝。令葉世賢求見公家集。辭不獲。錄示道路。紀行詩百餘篇。汪見之大喜。自爲序付書肆。鈔梓。名朝天紀行錄。及還。權奸喉臺官劾之。月沙府啓李廷龜等。今此赴京。將其私製。求學士汪輝。序。柳汝恪。效廷龜之所爲。而亦以渠科場之作。又求序汪輝。俱開刊於館中。廣布于中原。廷龜不以拙詩之見褒爲恥。及自鈔梓而銜醜。又序汝恪之文。有并驅中原在於此等語。此則愚劣妄發之甚者也。當此疑訝之日。中原之人。必有大駭執言者矣。他奸人托辭印布私製。有所媒禍之患。未必不由於此也。豈不大可懼哉。廷龜以悌男親切之人。不參廷請。顯有黨惡之罪。而罔念 聖上生全之盛恩。反欲誇張已作。身爲將來啓亂之首。請拿鞫定罪。汝恪以兼風憲。不能糾察一行。反自效尤。請罷。

傳曰。今此下誣之事。百僚稱慶。而兩司以不急之論。狙擊有功使臣於未迎勅之前。使莫重大論。歸於狼狽。予竊恠焉。李廷龜與悌男。雖或知之。豈有黨逆之

理。所論過矣。李廷龜柳汝恪。並推考。

廷龜止延曙不敢入。光海屢促之。臺啓遂姑停。光海郊迎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下積誣。抑可謂使乎使乎。月沙

時承宗爾瞻。角立相軋。承宗欲藉廷龜重名。每請收用。辛酉拜工判。提學爾瞻

益怒。喉兩司以前西宮事。劾請圍置絕島。啓入留中。壬戌二月。按察使梁之垣。

以監軍御史來。備局言。此時僨臣。無過李某。而方在待命中。不敢啓請。光海卽

下教責兩司曰。悌男之爲若德久矣。凡有陷人之計。必以悌男爲機。穿語不新

奇。聽亦疲勞。此言訖可休矣。李某重臣也。先王嘉其有華國之才。擢授文衡

之任。快下應泰之誣。逮予嗣服。朝天敷奏。動被皇恩。有事則起用。事完踐踏。同

朝之義。是可忍乎。後必有悔。兩司卽停啓。月沙

庚申八月。文希聖李民奩李一元等。自胡中持胡書出來。日時奴賊欲通好我

國。留弘立出送希聖等。後皆收用。丙子

仁祖己巳。兵判李貴。以文希聖爲慶尙右兵使。府啓文希聖。以防禦使。領兵出

征。不思金應河之效節。反與弘立等而投降。其偷生辱國之罪。不可勝誅。而國

家無法。尙保腰領。今者至授節鉞。不可使聞於隣國。除目一出。輿情益駭。請罷

不允。

府啓又曰。寧邊府使李一元。敗軍降賊。甘受參養。幸得還俘。而虜人視此輩猶

還俘傳の事
還つた和と
還つた和と
還つた和と

柳中口録

燃藜室記述二十三

三〇〇

奴役也。今者至授西路重鎮。虜若聞之。其謂我國有人乎。請罷不允。凝

李民寔字而壯永川人號紫巖庚子文科監司時虜欲通和將出送被拘將官三人大海等來柵中以五木牌書五員姓名編

者在柵中使卒胡頂戴祝天拈出三牌即希聖等三人名也遂出柵中只餘兩帥及吳信男朴蘭英及通事奴子十人而已

庚申冬天朝遞熊廷弼以袁應泰代之錄日月辛酉二月經略送差官陳一敬收銅鍋一萬而去錄日月

二月初十日奴賊動兵三十日陷瀋陽十九日夕陷遼東袁應泰自縊鎮遠樓文武官員或逃或自殺二十七日屠殺陣中軍兵七八千曾因有據遼東之意其妻子盡令隨往云密弘立

義州府尹鄭遵使譯官崔屹往探鎮江則城中男女盡皆潰散游擊祝世昌帶家丁三千餘獨守空城歎獻言天不助順有此慘禍使廷弼尚在安有虜馬之南牧耶

皇朝復以熊廷弼為經略錄日月李時發狀言避亂唐人席捲出來自玉江至麟山上下島嶼扶抱號哭云云虜酋移書我國言過江漢人不必納之盡數驅回云云時賊兵分屯遼地招集遼人遼人或挈家人還入

賊得遼之後不殺一人盡剃頭髮如前農作云云陳一敬在義州聞遼城陷斷酒食蔬自言陪詔使乘船還國聞鎮江所報家眷逃脫不信曰此必祝游擊誘我欲同降也罵詈不已及其子婿出來且聞家眷依舊永芳特加存恤遂欣然投虜而去

時唐人奔波各持馬蔽江爭渡投我蘭子島威化島自言永芳差人招脅剃頭要殺不順軍民我等死生不足顧一番剃頭便作獃子他日官軍不卜真假而勦滅死當為冤鬼以此不得不來投頃刻之命云

四月寬奠叅將王紹勳到鎮江召募鄉兵屯守移檄請援於我遣遼右生員王一寧李成圭等來又付書劉翰林五月到京檄有曰朝廷素稱守義之邦尤堅事大之志與虜酋勢不兩立與遼左相為唇齒遼左既危發兵十萬與鄉兵合勢共進則可轉危為安云云一寧又私語鄭遵曰奴賊搬運玉帛顧戀巢穴誠及此時得兵數萬虛張聲勢以奮義之士逐思歸之奴遙逼遼東潛通廣寧相應挾攻則可見虜騎之遁云云

五月李永芳以百餘騎渡江至玉江堡搜索唐人百餘名盡殺之萬戶邊溢遁贊畫使李時發執溢斬之永芳退入鎮江移書恐喝自稱大金國駙馬王叅將韓功宗遊擊李汝楠率男婦九十餘人投義州移置龍川彌串等地欲以船入送中原

六月皇朝詔使等從水路歸朝一行二十二艘過遼界旅順口遇風波十一隻所載卜物盡淪云。

十月熊廷弼大破奴賊於三义河酋之二子死焉。

十月以韓浚謙為五道都元帥西下開府中和時遼廣已陷中外洶洶將出元帥廟堂以為非浚謙不可遂自謫中叙拜。

十二月令三南抄勤王兵各三千餘兵監司兵使各點送一齊赴會水原翼年春罷陣。

毛文龍入

遼東之陷都司毛文龍山東人脫身來在義州收邊民得數千人號召漢人之避兵我國者襲擊鎮江九連城之賊將倭養正虜怒之來喝本國大索文龍辛酉

皇朝授毛文龍遊擊之階招集遼民來駐龍川鐵山宣川朝廷遣正郎李馨

冬賊密探文龍所在以奇兵數千潛渡江突至宣川龍子林畔文龍與馨遠

脫身南走虜兵至郭山逢漢人則無論老幼皆斬之而還所過數邑彼此相視

不犯荷潭錄然空錄川鄉校位板亦被燒毀時文龍猝然遇此計無所出府使李尚吉極力藏護俾得脫免後文龍據檉島

作弊尚吉為平伯雖於驕暴之際待李則極厚故朝廷頗賴且此時唐人之被

擄者虜令跪坐受箭一箭不斃則使之拔箭來納唐人自拔箭拭洗跪進賊又

射之許多唐人雖知必死而一承指揮至死不敢誰何猶恐不及如失魂之人

目見之慘不忍言尚吉乘機濟活者頗多日錄文龍乃收召漢人設柵于蛇浦通山東物貨糧餉人戶萬餘又設柵于檉島互

相往來漢商輻輳于檉島人戶甚盛荷潭錄壬戌春正月我國不欲見惡於奴虜未嘗助兵天朝至於避亂唐人亦不許接

毛遊擊董水兵思復鎮江因請兵于我國而亦不快諾王妃柳氏以諺書陳疏

曰竊見春秋隣國有患莫不相救况於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

事則感淚自出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

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

痛悶罔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意盡為歸虛矣使臣譯官等厭避何可計乎云

云且以私書付兄希奮等極言朝論之失且勸令力陳事雖未行朝野賢之雜錄

二月以韓明璉為平安道巡邊使兼龜城府使日錄三月胡書來大金國汗書與朝鮮國王云云語多悖慢聞四月天朝遣梁佑梁撮要監軍本國仍賜銀二萬兩補軍需朝野監軍御史梁之垣領兵四千奉勅來宣要令我國協同毛將發兵恢復遼瀋而

兵終不出之垣被叅還撮

七月以金完爲平安防禦使。

九月潛送文希顏于虜中虜酋不受贈遺不報國書恐喝多端希顏見弘立而

還朝野記聞壬戌九月皇朝陞毛文龍總兵都督賜尙方劔璽書仍開府于檉島號東江鎮

水路朝天

遼陽之陷朝天早路絕詔使劉鴻訓由海路歸我國賀使亦將由海路入朝故遣譯官咨會山東登萊各衙門請開海路撮庚申陳慰使李必榮朴彛叙等由水路出來彛叙飄風不知去處辛酉二月義州府尹鄭遵啓曰進香使臣李必榮陳謝使臣朴彛叙在道逢變未知死生若在三义等地得聞賊報必退入廣寧然則可得生存云云錄日月檢詳朴簞請備舟中一卒隨使入燕朝廷不許特拜整理副使督治舟航簞行到宣川裝送華使請解職以俟之未幾我使返聞彛叙船敗不還恬軒集

陳慰使朴彛叙進香使柳澗書狀官鄭應斗由海路歸相繼淪沒進慰使康昱卒于道中惟進香使李必榮書狀官李祇先得歸撮載船亦敗沒所

論劾李爾瞻等

中北與大北相攻

辛酉二月登極使劉鴻訓楊道演等來以禮判李爾瞻爲遠接使。十八日答禮判辭筭曰此獄初出於刑官之手而事係闕內咀呪命移禁府者所以重其事也近因予病雖未連鞫其明慎按法惟予在焉豈待卿言也且此咀呪之變非但內殿爲之自上所御殿內及熙政堂庭大內處處作孽此豈尋常之賊乎讒賊之說有何所據願聞其詳於是爾瞻回啓曰所謂讒賊國人皆曰失志奸人因此獄事搆臣罔極云故泛於讒賊及於筭中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此之謂也。閏二月初八日幼學申之益疏略禁府王獄也非有關係宗社國家則不得囚於王獄臣不敢知言爾瞻之罪者有何關係於宗社國家之罪而乃敢治之於王獄乎爾瞻於頃歲敢爲詐筭請殿下勿與虜酋講和之論殿下何嘗有一毫請和之意哉渠敢倡爲此說彰殿下惡名而傳播於中國也黃廷弼之奴事爾瞻國人所知嚴鞫廷弼則直招必矣爾瞻慮有此患夜使人潛殺之結案捧招之時死已久矣不得使之著名仍摸手寸有若不識一字者之所爲吁

二十日。合啓李爾瞻絕島圍籬安置事。答曰。兇賊犯境。國事危急。此誠何時。憲長不爲鎮定。與浮薄喜事之輩。詔使未乘船前。輕論僉接重臣。勿爲煩擾。一府啓。執義韓泳。爾瞻鷹犬也。奴顏婢膝。舐痔吮癰。館疏之入。知大論將發。旋即呈告。請削版。答曰。爾等非爾瞻之鷹犬乎。奴顏婢膝。舐痔吮癰。爾等亦嘗爲之。今日倒戈請罪。未知何如。

時中北之黨。爲三司云。館儒丁彥琢等再疏。答曰。輕論討諸逆。同休戚之重臣。將欲何爲。三司合啓。臣等伏以聖批。以不允爲教。臣等不勝悶鬱焉。爾瞻巨奸大慝也。平生行事。以飾非欺世爲能。雖唐之林甫。宋之似道。不能過也。徇私滅公。好人佞己。直節之士。語或侵犯。則威以嚴刑。阿附之徒。顯然而面諛。則福以好爵。二三子弟。目不知書。而顯竊科第。歷揚清班。猶恐私黨之不繁。巧開科舉之邪徑。預出書題。請人轉述。行私講經。字標相應。壑鴨島之郊。割據膏腴。赭陵寢之木。傑構第宅。其他害物之責。亂政之罪。不一而足。前乎爾瞻。未有甚於此者。後乎爾瞻。未有甚於此者。且渠平生。以討逆爲己任云。而科罪輕重。一任詐僞。在他人則羅織之。在其黨則容護之。景禧之獄。罪關宗社。而私語於門。曲庇於後。其心所在。斷可知矣。至於逆筠。卵育其家。凶檄構草之言。既發於筠。媚之口。南門掛榜之說。又出於河賊之招。凡逆招之雜出者。所當窮問於筠。而不下。一杖。力主徑

刑。終至於緘口就戮。孰使之然歟。此不過恐其辭連於自己也。元兇雖骨餘孽。尙在。元兇亦一筠也。以不問於筠。當問於悰。而佯爲再論。旋以停啓。玉堂公論羣起。其於榻前。厲聲狙擊。奸狀畢露。天誅鬼戮。自知難逃。詐上斥和之筭。陰售販君之計。其爲設心。極巧且慘。則飛語天朝。嫁禍我國。特其餘事耳。以聖上事大之誠。既已被誣於前。又此見賣於今。主辱不死。臣等所耻也。爾瞻使其心腹譯官。用七百之銀。潛結楊使之心。能令楊使喜。能令楊使怒。而楊使。爾瞻使之也。討奸之舉。不可不急。遲一日。則受一日之禍。請亟命絕島圍籬安置。玉堂筭請快從公論。答曰。蕭牆禍起。室中干戈。非美事也。

六月十五日。孝陵叅奉朴重振疏略。大諫柳瀟。承旨柳淡。持平柳活等。穢瀆倫紀。行同狗彘。乃與若干兇徒。倒戈挫擊。以十年討逆之忠臣。加一朝黨賊之惡名。又有嫁禍宮闈等事。請先治瀟活大逆不道之罪。以正邦國常刑。次治獻納成夏衍。正言奇秀發。李之缺等。陷賢之狀。於是院啓。請重振竄黜荒裔。朴重振再疏。請柳瀟兄弟。明施刑章。幼學朴麟。疏略曰。瀟活淡等。一家穢行。兄弟相干。叔侄相訟等事。重振疏已盡言之。不必掛齒。瀟活。敢以縱酒食肉。爲盡禮居憂。以瀆亂倫紀。爲人無間言。以目爲三蟲。過門必唾。爲一鄉有譽。黨惡欺君。至此極乎。李爾瞻之忠孝清白。文章勳業。爲一世所推重。而卽殿下之社稷臣也。今瀟等受嗾倒戈。必殺乃已。一介忠直。爲國任怨。幸免於汝諄。幸免於

永慶幸免於悌男。幸免於逆筠。而今將不免於瀟活之凶謀。豈不痛哉。今爲此論者。孰主張是。七十老叟。猶懷傷害之心。不售奇計。退縮江湖。則虎威是假。驢技已盡。至使馬賊皂隸。代投兇疏云云。

承旨柳湊。上疏自明。

七月幼學蔡得仁疏。請先治瀟活身負極惡。覆載難容之罪。次治任興俊締結兇徒。濁亂朝廷之罪。

幼學慶世茂疏。幼學金益久疏略。前大諫尹詡。受喉爾瞻。斥絕公論。曲護私黨。蔡承先巧避公論。甘心黨惡。請亟治尹詡。蔡承先欺君黨惡之罪。

大憲尹詡啓。今此合辭合啓。乃柳瀟柳活等終始主張之邪論也。一邊停啓。一邊簡通于玉堂。而玉堂回答。多費辭說。便生更起鬧端之計。請校理黃益中。副修撰柳仲龍罷職。答曰。人各有所見。豈至於請罷乎。所論如此。則何咎瀟活等之伐異乎。

合辭爾瞻事。合啓三賊事。自五月逐日論啓。至是始停。

七月初七日

時嶺南多士。大會于都會。將上疏請罷李爾瞻。先聲已久。爾瞻欲爲預防。設作危言。恐動天聽。府啓略曰。今者嶺南儒稱號者。幾半武夫。皆持兵刃。分隊作陣而來。京城之人。皆謂此非疏軍。實是因水操舉動作亂之輩云。請於四大門。擇定堂上衛將。各別譏察云云。時又以近日登山呼唱。如戊午許賊時。人心洶

洶。多有避亂者。故主命捕將譏察。

安東進士金是樞等二百餘人。疏請誅權奸李爾瞻。以正無君之罪。

府啓。戶曹佐郎俞省曾。出迎嶺儒於江頭。見疏文中。有李爾瞻廢大妃殺

大君其罪一也。省曾謂此終必不利。卽援筆抹去。改製給之。請拿鞫定罪。依啓

於是金是樞再疏。請卞儒疏被誣。蓋時輩指疏儒或謂作亂於水操時。或謂張

弓挾矢水陸并進。或云俞省曾代製。且令各里勿許接寓。津渡亦禁其渡涉。故

疏中具言其狀。

府啓。完簿正李屹。圖往湖南。顯有召聚凶徒。投疏營護之計。請削版。蓋聞湖南儒生。亦有上疏討爾瞻之奇。先事而發。

金是樞三疏。請治臺諫做出凶言欺君罔上之罪。

館儒宋裕疏。請鞫有亨於王獄。且焚是樞兇疏。

金是樞等四疏。請亟誅爾瞻。

缺進士孫祐。安陰進士劉敬甲。居昌進士呂後望等百餘人。前後呈疏。請治許

喚李昌庭。金是樞等陷賢之罪。因訟爾瞻功德。

議遷都交河

壬子九月初

土木頻興

附

術士李懿信。倡妖說。請遷都交河。主頗惑其說。李恒福痛斥之。谿谷集議曰。傳

旨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便否為問。豈以頃日術士懿信者疏陳遷都之利耶。古之遷都非無故而為之。周遷岐下。衛遷帝邱。避狄難也。晉遷新田。邢遷于繹。為民也。盤庚遷殷。為水害也。周公遷洛。為朝聘也。三代以下。代各有為。無無故而遷者也。臣未見其疏。不知疏中道何事。或傳其謂漢京氣渴而山童。此係望氣者說。非全出於山家。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為謀。是謀非臣所能及也。事體如是。故唐德宗城奉天。只與桑道茂謀。未聞一時大臣如郭子儀。崔祐甫輩與聞也。試以中朝南北京言。則周時術士已言。今之南京之地有天子氣。故至秦始皇東遊而壓之。如其都之。雖以二世之昏。秦不亡耶。後世吳晉相繼立都。皆亡不旋踵。不識二國亡時。其地之氣亦竭耶。然則何故宋齊梁陳南唐。皆都於此耶。今之北京。周召公所封也。北燕之亡。其氣已盡。則遼金與元。迭都於此。何耶。意者古時必不以風水與氣為定都之法耶。若曰氣渴而山童。晉之句注。松栢淵藪。齊之牛山。威宣之時。已濯濯。春秋之末。晉最先亡。齊最後亡。烏在其山童與茂耶。國綱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綱。歸咎於山童。為山者豈不冤乎。臣未解地事。唯解人事。家國一體。吉凶同科。嘗見世人。太上樹德種福。其次服藥延年。其次殖財貽後。最無策者。疾病災殃。百穰無效。術窮而為移家避方之計。以僥倖於冥冥萬一之中。轉徙不已。鼎缺瓢亡。家益旁落。困窘益甚。此足為鑑矣。白沙集

壬子九月初二日。地理學李懿信。上疏請遷都。

政院啓曰。引儀李懿信上疏。極其恠誕之說。而至於以國都為氣衰。交河為吉地者。尤極可駭。睿覽後。嚴斥其說。以定人心。凝川日記

李懿信疏。以壬辰之兵亂。逆變之繼起。朝紳之分黨。四山之童赤。謂之漢陽氣衰所致。請遷都交河。光海令該曹議啓。禮判李廷龜回啓。以為漢都據華岳臨漢水。土地平衍。道里均正。此實前後華使之所共稱賞者也。遷都之舉。莫大莫重。豈可崇信一匹夫荒誕之說。使二百年鞏固之基業。百萬億奠居之生靈。漂蕩於一朝哉。高麗之末。妖僧妙清。謂松京基業已衰。西京有王氣。可移都。遂作新宮于西京林原驛。終有柳昂等之亂。前事可戒也。遂寢其議。宮錄

甲寅四月。合啓請李懿信依律。答曰。歷代有二都。成周萬世之仰法。而有鎬京洛陽。皇朝有南北二京。懿信為國家陳大計。不過剏離宮而已。一命開府。而衆怒如火。已知我國人心之不吉。況追論於停止之後。請以依律。然則為國獻忠之人。其盡誅乎。

十餘年來。士大夫好談風水。至有遷葬其親者。識者歎之。壬子年間。有獻移都之說者。至下朝廷雜議。未幾有性智施文用等。獻營造新闕之議。而土木大興。民墜塗炭。八方嗷嗷。象村集性智僧。初以風水。出入士大夫家。看山剏擇。終乃為主所悅。寵幸無比。占一第于

新闕近地。畜沙彌。方外遊髡。出入無恒。宛然一伽藍也。同上
 施文用。壬辰。天兵之逃而不還者也。鄭仁弘。以族妹妻之。文用談風水占筮。仁弘一動一靜。皆咨之以卜吉凶。遂進于主。以為興土木之階。象村集
 丙辰春。設營建都監。作慶德慈壽兩宮。撤民家無數。徵八路民。結供材木。發八路僧軍赴役。日月錄
 時宮役疊劇。民窮財盡。怨詈朋興。不得已使民買官銀綿鹽鏡之外。家基石物亦皆許鬻。金腰玉項。連續於道。時人為之謠曰。金者玉者。銀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木耶。日月錄
 承旨韓孝仲。一日退朝。見術僧性智於闕中。咄咄還家。抗疏極陳土木營建之弊。性智及妖巫福同。出入宮中。狀主震怒。下嚴旨。并推政院兩司請譴。主以言者猶不深罪。未久復授承旨。下吏相謂曰。直言承旨來矣。韓公行狀

光海亂政

庚戌新御法宮。欲以童男童女。誦經前導。禮判申欽以為人君御法宮。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此無以示後。凡三啓乃允。象村論狀
 光海初立。政歸外戚。柳氏權盛。希亮發孝立等。一年之內。相繼登第。而仁弘之黨亦被寵用。權有所分。并未能專擅用事。且以新即位。頗參用士類。朝政不至

大紊。金直哉之獄。辭連被逮者。夤緣宮禁。多以賄賂得免。至癸丑獄而益甚。入獄者不行賄賂。無得脫者。以至官職除拜。皆視銀兩多少。閩帥則賄至千餘兩。趙挺李忠。以奇玩珍饌。交通宮禁。躡取卿相。又興土木之役。撥民家數千區。作仁慶景德兩宮。務極宏麗。財用不足。許民納基納石。納鐵納銀。而隨其大小。并加資級。監董大小官。憑公營私。竊取材瓦。皆構第舍甚侈。財用不足。池應鯤。王命會。金純。權忠男等。蟻蝨攀附。稱以調度使。散出外方。賣官鬻爵。勒取其價。買販銀兩。大半入於宮中。閩帥守令之債授者。到官倍輸。剝膚椎髓。民不聊生。金尙宮之母。後夫劉夢玉。其侄婿鄭夢弼。尤貪縱用事。朝臣之嗜利無恥者。多夤緣取高官。吏議李挺元。欲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愛男。進曰。襄陽雖降為縣。其實府也。夢弼是我弟正男之子。渠是白身。安可擬此。以傷國體。挺元大慚沮。士論快之。夢弼欲奪趙綱奴婢。劫縛綱囚於其家。禍且不測。尹知敬時為舍人。直往夢弼家。請與相見。言曰。趙綱是有名士。汝敢作如此事。日後於汝。必有不好事。吾愛汝。故言之。夢弼色變而謝。綱得免。人皆稱知敬義氣。及反正。夢弼挺元。應鯤。命會。金純。忠男。皆被誅。命會乃李安訥之奴也。荷潭錄○東里小說曰。權忠光海每於首擬下點。故得失之權。專在政官。以此首擬之價。有倍於他。或慮其中變。又加賂於內外。漫思錄
 邊忠吉者。司僕養馬也。俞大楨判之赴京。以軍官帶行賤隸。為赴京軍官前所

未有光海政亂。忠吉納女宮中得寵。以賤隸拜橫城縣監。俞昔曾之再牧羅州。昔曾之為承宣。皆忠吉力也。士論惜之。及反正。其女賜死。忠吉廢為民。同上自戊申以後。大獄歲起。人之起家拔跡者。莫不由告變由內通。大則歃血盟壇。為卿為相。小則縮青帶紫。得意橫行。不由此道者。莫不欽崎淪落。甚則得罪陷憲。雖免於死。率皆流放。故嗜利無恥者。攀附左腹。罔有紀極。至有雜菜尙書。沈菜政丞之語行于世。蓋以雜菜沈菜。進御而得幸也。象村集

武官蔭官大小差除。外而擬望。內而受點。俱以貨賄而市中。賈豎為之主。如有人欲圖某官者。則市賈先發銀若干。視其官之美惡而為輕重。一納諸銓官。以為擬望之階。一入諸宮人。以作受點之路。賄既畢入。則其人坐而得所欲。兵水牧府。下至郡縣鎮堡。未有無價而得授者。市賈與其人。先後赴任。則其人刮取民物。日夕掙聚。倍其價而償之。用一百兩者。得二百兩。用二百兩者。得四百兩。至累千亦然。脫或得官者。未償而見敗。或身沒。則市賈直往其家求償。故至有賣盡家宅田庄。臧獲以售之。李廷彪。武班之最無賴者也。殺臨海及永昌時。有往鎮所。即中惡死。其市賈失利憤惋。取索於全州本家云。象村集外官之被論者。圖得徐當發落。則退坐其境。例享官供。肆行貪黷。甚於在官時。民以此益不能堪。思翁漫錄

吏判價高難擬。故與叅判俱闕。獨叅議李挺元。阿附凶黨。締結官掖。獨政七八年。富擬王公。續雜錄

辛酉壬戌年間。都日政廢而不為。欲待吏判叅判之出。而李挺元甘心獨擅。請為大政。盡出京外官。取舍低仰。一視賄賂之多少。不問人器之如何。且不許資級高下。恣意濁亂。而受點者。夤緣宮禁。納銀納奴婢。京外之職。絕無以公道差除者。凝川

乙卯時。內外除拜。全用賄賂。高下各有其價。爾瞻務為掩飾。不願入吏曹。常帶禮判兼大提學。暗布鷹犬。如趙挺李挺元之類。於銓曹。指揮如奴隸。及至趙挺以吏判丁憂。不出其代。使吏議挺元。獨政三年。至挺之免喪還授。上自監兵水使。下至權管察訪。皆從直注擬。則落點亦看內入銀貨之數。以為取舍之地。每於開政之日。金尙宮執筆擅斷。亦不得自由。六淑儀十昭媛。瞰金之無。聚首乞點。金來則散。其用賄得官者。則各有蹊徑。貸貨于市井。徵價于民結。遂至成例。日月錄

或云金尙宮更衣入侍者。荷潭錄以詔使將至。國用蕩竭。許竄謫人。納銀自贖。而令該曹列名取旨。示將有取舍也。於是竄謫家。攀緣宮禁。以圖之。申欽徐渚朴東亮韓俊謙。皆連姻王室。故各行累百金得釋。金時讓以為。雖有重望。必為士論見賤。及反正。申乃時人領袖。

莫敢雌黃。首秉東銓。不久入相。贖金命下。李命俊欲買銀兩曰。若令贖則倉卒難辦。金時讓曰。該曹列名取旨。不圖者必不預。公勿過憂。李殆不以然。旨下然後乃服其先見。錄荷潭

天將趙都司來京師。有詩曰。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珍羞萬姓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蓋譏光海之政人困云。錄續雜

又曰。海晏山平箕子城。衛佗南越樂昇平。文源都似漢詞賦。武略克詰周戎兵。舞袖通宵搖月色。歌筵選日鬪春風。祝君寶曆綿千祀。不思懷安永垂名。錄日月

老宮人嘗言。豐年光海之讎也。光海即位後。歲數豐稔。百物豐饒。近習專尚豪侈。戚里日事歌舞。每以太平上聞。明宗老宮人。尚在闕中歎曰。豐年宜在聖世。而反在今日。無乃益吾君豫大之心。而使之失國耶。錄公私

時男巫福同。無鬚髭貌類婦人。語音亦雌聲。着婦人服。出入禁中。為中壺禱疾。設淫祀於通明殿。作假馬列立庭中。中宮具朝服立其前。宮女雜處。混淆無別。後福同以事拘於捕廳。受杖足之刑。廢世子親抵書於捕將。得解而入宮。設祀如前。同上

時偽獄甚多。上變希功者。無虛日。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知村氓也。問汝何為作不軌事。曰不軌者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圖為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賣柴糊口。常恐不及。何敢有圖王得國之心乎。遂

仰天誓之曰。我有斯心。則狗子猫子也。聞者悲之。柳夢寅小說曰。見飯匙稍鉅於人。則必上變。蓋實錄也。見公私

有人以俚語為長歌。名曰流民歎。流聞宮中。主為減鑪冶所徵炭之役。同上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金尙宮用事。人心憤鬱。上疏曰。赫赫宗周。褒似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尙宮滅之。臣為殿下痛哭。疏到政院。論議不一。終至斥退。公私見周○忠烈稍解詩律

光海常於宮中。隱身深奧處。使人搜覓不得。則喜之。得則不悅。蓋慮有變而試習藏身。又積銀數百櫃於宮中。慮或失位。則用賂中朝。以求復位云。同上

光海除拜官職。視銀多少。以為陞降品秩。又營仁慶慈壽景德宮。盡毀人家。以廣墻垣。兀盡山木。巨筏連江。調發民丁。緇髡滿城。時納基石銀木。或防川儲水。或熾炭鍛鐵者。皆列頂玉之班。人謂之五行堂上。李冲以雜菜私獻。階戶判。韓

孝純以山蔘進御。奄登台鉉。有人題詩曰。山蔘閣老人爭慕。雜菜尙書勢莫當。逸史

金忠輔。初名有永。崔希男之叛奴。兵使成某婢銀從之夫。得謁於希奮。防納各官貢物。與希奮分利。希奮薦為玉江萬戶。以不識一丁。見點於巡檢使權盼。希

奮又使納銀陞通政。拜長鬢縣監。不數年。移梁山郡守。兼調度使。巡歷列邑。橫奪民財。以助工作之費。將其所餘。行賂希奮。光海大喜。特加嘉善。以褒之。銀從

奇聞

燃藜室記述二十三

三二九

父墓在軍威地。忠輔行到軍威。使本縣備祭物祭其墓。本縣鄉所領祭物坐墓下。歎曰：人事不可測。銀從父私賤也。我以士族為祭物監官。苦哉。反正初。忠輔

伏誅。

逸史奇聞

時有吏曹郎官。勢焰張甚。朝士之通塞。出其手。有一求官者。思有以媚之。一日往見。因言其隣近有一妓甚都雅。足下如欲一眄。則當掃室以邀。吏郎首肯之。至期日。吏郎至其家。而妓偶適他。其人恐得失信之責。入語其妻曰：我若得罪於吏郎。則終身不得官。爾可替妓以陪寢。事在昏夜。爾我之外。誰復知之。再三懇諭。而其妻終不聽。其人遂擁而納之。其妻發聲以拒。吏郎聞其聲。即趨而歸。歸語其事於人。坐是廢棄。公私見聞

申最少時。讀書于一空宅。舊主乃光海朝宰相。而癸亥罪死者也。見其壁間有一長書。曰：主上獵色而荒于政。金純輩聚斂而割民肥。宮禁不嚴。倖門大開。金尚宮任昭容之稱。遠播京外。邊帥守令。各有定價。搢紳進退。以金為媒。四境嗷嗷。舉懷曷喪之心。而土木工匠。不絕於九重之內。宗社危亡。非朝即夕。西人切齒。南人含怨。小北非笑。而公等不之知。惟欲安享富貴。如是而能保富貴者。未之有也。勸子廢母。天地大變。必也舍命爭斥。以折姦議。以明倫紀。然後可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如不能然。則須速掛冠勇退云。蓋其宰相之儕友勉戒者。而其名不傳。公私見聞

任昭容。乃副學蒙正妾女。而判書就正之侄也。早喪父母。養於其外家。與任家絕不相聞。及庚戌年。方十三。其祖母夤緣納宮。就正方為原州牧。聞而大駭。遺書止之。已無及矣。以此見忤於光海。屢年不遷官。既而稍進用。竟為門禍。公私見聞清道倖某抵書於金尚宮。始則曰：謹獻某物幾種。以為轉達天聽之地。未復曰：欲知尚宮安否。盡情作書云。此便一男女交奸之書。而尚宮以其書及所獻物。進于光海。光海覽而嘉褒之。以為尋常事。鄭夢弼夤緣交結。至入於差備門內。與金尚宮終日對語。時有潛奸後宮之謗。宮闈之不嚴如此。同上時倖門大開。後宮用事。人家奴婢之叛主投入者相續。東陽尉申翊聖。奴崔奇男。有能詩名。為一時文人所賞譽。一朝叛其主。而投屬辛昭媛房。又有一公子家奴。反主投屬。如奇男者。而兩家皆怵禍不敢言。反正後。公子杖殺其奴。曰：奴主之義。不可不明。翊聖則曰：使奴叛其主者。當時君上之過也。是以失國。豈可追責於一賤隸乎。待奇男無幾微色。奇男自號龜谷。有詩集行于世。公私見聞時有名官甲乙兩人。負時望。寵姬欲結為黨。使人通款。甲嚴斥之。乙以溫言不受。聞者多甲而短乙。後甲陰結行惡。乙終不污。人始知甲之情態。同上希恩覬賞者。罔有紀極。大者上變策勳。小者乘時驟躋。緋貂金犀。滿於道路。戴玉腰銀。幾乎斗量。黃口小兒。為叅奉。監役察訪者。問其資級。無非通訓。出補外縣。則捕一穿窬。鑿一溝渠。任一差員。舉擢上大夫之列。

光海廣選後宮。許淑儀。府事傲之女。尹淑儀。縣監弘業之女。洪淑儀。郡守邁之女。元淑儀。水使守身之女。任淑媛。蒙正之妾女。鄭淑媛。之罕之妹。金尙宮。賤隸之女也。蔭官之圖初仕者。武臣文臣之望外任者。潛通宮掖。爭進賄賂。淑儀親家。尙宮族屬。權勢赫然。門庭極闊。粗有廉隅者。奉身勇退。逸史楊州大灘。有年過二十未娶妻者。賣田土納布調度使。買得通政帖。里人稱之曰。都令主。僉知慶尙道鎮海地。有富家處子。父母俱沒。多積綿布者。調度使勒令受淑夫人帖。奪其綿布。鄉人稱之曰。阿只氏夫人。可謂天下無不對也。逸史廢妃柳氏。母蓬原府夫人鄭氏。左相惟吉女也。光海乙卯。爲鄭氏錫宴瑞葱臺。願奉千年樽。開紅醞。天香襲。珍賜瑤臺雨露偏。上苑新秋晴日永。渚蓮沙鳥五雲邊。

鄭氏次韻曰。繼繼承承寶曆綿。文慈武孝兩無前。光騰門戶逢千載。德配乾坤祝萬年。未死重遊蓬島上。餘生深荷聖恩偏。陽春一曲誰能和。少海奎章嘆日邊。

廢妃又爲鄭氏張壽宴于通明殿。光海贈詩曰。種德名門壽福全。宜家令範更無前。森森簪笏華軒溢。濟濟芝蘭錦幌連。慶建少陽鞏國祚。光昭壺理迪民賢。坤宮奉酌通明殿。盛事人間萬口傳。

鄭氏次韻曰。未死殘骸幸瓦全。御風重近紫宸前。日邊佳氣衣邊襲。天上恩光席上連。霞醞宣來欣醉飽。少陽昇座賀仁賢。賡歌寶什翔鸞字。歸與兒孫萬歲傳。

柳妃贈詩曰。叨侍宮闈廿九年。翟褕徽典愧前賢。欣逢宣廟中興日。更見吾王至德全。世亂幾參龍御運。時平長享鳳帷邊。慈顏鶴髮通明殿。稱壽還驚寵渥偏。

鄭氏次韻曰。俗累塵緣惱暮年。一心聊慰壺儀賢。承恩再躡三清界。贊化重歡二聖全。錫宴渙開金殿裏。需雲繚繞老身邊。關雎穆木非專美。更祝乾坤德不偏。

廢世子贈鄭氏詩二首。其一曰。通明殿裏啟雲屏。金燭輝煌暎紫庭。千載難逢今日會。奉歡稱壽拱深情。其二曰。縹緲祥雲迷紫闕。葱籠佳氣繞楓宸。奉歡蘭殿情何盡。薦壽華筵感轉新。公私見聞

科場行私之弊

庚戌冬別試。朴承宗李爾瞻鄭造許筠曹倬爲考官。而朴自與曹倬許審皆叅。自興承宗之子。爾瞻之婿。造之切隣。倬之弟。審。筠之侄也。時卞獻亦叅。獻以僧還俗。人好事者以爲。門中洞內婚家之慶席也。山僧又何以得叅於其間耶。

一時傳笑。筠獨以私情取。定配咸悅。臺諫又啓削器及獻科。逸史奇聞爾瞻欲廣樹私黨。每科舉時。豫出試題。使其黨製之。而出其題於試圍。宿構者既多。未免漏洩。戊午增廣初試。諸生語曰。今日必出某題。而已果然。諸生請改如是者三。諸生大闕曰。非宿構者不得。遂潰圍而出。試官大恐。哀乞于諸生曰。願更入製之。當以至公行之。指日爲誓。諸生皆不肯。而金起宗判柳大華等數十人從之。柳爲魁。而金亦高中。物議譁然。而爾瞻權方盛。無敢言者。殿試則金爲壯元。而柳次之。清議多訾之。反正後。不許兩人清路。張晚之平李适。起宗從征有功。朝論棄瑕用之。歷兩司錄功陞堂上。以廉謹幹材。名譽甚著。登第十二年。超拜戶判。大華終不得躋清顯。荷潭錄有夜書韓纘男之門云。明經賢士盛於斯。二百年來始見之。七大文通從自願。暗中蹤跡鬼神知。時此等譏世之詩甚多。日月錄某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而李德馨朴弘耆之子所製。俱在取舍中。考官以爲亡相之子。不可與時相之子相較。遂擢取弘耆子。有無名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題名摠出身。預書試官兩相驕兒爭得失。始知生死判疏親。日月錄題雖預出。其中不文多。故猶不能自作。而能作者李再榮李潛宣世徽等數人而已。每當科期。各以氣勢爭奪。故數日之間。輒易三四處。再榮爲高陽郡守。時監司以面議事招之。俄而其子登科。時人有詩曰。高陽太守去來忙。方伯門前

慶事昌。潛則寓居平壤。有勢家各送人馬而邀之。行到東坡店舍。夜半有賊突入。人皆奔避。及其賊退。各點行裝。毫無所亡。而所失獨潛也。時當寒節。乃以青羊裘裹潛而來。仍得其第。時人目之曰。青羊及第。丙辰謁聖。前期三四日。奸凶送筆於其黨李進士。傳之者誤傳姓同隣家。其人受而詳視。則筆管中有小紙。乃其科表題。唐朝羣臣謝賜榆柳火也。先是借見其隣事文類聚。心知其必推。急瞻其要覽文字。乃還授其筆。傳致隣舍之李進士。俄而其家果推類聚而去。兩人皆得叅榜。方其入庭。未及出題。庭中相傳曰。今日火出。果出是題。而畏爾瞻氣燄。人不敢言。思翁漫錄

光海朝相臣

鄭仁弘

鄭仁弘字德遠。瑞山人。自號萊菴。缺文科。壬子拜相。至左。
仁弘是曹植高弟。剛嚴篤於孝悌。明宗癸酉。薦卓行拜六品官。石潭日記仁弘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鄭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閫帥守令。莫不恐懼戒慎。真丈夫也。李珥聞之笑曰。德遠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此武夫。乃敢稱譽。渠是丈夫也。但仁弘氣輕而量狹。處事或不免躁擾。珥每貽書勸戒。仁弘謂

安敏學曰。叔獻非剛毅做事底人。珥聞之笑曰。我當為德遠之章。德遠當為我之弦。我與德遠合為一。則豈不做事乎。石潭日記。○不必錄。仁弘作賊。栗谷方傳禪教下之日。人情思舊。莫不忍吾君之釋位。則為當日首相者。其果晏然奉行。而不一防啓乎。柳永慶此事。實無一毫可罪之端。而彼仁弘者。本以包禍之人。為山海腹心。急於構罪永慶。而投進一疏。交構兩宮。使光海遽懷疑懼。潛蓄怨懟。踐祚之後。猶有是念。殺臨海殺永昌幽大妃。而國幾於亡。此莫非疑懼怨懟者為之本。而仁弘之疏。有以倡之也。李效元行狀。

鄭昌衍

壬子生。湖堂。

鄭昌衍字景真。惟吉子。號水竹。缺文科。甲寅救鄭蘊。丁巳不叅廷請。甲寅拜相。至左。入耆社。年八十五。

光海妃柳氏。即公之甥女也。光海時。國有鞠獄。時或問公。公心知其冤。則母論士夫賤人。極力申暴。前後陰活者甚多。而未嘗以德色示於家間。故子弟亦不知其所活為誰。崔有源門巷相對。揣而知之。言於人曰。有德於人。而不欲使其人知之者。惟見鄭相國一人耳。公私見聞。

韓孝純

韓孝純字勉叔。尙敬之後。缺文科。媚爾瞻獨居銓地。率百官庭請廢母。丙辰拜

右相。反正後追奪。

閔夢龍

閔夢龍字致雲。驪州人。缺文科。鄭仁弘力薦大用。戊午拜相。主廢母論。暴死。反正後追奪。

朴承宗

朴承宗字孝伯。密陽人。缺文科。廢母時首相。戊午拜至相。反正日自縊。籍沒。一為首相。常置砒霜大如鴨卵者於佩囊中。曰。遭時不幸。朝夕待死。安可無此物也。每閑居靜處。輒嘘唏不自勝。公私見聞。為判義禁。深攻廢母之論。故趙漫等上疏。積年被囚。百般救護。終不訊問。則亦非希奮之流也。逸史奇聞。

朴弘耆

朴弘耆字應邵。元亨五代孫。缺文科。貪黷濁亂。交通宮禁。戊午拜至左相。反正削黜。甲子戎服迎迓。聞敗還走。諸子仍謀逆賜死。朴弘耆七子皆文章。而建章者以武出身。韓定國五兄弟。趨時登揚。而定國尤甚。故諺曰。韓國五國。定國亡國。朴章七章。建章文章。日月錄。

趙挺

趙挺字汝豪。揚州人。缺文科。己未拜右相。反正削官。屢出賊招圍置。

光海朝文衡

李爾瞻

李爾瞻字得輿。號觀松。缺人

爾瞻以禮判。課講童蒙。問一兒曰。趙高何如人。其兒不能答。朴煥立於堂下。揚言曰。何不似判書為對乎。索之不得。恬軒集○文都壬戌夏。李爾瞻諸子。招一盲人。問其父前頭休咎。對以癸亥三月必凶。諸子怒之。盡破衣冠。血流被面。盲號泣而去。爾瞻衛罷歸路。逢見問其故。使從人護盲。至家。遜辭慰謝。厚加贈遺。責諸子曰。吾榮溢罪極。自知難免。豈待盲卜之言也。汝輩有問。盲以實對。有何可罪。而鞭捶流血。至使行路駭愕。吾為汝輩之父。此又當死。不怡者累日。公私見聞

柳根

僉載入宣祖朝

柳根字晦夫。號西垞。缺人。缺文魁。壬辰以前承旨隨駕。扈聖功臣。晉原府院君。官至贊成。文靖公。

光海朝亂臣

辛酉五月。義州幼學張懿範。黃彥義等疏。告府尹鄭遵逆狀。命拿鞠懿範彥義。六月。義州人金汝翔等疏。請臬張懿範等三凶。以安邊帥。懿範在獄中經年。又構告變疏。壬戌二月。本府郎廳。搜得以入。於是刑叅鄭造。大諫鄭達。司成鄭道。以同生被誣上疏。刑判韓纘男禮叅朴鼎吉。大提學李爾瞻。皆以姓名入於凶疏中。待罪呈疏。七月。懿範彥義行刑。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三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四

元宗故事本末

元宗

元宗恭良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大王諱瑋字缺宣祖第五子仁嬪金氏以萬曆八年庚辰宣祖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誕于景福宮之別殿丁亥封定遠君甲辰錄扈聖功己未光海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寅昇遐于好賢坊寓舍壽四十仁祖卽位追尊爲大院君崇禎五年壬申加上尊號爲王皇朝諡恭良有辟容仁祖丙子奉安于永禧殿章陵在金山浦後岡子坐午向庚申二月初七日移葬于此初墓號興慶園追崇後進陵號妃敬懿貞靖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城左贊成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女萬曆戊寅宣祖十年四月十七日戊戌誕庚寅行嘉禮初封連珠郡夫人仁祖卽位追封府夫人宮號啓運天啓丙寅四年正月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之會祥殿壽四十九崇禎壬申追尊爲王后上尊號章陵與大王同原丙稱興慶園追崇後進陵號

嗣仁祖大王序居第一

- 二男綾原大君柳氏文化
- 三男綾昌大君柳氏文化
- 一男恪早卒

元宗幼有異表宣廟愛且奇之稍長莊重寡言笑孝友出天嘉禮時年甫十一歲而禮容華雅標望絕倫觀者驚嘆及遭亂扈行備經險阻年尙穉弱而氣意屹如成人人皆異之宣廟將向龍灣分命二三宰臣陪元宗入寧邊避賊既至泣謂宰臣曰此來非故偷生只以上命也今賊勢日熾車駕日遠萬一不幸則君臣不得同死生此身行何之也死且不瞑矣語聞宣廟嘉之召赴行在自是未嘗離上側癸巳賊退仍扈駕到海州乙未冬始還京城常戒子孫曰余平生惟以仁民愛物爲心雖童僕未嘗加嚴刑汝曹其體余心也章陵文行

凡功臣錄券內有父母追封等語例而書之趙庭芝撰定遠君券文偶爾忘却并以父母封爵之事及於其中宣廟教曰定遠君安有父母封爵之事政院請推不允令許筠改製識小

光海時讒搆日積第三子綾昌君佺豪雋善騎射兇徒以蜚語眩惑或言某君氣象非凡或言某家王氣甚盛或言仁嬪墓兆極吉綾昌獄後大院君自是悲慟成疾謝絕人事常曰余日出方知去夜之無事日入始幸今日之安過惟願

早死得侍先王於地下耳。己未卒于會賢坊之寓舍。光海遣中官譏察吊客。又促葬期。使不得安意擇山。畏不敢附葬仁嬪塋側。遂權葬楊州郡場里。月沙集

仁嬪

敬惠仁嬪金氏。監察漢佑女。籍水原。乙卯生。缺卒。壽五十九。宮號儲慶。母李氏。忠義衛孝性女。

順康園在楊州豐壤里坐原

仁穆王后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色。獨仁嬪辭氣安然。至於奉進龍袍之際。供奉左右。有若別有喜事者然。公私見聞

仁嬪被遇特隆。生四王子五翁主。子女常呼以母氏。則嬪蹶踏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誕育。而吾輩有子女。此不過借腹以生而已。吾豈敢為君輩之母也。亦不敢呼爾汝。公私見聞

宣祖中年。金公諒以仁嬪之兄。荐被內眷。人多輻輳。有一朝官尤親昵。時具歲心惡其為也。言於稠中曰。我入臺閣。必駁此人。朝官怨歲次骨。使公諒為中傷計。宣廟慮歲或為他日仁嬪子孫之害。時元宗在定遠邸。遂以其妹配

元宗。是為仁獻王后。後仁祖改玉。具之子弟。以勳戚累代隆赫。究其所由。皆

出於朝官中傷之計。禍福之來。不容人力如此。公私見聞

初。明廟晚而無嗣。文定大妃憂之甚。一夕夢異人告之曰。尙州李某有女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不能得。忽有一僧指其所居。遂得之。納于後宮。是為李淑儀。李淑儀竟無子。而仁嬪以其表娣。取養于宮中。仁順王后見而

異之。屬宣廟備後庭。時年十四。育四男五女。元宗亦其誕生。集錄谷

儲慶宮在崇禮門內。舊名松峴宮。本仁祖潛邸。英宗乙亥。奉安仁嬪神位。命宮園定號定諡。即為舉行。遂定諡曰敬惠。宮曰儲慶。園曰順康。祝文書先妣。親祭及展拜時。百官行禮。

元宗 仁獻王后追崇

啓運宮喪葬 遷章 陵成宗世室并附

癸亥。仁祖以定遠君之子。入承大統。於宣廟為孫時。仁穆大妃在東朝。定遠君夫人迎入闕內。上下教曰。予欲親祭私廟。合行奠禮。具儀以聞。禮曹啓曰。聖上入承大統之後。其於私廟。當有合行奠禮。而未敢遽為稟裁。今因祭文頭辭。儒臣博考。大臣獻議。皆未有折衷之論。禮稱為人後者。為本生降服。稱伯叔父母。此實古今之通義也。殿下既繼宣廟之後。其於本生。封號大院。自有德興故事。做此以行。更無異議。惟其屬稱。未有明據。宋英之於仁宗。我宣祖之於明廟。皆叔侄行。故倫序甚順。英宗既為仁宗之子。不得復以

濮王爲父。其稱伯叔。事理甚明。今我 聖上繼 宣廟之後。以孫繼祖禮也。而
禰位則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凡人父之父。爲祖父之兄弟。爲伯
叔。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伯叔。今於所後。既無稱考之地。而稱伯叔於所
生。情理具舛。今日之事。與漢宣略同。宣帝繼昭帝之後。以侄孫承從祖也。其於
本生史皇孫。不得不稱考。悼考之稱。其誰曰不可。惟其立寢園不置後。稱考而
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未免嫌貳。故程夫子謂之失禮亂倫。是實防微之意。非以
考字爲非。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
封號。一依德興。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似爲兩盡。或以爲伯叔之稱。濮議爲定
論。漢宣之稱皇考。程子謂之失禮。稱以伯叔爲當云。此說亦以有理。且德興祭
文頭辭。則或以爲當稱從曾祖。而臣等之意。德興於 宣廟。既爲伯叔。則於
殿下。當有降殺之義。今於祭文。只書德興大院君。而屬稱不必書也。兩款論說
不一。久而靡定。議大臣領相李元翼。左相鄭昌衍議。該曹所議。似爲近禮云。
傳曰依議。月沙追封定遠君。爲定遠大院君。加連珠郡夫人。爲府夫人。卽其第進號啓運別宮。
集禮曹啓辭。致祭祭文。則稱考而神主則仍書顯考。今於 大院君封號後改題
主時。以支子題傍題事。議大臣施行。傳曰改題姑停。告祭先行。

上命德興定遠兩私廟先妣位。并行告祭禮。禮判啓曰。德興告祭。亦未知必合。
况德興之先妣。只是 先王後宮。何必并告。上曰。然則勿爲亦可。定遠妣則
於予切近。

以禮判李廷龜啓辭。連珠府夫人。奉移梨峴宮。後以啓運宮啓下。供上物膳。與
大妃殿一樣未安。依 王妃殿爲之。除各道方物。及到界進上。政府六曹節
目外。京圻朔膳等。一依橫看進排事。議大臣施行。月沙

金長生上疏曰。帝王之統。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侄。皆有父子之道焉。春秋曰。
躋僖公。夫子之微意可見矣。四傳之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是皆以相繼爲後
而爲父子也。漢宣以其所生父尊爲皇考。范氏曰。宣帝之於昭帝爲孫。則稱其
父爲皇考可也。而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程子亦曰。亂倫
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入繼大統。爲昭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
明矣。今 聖上繼承 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祖廟。則正所謂以小宗合大
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既稱之爲考。必爲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三年
之理乎。議者謂宣帝於史皇孫稱考。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亂倫失
禮。非以考字爲非也。夫皇字乃大字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私親
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考位之闕爲辭。然帝王之家。只以承統
爲重。雖叔繼侄。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豈可謂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察。

輾轉謬誤。臣切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侄。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沙溪行狀禮判曰。金長生動於程子論漢宣失禮之議。有此別論。殊不知殿下為宣廟之子。則定遠於殿下。當為兄弟。何得謂之伯叔。殿下於宣廟。有父子之道。而無父子之名。於定遠。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義。既不得以所生為父。而於所後。又無稱考之地。則天倫闕矣。決不可為也。金長生以稱考為非者。蓋有深意。蓋慮偏重於所生。而後日或有加隆之議。有此防微之論也。月沙集

上下教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身。

上之初即位。即下所生父母屬號議定之命。禮判李廷龜。副學鄭經世等以為。

母之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定遠君。稱大院君。夫人稱啓運宮。祭式依德興故

事。以上弟綾原君。補主祀。時金長生朴知誠。皆以儒臣。被徵入京。而兩人所見

又不同。知誠以為。既稱父母。而以弟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自主。朝廷

指為迎合。譁然攻之。知誠遂棄還鄉。延平遲川行狀

癸亥。缺月。寧越郡守朴知誠疏。略曰。缺

敬陵。叅奉李義吉疏。略曰。夫宗廟何為而設也。為父祖曾高也。凡所謂父所謂

祖者。皆主殿下之身而言也。則殿下之宗廟。為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

以殿下之父。而不得入殿下之宗廟。天下有是理哉。

政院啓曰。敬陵叅奉李義吉疏。論大院君崇奉之意。而肆言無忌。有若敦迫君

父之為者。極為寒心。此是國家莫重典禮。而乃有一種異論。備於朴知誠之疏。

蓋以駸駸然。有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云云。其言之輕

率怪妄。又已甚矣。至於廟寢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無理之說。不足

以熒惑。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仰達。愚伏

甲子八月。李貴啓曰。朴知誠之疏。今過二歲。尚不回啓。臣欲為陳筭而未果矣。

先王朝李滉。以不可親祭私廟為言。而李珥力言其非。且殿下之反正。與

宣廟之入承大統。有異。今日大院君主。稱以私廟。極為未安。漢光武別廟

之事。可以為據矣。上命政院。分付該曹。朴知誠之疏。速為回啓。延平日記

禮判李廷龜啓曰。私廟典祀。上年夏已為考據經史。叅酌情文。定奪啓下矣。今

者朴知誠。李義吉等。橫生異議。淆亂是非。伏承筵教。朴知誠金長生之論。何

說為是。云長生之論。雖有曲折之差殊。大義則與臣等同。知誠之論。則錯謬甚

矣。禮曰。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服。雖為祖後。為伯叔後。其於所生。則當降服

。此乃聖人不易之制也。朴疏乃引儀禮。為君之父母。君服。斬臣從服。其說

謂今於大院。既當稱考。不可不服。斬云。此甚錯見處。賈疏所謂君之父母者。合

立為君。而或廢疾不立。而已受國於祖者云。此指繼統合立之君。廢疾不立。其

子嗣立後。其父母死者也。金長生守經之說。固是正論。而但并與稱考而為非。

亦不可不辨。今日之事與漢宣事正同。司馬光之言曰：漢宣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不敢尊其祖爲皇祖云。蓋其祖則昭帝之兄也，與昭帝相逼，故不敢稱祖。其考則與昌邑同昭穆。昌邑既以罪廢，稱考於史，皇孫無嫌逼之地，故也。故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嗣從祖，故稱史皇孫爲考，無兩考之嫌。故議稱悼考，先儒未有貶議。及其後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爲非，非以稱考爲非也。是以漢光武上繼元帝之後，而立四親廟於春陵，未爲不可。朱子與何景叔論此事曰：若立兄子爲後，以主私廟，則最得禮之正云。此實臣等請以綾原爲後之意也。先儒論漢宣以從孫入繼，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故於所生之父，直稱之曰考而已云。此甚分明說破。故臣等以爲服則不可不降，而父母之名亦不可廢也。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如何。副學鄭經世等啓曰：漢宣詔議故皇太子諡，有司奏曰：禮不踰閑。史皇孫諡宜曰悼。後有司復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莽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

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嗣大宗者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側尊，不合禮儀。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祀。成帝以下有司行祀，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祀，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詔可。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以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屈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寡恩之誚，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譏，又不生於後代。較之宣哀過舉，益明云云。宋英宗初議濮王典禮，司馬光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歐陽修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曰：聞論議不一，宜權罷。當令有司博考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僕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

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書曰。群臣議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廟封贈。莽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議。而政府之議。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宣帝無兩考之嫌。今陛下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而其親字。旣稱爲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程子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親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於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以上三君所處。有得有失。而皆有先儒定論。其間或有與今日事體微有不同者。而臣等不敢有所去就。並爲書啓。愚伏朴疏引儀禮爲君之父母。君服斬臣從服。莽之說。謂今於大院旣當稱考。不可不服。斬云。禮曹啓引賈疏。所謂君之父母者。合立爲君。而或廢疾不立。而已受國於祖者之說。以辨之曰。此指繼統合立之君。廢疾不立云云。此說恐不然矣。繼統合立者。方可爲君之父母。而非繼統合立。則獨不爲君之父母乎。且臨海

旣死。光海旣廢。而元宗若尙在世。則元宗豈非繼統合立之君乎。不幸元宗早世。仁祖嗣位。則追崇元宗。以承宣祖之統。有何不可乎。此與史皇孫之事大異。漢宣卽昭帝之兄孫。史皇孫卽昭帝之侄。而宣帝承昭帝之後。若祖昭帝而考史皇孫。則是以已不在世之史皇孫。宣帝追尊而繼昭帝之後也。程子所以有亂倫之譏也。然先儒皆不以稱考爲非。而以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爲非者。宣帝於所後。無稱考之地。而若不以史皇孫爲考。則是無考也。其將以旣廢之昌邑爲考耶。故不以稱考爲非矣。至於稱皇考而不置後。自主其祀。則是隱然推而繼昭帝之統也。豈非亂倫乎。使宣帝若只稱史皇孫爲悼考。而不立寢園。置後以承其祀。則夫誰曰不可乎。范鎮所謂小宗不可合大宗之統者。以其小宗與大宗異本而不可合也。仁祖是元宗之適嗣。元宗是宣祖之子。而更無適嗣。嫌逼之地。則循序而繼其統。實合於長子死。次子亦名長子之義。而夫豈有小宗合大宗之嫌乎。甲子冬。晝講。都承旨鄭經世曰。頃者李義吉之疏。其言極無理。朴知誠之疏。雖有廟享之意。而猶不敢公言之。義吉乃其一家人云。而其言如此矣。禮判李廷龜曰。朴知誠亦讀書人。非必有迎合諂佞之意。而然也。似是獨學。故其於說禮識未透。見未到耳。上曰。金長生之論。朴知誠之疏。何說爲優。廷龜曰。金長生則但以宗統爲重。而臣等之意。倫序之不可闕亦重矣。然金長生之意。亦深遠。

到今見朴知誠等疏謂臣等曰防微若不斬絕則必有如此邪論希恩固寵者相繼而起不聽吾言今果如何云朴知誠則以爲稱考則必行斬衰斬衰則祭祀不可不致隆云李義吉則其言極爲無理上曰禮則未之知矣稱考則似無不爲三年喪之道理經世曰尊祖義也親親仁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若繼先祖之統而有子之道焉則厭於所尊故不得爲稱親而服斬也明矣月沙集張維上筭進典禮問答曰或問今之爲追崇之論者可得詳言而明卞之耶對曰曲禮曰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先儒解之曰父之爵不當諡以己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喪服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尸其服以士服先儒解之曰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喪服小記又曰大夫不得附於諸侯諸侯不得附於天子先儒解之曰公子之爲大夫者不得附於先君之廟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先儒解之曰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人不得祀別子也春秋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先儒胡文定公亦引用其說若以儀禮禮記春秋傳爲不足信也則已不然爲五說者自足以斷今日之禮也夫既曰不爲作諡則追崇之際凡廟號尊諡之上皆違禮也既曰尸服士服則先親本位應服之外不敢有所加也服猶不可況加之以名位乎既曰不得附於諸侯則入廟之非不待缺而明矣

既曰不祖公子則爲始封之君之父而猶不可祀以爲祖況於繼世之君又安可尊其私親上列於五廟乎既曰不以親親害尊尊則隆其私親上干大統至於徑祧祖宗者害於尊尊亦大矣

一或曰歷代已行之迹亦可得言耶對曰昔漢宣帝追尊悼考程子非之曰亂倫失禮甚矣范鎮亦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哀帝欲追尊定陶恭王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缺尊父母也晉元帝詔琅琊恭王宜稱皇考賀循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從之光武初立四親廟於雒陽既以用張純朱浮之議遷其廟於春陵而名號無所加胡致堂稱美之一或曰若如儀禮禮記則周公之追王太王王季亦非耶對曰何爲其然也此乃創業之君之事也儀禮禮記之云所以通行於天下而繼世之君所當守也夫追尊之禮夏商之前未嘗有也武王既有天下周公推原文武之志本王業之所由興遂有追王之舉蓋以義起而不拘於前代之禮者也既已又制爲禮法以教天下後世使繼世之君下及大夫士皆以爲則若儀禮禮記之云是也與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中庸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文同其意也然則創業之君之可以追尊與大夫繼世之君之不可以追尊其禮皆出於周公非有異也

一或曰人之欲尊其親一也繼世之君獨不得如創業之君其故何也對曰創

業之君。建邦啓土。肇立宗廟。以祀其先。則推本王業之始。盡其崇本之禮。於義當然。且無所妨。壓固不可已也。若夫繼世之君。承祖宗之統。處祖宗之位。乃以生我之私恩。尊其本親。躋祖宗之位。而混祖宗之統。則下焉而子爵加父。有乖於敬親之道。上焉而卑孫附祖。大虧於尊祖之義。不惟是也。七廟五廟。昭穆有數。若有所升。必有所祧。升不當升之私親。祧不當祧之祖宗。循恩蔑義。以親親而害尊尊。自古叔季之君。致隆私親。取譏於天下後世者。蓋以此也。

一或曰。諸說甚備。其義甚嚴。此皆爲人後者而發。其與爲祖後者。義例不同。子乃舉此。以議今日典禮。無乃未之思耶。曰不然。人後祖後。義例既殊。名號之稱。喪祭之禮。容有不能無差別也。至於追尊之典。則禮經直言子之於父。不可以己爵加之。初無卞於人後祖後也。夫爲人後者。既稱本生爲伯叔。而建非正之號。加之於所稱伯叔之地。則誠不免兩統貳尊之譏矣。若儀禮禮記之文。乃是通論。子之於父。禮當如是。非以論爲人後之禮也。至於先儒所論。雖爲爲人後者發。與今典禮。差有不同。然其由藩邦而奉大宗。尊私親而干祖統。則其義未嘗異也。

一或曰。自古帝王。漢光晉元之外。尠有不行是禮者。身爲萬乘之主。欲致隆於父母。此亦人之至情。子何非之深也。對曰。非然也。昔孟懿子問孝。夫子答以無違。無違者。不違於禮也。子之於親。生事葬祭。悉合於禮。然後方可謂之孝。不然。雖隆其名號。侈其儀物。以極其隆盛之觀。其於孔子之訓。乖矣。尙可謂之孝乎。一或曰。今之議禮者。或言主上上繼祖統。而太廟見闕。禰位業已稱大院君。爲考。則不可不列於昭穆。此言亦有所據耶。對曰。此今日追崇之論。所由本也。夫國之宗統。猶家之有宗法。然私家宗法。則無論尊卑貴賤。只以祖考子孫爲承繼之序。故雖高曾爲公卿。祖禰爲士庶。不害其相承也。若夫帝王宗統。異於是。必踐其位。然後承其統。不然。雖世適元子。亦不敢與於大統。非可以私恩厚薄。有所與奪於其間也。古之人君。或有以兄繼弟者。魯之僖閔是也。以叔繼侄者。唐之宣宗是也。以從祖繼從孫者。晉之簡文是也。以從孫繼從祖者。漢之宣帝是也。無論屬之尊卑親之遠近。既襲其位。則繼體之義。便同父子。典喪承祀。禮無差別。此豈非以宗統爲重者乎。唯其以宗統爲重。故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統。不得與其統。則不可列於其廟。此常經通義也。春秋傳。魯僖公。文公之父。而閔公之兄也。以弟先立。僖以兄繼。閔先儒以閔僖之於文公。當爲祖禰。是僖公當以弟爲禰廟。而文公又當以叔爲祖廟也。胡傳曰。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祭法。以曾祖廟爲皇考廟。蓋襄公者。哀公之祖也。襄公傳之子昭公。昭公傳其弟定公。定公卒而哀公立。故定公當以兄爲禰廟。而哀公又當以叔爲祖廟。而以祖爲曾祖廟也。朱子周廟昭穆圖。考王以懿王爲昭。是叔以侄爲禰廟也。夷王以孝王爲穆。是從孫以從祖爲禰廟也。宋廟昭穆圖。太祖太宗。哲徽欽高。各

為昭穆。是皆弟以兄為禰廟也。然則昭穆之位。唯當以繼體為序。祖孫兄弟。皆與父子無異矣。夫春秋之定制。既如彼。朱子之定論。又如是。則今日之論廟制。當斷自宣廟為一代。而五廟九室。皆宜以此推之。然則所謂廟闕禰位者。蓋亦未達於此義耳。

一或曰。昭穆之制。既如是。則凡繼襲之君。雖兄弟祖孫。皆可稱以父子耶。對曰。不然。夫繼代而嗣位者。皆嘗為其臣者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也。故既嗣其位。便有父子之義。喪而三年。廟而稱禰者。固也。至於天屬之稱。生我者為父。生我者為祖。自有一定不易之倫序。非可變改也。故春秋傳。既以閔僖祖禰。而何殊解之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之於文公。亦猶祖也。范甯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父祖為喻。胡氏曰。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又曰。僖公父視閔公。吳澄曰。閔僖曾為君臣。義同父子。蓋以閔僖非父子。而義同父子。故其廟非祖禰。而亦稱祖禰。然則廟可以為祖禰。而名不可以為父子也。又魯大夫公子遂之子公孫嬰齊。為其兄歸父之後。何休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又曰。不與子為父孫。疏家解之曰。嬰齊後歸父。若為歸父之子。然故反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後歸父。即不為仲遂之子。故也。胡氏亦以其說為是。夫以弟繼兄之位。未為不可。若使為父子。則其如壞亂天倫。何哉。以此論之。所謂廟可為祖禰。而不可為父子者。

可以信其必然。而無疑矣。集錄谷

為人後者。稱本生為伯叔。經史無明文。故濮議時。歐曾諸公。力主己見。為范馬

諸賢所掎擊。今則既有程夫子定論。不容有異議。趙翼獨謂為人後。亦可稱本

生為父母。未可曉也。漫筆

元宗追崇之議。遲川前後。箭明白剴切。至矣盡矣。無容更贅。而嘗怪谿谷愚伏

諸公。膠守不悟。實有難曉者。其曰壓祖之尊。不宜為父母三年之喪。云者。最不

成說。殷湯在時。太甲喪其父母。其曰壓祖之尊。而不為三年喪乎。或曰。太甲

雖是當繼統之人。未立與已立有異。此尤不然。太甲既立。其母若在。而沒於太

甲既繼統之後。則其可曰承祖之統。而不為三年喪乎。前喪則既三年。而後喪

不為三年乎。承統壓尊。何間於已立與未立耶。元宗仁祖。雖非適子適孫。

仁祖既承統之後。則與太甲何異。而獨降於父母乎。且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夫卿大夫。至於士庶人。無以壓祖之尊。而降父母之服者。獨於天子諸侯

之尊。而降其父母乎。云云。疏引儀禮。追崇之禮。夏商以前。蓋未嘗有。而周公

創之。孔子稱其達孝。子思著之於中庸。後世人君。宜所法守者。無過於此。而谿

谷所引五說。曲禮喪服小記。未知何人所記。其信而無疑。不及中庸儀禮。穀梁

傳。不甚觀合。且非經文。其必欲捨周公孔子子思而不從。曲引他說。強卜之者

何哉。谿谷又曰。周公推原文武之志。遂有追王之舉。蓋以義起。而不拘於前代

之禮既已又制為禮法以教天下後世使繼世之君下及大夫士皆以為則此說尤惑矣。創業垂統將以為後法也。追崇非禮則周公不當使後世不為而已。則為之也。如其禮也。則周公亦當使後世遵守而為則也。周公則不拘於前代之禮而義起而為之。後世人君不可遵周公已行之禮而為之者。果何義耶。是果聖人以身教之之法意耶。今之士大夫於大夫士葬祭追贈等節。則雖無於古禮而違於法意者。率多安而行之。獨於國家典禮則必力爭不已。卑賤者可以屈法伸恩而貴尊者必曲引難明之古禮使不得盡其情者。殊未可曉也。丙寅正月。啓運宮初喪。大憲鄭經世等合司啓曰。罔極之中。許降三年之服。在廷臣僚莫不咨嗟感激。而惟杖舥一節。未能釋然於羣臣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不當為喪主之教。昨伏賭。聖教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教。特出為慈殿所壓。而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者也。請亟命綾原君為喪主。自行不杖舥之制。凡事之嫌於國葬者。並皆寢罷。集月沙傳曰。禮云。天子諸侯之父雖士。祭以天子諸侯。又曰。祭從生者。盡子道也。今喪制禮。雖無傳教。自有可行之禮。都監慢不致察。凡祭用器皿。不為措備。前頭魂宮山所所用之物及節目。亦不留意磨鍊。都監所為。殊極非矣。今後各別察為無臨時窘迫之患。以禮曹啓。傳曰。近日本曹堂上。皆懷厭苦。以托病不出。為能事。節目講定。似無日矣。集月沙

傳曰。以綾原君為喪主事。大臣引據禮經。前後有請。不得不勉從。其以備為喪主。

禮曹啓辭節目別單。答曰。如是減殺。則殊無祭以諸侯之禮。凡祭一依五禮儀。施行事傳教矣。家禮只行三虞。故世皆通用。而考據禮經五虞語。以為稍別之地。禮所謂葬以大夫。祭以諸侯者。指饌品而言。如孟子所謂前以三鼎。後以五鼎是也。今此各奠各祭饌品。則皆用國葬之禮。而至於七虞。既非吉祭。且涉嫌逼。依前以五虞磨鍊。大臣之意亦然。敢啓。傳曰。依啓。集月沙初虞初獻。自上當親為之事。傳教。禮曹啓曰。虞卒哭。一依典禮行之。而返哭之後。擇空日別為親祭。自上行初獻。世子為亞獻。則情文似得宜云云。左相尹昉。右相申欽。議請依該曹施行。集月沙時朝廷議。上服制以為。上既承大統。與為人後無異。當服不杖舥。李貴崔鳴吉以為。上是為祖後。非為人後也。既存父子之稱。三年通喪。不當變改。張維謂禮。父在為母降服杖舥。以無二尊也。上雖非為人後。既承大統。與祖宗一體。不當伸其私尊。宜做父在為母之文。服杖舥。上初欲行三年之喪。舉朝力爭。竟服杖舥。漫筆自。上欲服斬。合司爭執。大憲鄭經世引避曰。成服前夕。禮判金尙容謂臣曰。明日成服。雖退。合司終不停論耶。自。上催入儀注。故欲知之。答曰。本欲連夜。

爭執自 上有窒塞之候。明日之啓。又留政院。時刻若至。則勢須進服。退日恐未安云矣。廷議譁然。以為退日之失。少踰制之事。大六日成服。本非此喪正禮。使臣無此答。則該曹必不徑進儀注。自 上亦不得遽成謬禮。今日誤事之罪。臣實當之云云。請出再避。集缺

初朝廷議 上服制。金長生以為宜為叔侄之服。不當服三年喪。滿朝皆從此議。請為期服。而 上堅執不許。大臣三司力請不允。至於百官伏閣。館學陳疏。乃引禮經持重大統者。降其小宗之文。而且以 德興大院君之事為證。曰。所謂稱考。權宜之稱。李元翼時為首相。至以去就爭之。 上不得已。乃擬父在母喪之制。以為壓尊而降定杖期之服。百官則以為會哭變服。嫌於國喪。只於闕庭着素服。而出闕門着時服。以成服為限焉。時廷議猶以杖朞為不可爭之。不己。李貴於庭會。力詆大臣三司無據之說。而又上筭請行三年喪。曰。大院君若在世。則 殿下之讓位。獨不如唐玄宗之於相王乎。抑以死生有間。雖不敢輕議追崇。而其服則從禮為三年可也。金長生乃以漢宣之後昭帝比之。則大不然。宣帝以旁支。為後於昭帝。而又以其父史皇孫稱皇考。程子乃以小宗亂大宗斥之宜矣。若以為承祖統者。不得父其父云。則不幾於衛輒之拒父者乎。李元翼以元老之臣。至以去就爭之。其無識見可知矣。既稱子稱考。而服則不杖期。是獨於喪服一節。待以叔父也。此果合於禮經乎。庭請之辭。乃曰。稱考權

宜不得已之稱也。稱考為何等事。而乃以權宜稱之乎。光海既以不母得罪於宗社而失國。今日諸臣。又欲導 殿下以不父云云。答曰。金長生。只知有祖。而不知有父。今日廷臣。只知有宗統。而不知與為人後者有異。近日啓筭中措語失當之處。不一而足。予甚痛歎。但雖不出繼。父在母喪。有降殺之禮。今日之降服。尊大統也。非以叔母待之之意也。而卿比之。崩輒。斯言無理。甚於言者矣。且予無不父先君之事。朝廷亦無不以父待之之語。而今欲比之於光海。此亦何意耶。且李元翼先朝元老。蔑視凌侮。不遺餘力。此亦不可之甚也。於是李元翼辭職出去。衆論朋興。目之以迎合。三司避嫌。兩司合啓。乃以倡異論排公議。輕君父蔑朝廷為罪。論以削奪官爵。 上答以不究本情。所論已甚。不允。玉堂又進筭。兩司連啓不已。 上只命遞兵判。延平記

啓運宮虞卒哭。大臣禮官獻議曰。綾原君已主喪。今於虞卒哭之祭。 聖上當只參哭位。不行獻禮。反哭之後。擇行別祭。而始為親行獻禮。祝辭稱子不加孝字。允合情禮。李貴以為此非所以父母待之之義也。失禮莫大於此。乃於行祭前一日。上筭略曰。今日朝廷。既令 殿下稱考於 大院君。而只以不加一皇字。故其於喪記節目。欲倣 德興大院君時事而為之。 宣祖則出繼 明廟。其於德興。有叔父之義。故不敢主祀。而以河原立後宜矣。然而 宣祖將親祭於 大院君。時議以為人君不可祭於私廟。先正臣李珥著書曰。人君雖出繼

而為本生父母親祭。未為不可。以此推之。宣祖若親臨其祭。則必自行初獻。而河原不得自主。可知矣。今殿下以親孫承祖統於宣廟。既無出繼之事。於大院君。不失父子之義。豈可以繼承祖統之故。以為壓尊。而不得主父母之喪乎。大院君未及踐其位。雖不可為國之父母。乃儀禮所稱君之合立父母也。其於合立父母之喪。殿下以為君之故。而不得自主其祭。退立哭位。不得獻一酌而罷。則祭禮可謂得中。而殿下之心。亦能自安乎。禮君臨臣喪。君主之。故其子不敢自主。况殿下之於此祭。豈有稱子。而不得主祭之理乎。亟令廟堂更議酌定。毋貽後悔。延平日記。○該曹未及回啓。而兩司達夜七啓。竟致不得親行。

虞祭時。因李貴筭。上欲為初獻。問于大臣。左相尹昉議。觀此筭辭。極論初頭降服之非。末端以虞卒哭。自上初獻為當云。當初廷臣之議。蓋以聖上既承宣祖之統。則所生之親。似不得不降其服。故初喪則屢請蒙允。既定為杖期。則三年喪之人。似當為喪主。故據禮屢請。而亦蒙聖允。至於筭內所謂嫡庶貴賤之語。元非廷臣之說。亦非廷臣所敢出也。只是後來攻廷議之疏。始有此說耳。既定喪主。而題神主旁題之後。則虞卒哭之獻喪主。似當主之。而自上別為親祭。亦合情禮。故臣與同僚。因該曹啓辭。妄為獻議。今不敢變其初說。傳曰。備既為喪主。虞卒哭初獻。備行之於禮。似然。雖然。予無出繼之事。初獻禮自己為之。亦無不可。依筭辭施行。

禮曹啓。國無二廟。喪無二主。以孝子主祀。今於虞祭。不行主獻。有違常經。自上別行親祭。實合情理。今以一人之見。遽改已定之禮。更與諸臣熟講以處之。三司亦論執。七啓乃允。四更一點。行初虞祭。上及世子。依儀註。只叅哭位。喪主行獻。別祭時。殿下親行。世子亞獻。野記。月沙集。朝

崔鳴吉筭略曰。上年冬。臣始取禮記喪服付卷考之。則乍見古文。茫如捕風。獨其中所謂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則為其母總云者。畧似彷彿於今日。見鄭經世問之。則經世出案上儀禮。庶子為父後。為其總一條示之。仍引據他書。辭說甚多。數日。張維以小札問曰。聞令力主服總之論。此禮與今日迥然不同。臣又往見。則維曰。母固有適母庶母。父亦有適父庶父乎。借使今喪。為大院之喪。則亦可以此為證乎。臣聞大悟。即見鄭經世傳此語。經世憮然稱善。自此其論遂止。臣又聞大臣及禮官。以為人後不杖期為定云。而且見漢書宣帝時。有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臣以為孫繼祖者。降其父母。已有古人定論。無復可疑。遂從不杖期之論。見張維言此意。維曰。今日事與漢宣不同。不可以為人後論。宜從父在母喪之義。服杖期云。臣初不以為然。久久思之。其言果是。仍又自疑曰。既非為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其為期者何也。蓋張維已知羣議之不是。而又疑宗統所壓。不可無降。故為此義起之論也。臣反覆詰之。維曰。三年之說。可以東可以西。臣曰。天下寧有可以東可以西之禮文。

乎。臣自此始知諸臣議禮之言皆未的當。始取儀禮禮記及諸傳記反覆參考。豁然開悟。於是出而語人曰。今日之禮當以三年爲定。聞者大駭。到處指笑。頃日陳筭略見己意。而白簡隨至。斥以異論。臣切念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斯乃天地之常經。而不可改者也。然而禮有降殺。情有屈伸。故考之於經。母之服應降者三。庶子爲父後。則爲其所生妾母服。父在母喪及爲出母。服杖期是也。父之服應降者一。爲人後則其爲本生。服不杖期是也。臣竊見儀禮斬衰條云。大宗無後將絕。則取同宗族人中支子以爲後。而其爲後者。爲其尊祖之義甚重。故謂所後爲父母。而不敢以本生父母爲父母。故其服降而同於伯叔父之服。斯所謂不貳斬也。斯所謂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且所後之父早卒。則其爲所後之父。若祖。代行三年。一如適孫之爲祖後。斯所謂或後祖。或後曾高祖者也。今之議者。以親孫爲祖後者。擬之於族人支子。後大宗之例。此臣之所未曉也。夫人有子則傳子。子死則傳孫。理之常也。不幸而無子。又無孫。然後不得已取同宗之支子以爲後。二者之相去不啻千里。而論者強以同之。何哉。且所謂不貳斬者。以其服斬於所後。故降朞於所生。何則不貳本也。非爲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無一斬也。無一斬則無本也。豈其可乎。或者曰。今王大妃在上。而服斬於今喪。是亦貳斬也。此又無理。祖在而遭父喪者。其可諉以不貳斬。而降其父母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又云尊可以降

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又云祖不壓孫。蓋以父之服無可降之義也。壓於父而降其母之服。則臣固聞之矣。壓於祖而降其父之服。則臣未之聞也。故臣以爲設令宣祖大王在世。此服猶不當降也。禮受國於曾祖者。其父早卒。則爲其廢疾之祖。代喪三年。夫受國於曾祖者。是爲曾祖後也。而禮文如此。蓋以直統相傳之次。初不以傳重有無。而爲之輕重故也。或曰廢疾之祖父。雖未爲君。而位在適嗣。封爲世子。故其服不降。今大院君位不在當立之次。不可同例。此又不然。禮適孫條曰。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則服之如衆子。以此觀之。廢疾之祖父。旣不得傳重。則其不得封爲世子。而其服與衆子同也。審矣。其祖雖以衆子待其子。而爲其孫者。不敢不以父待其父。初非以當立而服之者也。昔晉蔣萬問。范宣曰。適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重否。宣答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適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况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適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此條問答。分明畫出今日事者也。又服制令曰。無適孫。則適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詳此二條。則殿下乃承重者也。非出繼也。爲祖後也。非爲人後也。茲豈非灼然明甚者乎。大抵無論適孫庶孫。其爲受國於祖。則一也。無論當立不當立。其爲君之父母。則一也。寧有適孫承重。則得以父其父。而庶孫承重。則不得父其父者乎。李貴朴知誠之論。以大院君爲當立之父。蓋其意以爲

光海未廢。則大院君固爲宣廟之衆子。而殿下亦爲宣廟之衆孫矣。光海得罪宗社。殿下以宣廟長孫奉大妃之命。爲宗社之主。向使大院君在世。亦必爲立宗之相。王云。如是立論。亦自有理。然臣不以爲是者。抑有說焉。古人有言曰。國家安則先適長。危則先有功。又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殿下當倫紀敦絕。生靈塗炭之日。躬倡大義。以除禍亂。宗社之托。不歸於殿下。而歸於何處乎。殿下既已直嗣祖統。無所旁繼。則不以大院君爲父。而以誰爲父乎。既已殿下之父。則非君之父母而何哉。然則區區適庶長少之說。固不當與論於今日也。其當初禮官獻議之日。既以稱考稱子爲請。而朝議皆以爲可。至於今日。反引爲人後之說。以爲降服立喪主之證。是何前後之矛盾也。臣竊見合司。就臣啓語。逐條論辨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云者。乃指始受命之君云。臣考本註。未有此語。漢元始中。王莽請毀悼皇考廟。時有此說。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兩司必不肯取而爲證。無乃別有先儒之論。而臣未之見耶。且中庸所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及王制所謂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人。祭從生者云者。則亦將何說而攻之耶。又曰。必欲於禮書中。求得親孫爲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爲今日定制云。若禮書中。果有此款文字。則臣何敢不服乎。孫爲祖後者。徒以其父早卒。故以孫承重。初非斥其父而後祖者也。彼後祖之孫。其父雖死。而其母尙在。

則果可以爲祖後之故。而以旁親待其母乎。此必無之理。禮書中。安得有此說乎。噫。三年之過。迅如隙駒。孝子之情。寧有窮已。而其不得徑情直行者。蓋爲先王制禮。不敢踰越。抑至情而俯就耳。今者先以私意。橫在胸中。既不得明文的證。曲爲之說。而求其必降。是誠何心哉。鄭經世前後笱啓中。多有作意刪滅聖賢之言。以附己說處。聖賢之言。體用具備。先儒註釋。首尾相應。今乃或截其上。或截其中。或截其下。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不亦異哉。噫。以子承重者。謂之爲父後。其子早卒。而以孫承重者。謂之爲祖後。大宗無嗣將絕。而取族人爲後者。謂之爲人後。其可比而同之哉。若不求本意。而徒泥於爲後二字。則禮所謂爲祖母後者。但爲祖母後。而不祭其祖。爲慈母後者。卽爲慈母子。而不父其父乎。或曰。喪則或可以三年。至於喪主。則尤不可。彼受國於曾祖者。爲其祖服斬。則是以適孫自處也。安有以適孫自處。而不主其喪者乎。亦安有既主其喪。而不主其祭者乎。漢光武。卽劉演之弟。而南頓君之庶子。特以身爲天子之故。奪宗而祭之。然而光武上繼元帝。稱爲考廟。而考南頓君。難免兩考之嫌。今殿下特起同於光武。而無兩考之嫌。雖非大院君之長子。猶當奪宗而祭之。况本以承重之子。乃反移宗於弟。而不主其祭乎。不得稱考則已。既已稱考。則寧有王者之父。而不享王者之祭乎。大概不爲稱考。則今日之禮。事事皆順。既以稱考。則今日之禮。節節難便。朝廷必欲殿下降服立喪主。則不若初不稱考之。

至當而不可易也。昔晉侍中孔注問於徐邈曰：宣帝以悼國爲考，乃其稱謂耳，不足以服明輕重。向使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亦不得行重服。邈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其時立非一帝，而恭皇漢哀尊其父定德皇漢安尊其父清皆不得稱考。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宣帝超繼上代，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夫宣帝既爲人後，則服斬於本親，實爲可疑。孔注之問，所以發而徐邈之對，臣不敢以爲然也。故臣嘗曰：今日之喪禮，施之於今日，則固爲無據，而施之於宣帝，則至當而不可易也。夫舜之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非今日所當法者乎？所謂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者，何也？生則養之以父，歿則喪之以父，祭之以父，而不敢以帝王之號，加於其父之謂也。公羊云：父母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此言子之於父母，不敢加之以爵者，乃所以尊之至也。程子濶議所稱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云者，正謂今日道也。則追崇之不可固，已章章明矣。祖宗之所不禁，而殿下之所自盡者，其唯喪祭乎？別立廟稱皇考定遠大君，而祝辭則稱孝子國王，似爲得中。今日之事，名雖繼體，義同始封，茲實數千年乃一有之變禮，而朝廷膠守濶王興獻帝之餘論，直承祖統而目之以人後，君之父母，而待之以旁親，其弊將至於毀先王之禮制，滅父子之大倫，可不懼哉！嗚呼！今之失禮，奚但此也。士友間有父母喪，凡在相知，無不往哭，而其哭必哀者，人情之常也。今君父遭罔極之痛，而不爲一番會哭，乃

曰哭則近於國喪，不亦反常情乎？君父有服，則爲其臣者不可無從服。傳曰：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設令今日期年爲正服，其比緦麻已加四等，而喪之六日，君父成服於殯前，百官易吉於外庭，而曰從服，則近於國喪。噫！若是國喪，羣臣自有正服，又何以云從也？今日之喪，於宣廟實爲子婦之喪，則豈無哀憾之情，而殯歛纔訖，祀享如平日，其於情禮何如也？臣愚以爲從服，雖不可追行，而百官并宜素服從事。既葬而後除，祭享雖不可廢，而卒哭之前，毋得用樂可也。昔朱子有言：司馬溫公於濶安懿王禮數太薄，先正臣李珣亦言：宣廟之待德興太薄，濶王與德興降爲旁親，非今日比。而先賢之論如此，此豈有所迎合而言之者哉？噫！處人父子之間，良不易矣。於敵以下，猶宜詳審，況在君父彝倫攸叙禮樂之宗，天叙天秩，皆從此出，其於喪祭之際，如有一毫未盡，不但貽聖上無窮之恨，亦將書之史冊，垂示來代，所係豈不重哉。遲川集

初鄭經世據禮記君之母非夫人，服緦之文，以爲定禮。崔鳴吉大以爲然。張維謂鳴吉曰：君之母非夫人，謂之父之妾也。此言庶子爲父後，己之母是父之妾也。禮當緦服也。今日之禮，異於是。當先論大院君服制，則啓運之禮，從而定矣。服緦之文，於大院君亦可用乎？鳴吉大悟，經世聞之，亦悟其非而改之。鳴吉因此，便執三年通喪，都無壓屈降殺之節。既而駸駸流入於追尊入廟之論，遂爲羣議所非。谿谷漫筆

啓運宮之喪。臺諫以爲不合。殯於闕中。請出殯於仁慶宮別殿。上不從。及葬。將返魂於其別殿。臺諫又論其不可。請返魂於舊宅。金時讓謂司諫李潤雨。獻納權濤曰。臺諫啓辭。當以誠實。不可搖漾。苟合時議。當初用臺言。出殯於別殿。而仍爲返魂。則公等以何辭爭之。豈有殯則可而不可返魂之理。宜乎上之不重臺論也。權李皆默然。李民宥謂金時讓曰。無真儒識禮者。朝議紛紛如此。若使栗谷西崖在今日。必不如此。時讓曰。公見如此。而隨政院僚議。請從臺論。何也。民宥曰。人微望輕。安敢立幟。以嬰其鋒。荷潭錄

禮論 李廷龜 金長生 朴知誠 張維 崔鳴吉 趙翼
鄭經世 伯叔父 考
禮論 考
稱號 考
服喪 不杖朞 三年 杖朞 三年 不杖朞
廟享 祀綾原主 祀綾原主 別廟 別廟
議禮 到底主稱叔。當從降殺者。金長生也。到底主稱考。畧無降殺者。李貴崔鳴吉也。稱號則父子喪服則從叔侄。前後異同者。朝議也。谿谷漫筆

癸亥初議大院君典禮。金長生以爲。上繼宣祖之統。猶父子也。不當復考私親。宜自稱侄。李廷龜鄭經世鄭曄諸公。謂上於宣祖。孫也。非子也。既無所稱。而稱大院伯叔。於禮無据。當稱考。及丙寅喪禮。諸公力主不杖之論。謂上猶爲人後也。前後所論。未免矛盾。大爲長生所笑。谿谷漫筆

癸亥初金時讓謫在寧海。李命俊沈諮謫在盈德。皆蒙放。卽約會于境上。爲叙別而歸。命俊曰。天命重新。萬物改睹。未知何者爲今日大事也。時讓曰。定遠君追崇也。命俊曰。主上以旁支入承大統。安可追崇私親。時讓曰。是大不然。漢宣入繼昭帝。而不追尊史皇孫者。孝昭未嘗以史皇孫爲子。宣帝安敢以己之貴。以其父父他人乎。今則異於是。定遠乃宣廟之子。太廟不可闕。爾位。追尊定遠。則父子相承。而太廟位備。固合於禮也。命俊曰。公言是也。命俊以掌令先至京。時讓以禮曹正郎繼至。命俊曰。朝論以追崇爲逢迎邪議。斥之甚。雖不敢出口。吾輩所見。則實合於禮也。未久。時讓訪張維。金元亮亦在座。曰。朴知誠言禮合追崇。維力辨其不可。時讓曰。此論不出則固善。今既出。早晚必行。而後已。維曰。何爲其然。時讓曰。第觀之。一日。崔鳴吉謂時讓曰。聞張之言。公以爲追崇之議必行。然否。時讓曰。然。鳴吉殊不以爲然。金長生以禮名。上疏請主上禰宣廟。副學鄭經世上劄曰。若禰宣廟。則以定遠爲兄。大不合於禮。於是依德輿例。尊定遠爲大院君。乙丑冬。鳴吉謂時讓曰。博考古禮。今不可不追崇。公言是也。丙寅春。鳴吉及李聖求來訪。時讓。鳴吉言追崇合於禮。聖求言於禮則悖。各執所見。爭辨甚力。不久。啓運宮昇遐。上命殯殮諸禮。一依國喪。大臣率卿宰三司。爭之不能得。鳴吉爲副學。以議不同。不預其論。辭遞。朝議以爲邪論。自是不擬清選。金瑬力主其論。荷潭錄

丁卯正月。啓運宮小祥之後。廷臣屢請卽吉。上不聽。依父在母喪之制。身御立服。輦輦儀物。皆去華盛之飾。以伸心喪之義。延平丙寅五月十八日。啓運宮喪。葬于金浦縣後岡。是爲毓慶園。月沙丁卯八月啓揚州。興慶園。于毓慶之右。同原異穴。合稱之曰興慶園。集啓運宮喪將葬。教羣臣曰。予昔遭家多難。先君之喪。倉卒寄厝於外家之阡。非久計也。今當同窆新原。其令有司。預講移葬之論。又命儒臣考漢悼園故事。稱墓爲園。遂卜山於金浦。章陵大諫張維請寢稱園。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事親始終。一有違禮。則非聖人之所謂孝也。一字之稱。無益於顯親之實。而書之史策。傳之後世。將曰諸侯之私親。以墓稱園。自某代始也。恐非昭聖孝於無窮也。云云。白軒

元宗在光海朝。見綾昌死於非命。悲哀成疾。薨於禍燄未熄之中。倉卒買棺。不能無欠。以松脂填凹陷處用之。權厝于楊州郡場里。及上登極。追尊爲大院君。至是遷窆。羣議皆欲改棺。易以東園秘器。上教曰。改棺之際。必有人子所不忍見者。爲一時觀美。使已安之體魄。或致不安。則痛迫之情。將反有大於不得用美棺之時。仍而勿改可也。於是只加着漆而已。因繼時靈輦自楊州遷金浦。上欲奉輦入於都城。臺官論其違禮。請遵遷。禮

陵時舊路。批曰。似聞太宗朝。晉山府院君河崙。歿於咸鏡道定平地。太宗命返輓於門內京第。親臨賜諡云。臣喪亦然。况親喪乎。遷靖陵時。李浚慶啓辭所謂。迫近都城。則自上不敢安居宮闕。不得出郊。祇迎事勞重難云者。予不能無惑矣。其末端所謂。叅酌情文。從遷禧陵舊路而定之之說。亦甚異焉。

陶齋隨筆

時朝議以爲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發民治路。崔鳴吉上筍爭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必多怨。且大院君。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路。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止。議者又以經過宗廟爲嫌。議於入城後。別從他路。將由訓練院斜路。李貴上筍爭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爲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逕。此何禮也。且殿下親奉靈輦入城。而殿下由大路。靈輦由斜路。殿下之心。豈得安乎。廷臣不察情禮。徒以降殺爲務。臣竊惑焉。上卽命禮官更議。由大路而行。延平戊辰二月。李貴啓曰。當初議禮。大失本領。故其於節目。種種難便。頃日場屋舉子。多論無昭穆一款。至以倫紀不明爲言云。以此觀之。公議所在。不可以威勢脅持。可知。今聞魂宮神主。將移奉於本宮云。是以大院君爲殿下之私親也。宣廟旣爲後於明廟。故以德興爲私親。而稱以私廟宜矣。殿下

之於祀乎大院君則本無出繼之事乃君之父母也其可謂私親而使綾原君奉
日延記平戊辰三月崔鳴吉筭略曰今聞禫日已過毓慶神主方將合祔私廟節目已下
臣聞來錯愕不覺失聲大號伏惟聖上垂察臣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祭三代庶人祭禰雖尊卑不等隆殺有差而由親及疎自近及遠之意則無貴
賤一也唯支子賤不敢立廟而助祭於宗子之家故禮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
也蓋所以尊禰廟而重宗法也賤而不敢祭者固有之矣以子之貴而托其禰
於支子者臣未之聞也由禰而推之及於高曾者固理之常也祭祖不祭禰者
臣未之聞也今之廷臣徒知君上之尊而不知三綱之重徒知尊祖之義而不
知尊禰之禮父母之喪則必欲降而屬支子因一時所見之差為萬古貽笑之
之資可勝痛哉朝廷必欲使殿下降服降祭則何不別求稱考之地而伯叔
於興慶乎苟有稱考之地則名正言順寧有異議而今不能去其父母之稱者
蓋亦有見於旁繼直承之義各自不同而父母祖孫之名有不可易者也既有
其名斯有其實以祖事祖以禰事禰此乃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
無所後之父母乎始則奉安於新闕稱以魂宮終乃降祔於舊第稱以私廟此
豈情理之所得安乎殿下今日之事實太孫嗣位之類也而今欲援而擬之
於從孫繼統之例不亦左乎

五月進士李重馨以大院君立廟主祀事上疏後數日左贊成李貴筭略
大院君或為入廟或為別廟或為私廟殿下之主祀與否亟令廟堂依古
昔聖帝明王尊父之已行典禮毋使莫重之禮一刻淹滯貽譏萬世○時廷論
攻斥以貴立廟請立禰廟又上創累萬言相責以失禮請立禰廟又上創累萬言吳
已已五月陽陵君許禔上疏請追崇定遠君三司請許禔削奪門黜不允又
請遠竄不允記朝野時上以許禔疏下禮曹啓曰許禔數年前曾以此事投疏其時朝廷嚴斥臺
諫請罪此則國人耳目之所共載者到今廷議既定人無異言之後乃復提起
必欲眩亂而觀其疏中語意則皆從前疏中出來別無更容議云云於是兩司
之啓繼發川府啓陽陵君許禔前後妄論禮制舉國之人莫不深惡其所為而其時兩司之
交章請罪不過斥其妄論而已今者臺墨未乾復此擲掄縱恣之狀已極痛憤
而取見元疏則滿紙張皇無非詬辱君父脅動朝廷臣子之所不忍正視也請
命遠竄答曰陳其所懷無妨置之可也川七月兵判李貴筭曰臣以議禮一事前後苦口極論者非一非再雖力不能回
天而其言則實關倫紀臣不敢一日忘也今日許禔之疏即臣頃日所陳之事
而臺論重發臣與禔同所見見同者罪亦同云云川

十月。司諫崔苻以許禱雖有出位之言。不可則置之而已。不必深治之意。避嫌。府啓論苻傳會異議。不欲叅論。先自引避於合啓方張之日。請罷。不允。庚午八月。先是李命俊與朴知誠相友善。熟聞其議。故於此禮。雖不敢自主其見。而亦未嘗以為不可。及為諫長。動於時議。不為是非。而又論啓鄭大鵬議禮。陳疏之罪。李貴以不守所見。貽書責之。命俊又為避嫌自列。至有張惣桂萼等語。貴乃陳筭以下之。廷平記李命俊曰。余所見則朴持平議論甚是。然余素不知禮。以余尋常所見。附會是事。若得諂媚。上意之名。則雖死難雪其恥。故不敢自是也。朴持平則以山林隱士。自抱至公無私之心。所言有何嫌也。然朴疏一上。則申右相諸人。將欲以死力爭。上若聽許。則如申相諸恬退之人。皆必引去。其右之者。皆必好進之輩。其弊固不少也。治谷日記金長生與朝中知舊書曰。朴疏引儀。缺大院君之稱。實嫌於以子爵。庚午九月時。穆陵遷奉。誌文當改。李貴以為。大院君之稱。實嫌於以子爵。父之義。誌文一刊。後悔無及。乃上筭言。當初金長生稱祖稱叔之說。鄭經世持重大統之言。皆歸於指擬無據。殿下曾以筭陳之辭。從當議定為教。而迄無一言及於。大院君追崇未遑底意。添入誌文之教。未知。殿下緣何遲延。至於此歟。父子大倫。一日未定。則是一日無父子之天也。一刻未定。則是一刻無

父子之天也。伏願亟下臣前後筭于禮曹。使誌文中措語。及期定奪。

再筭畧曰。誌文去大院君定遠君六字。只書光海得罪而廢。宣祖長子某子

某。以長孫承大統云云。則不但為後追崇之階梯。亦不害於子不爵父之意也。凝川日記

十月。李貴筭略。父子大倫。天經地緯。不可以臆見強定。當依先儒定論。然後倫紀可明於萬世。今日廷臣。徒知受國為重。不知尊父為重。既為稱考。而使人主祀。又不欲入。廟。其違禮背經。熟甚焉云云。

十一月。李貴筭進明戶部郎中宋獻議禮書曰。宋戶部。天朝有名文士。其所論即與朴知誠之言。若合符契。真所謂天下之公議也。宋戶部有何迎合而為此論乎云云。自此李貴許禱。連進筭請速定大禮。府院齊發。請崔有海削去仕版。許禱削黜。

崔有海之使寧遠也。漂到登州。與戶部郎中宋獻頗往來。因問本國議禮得失。宋為小說以贈之。其言曰。余在東牟。與朝鮮使者甚驩。細問該國禮義。夥天下。且審。國王昭敬之孫。張義奠邦。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宗之尊父。其茹痛固也。上欲追孝。下守經常。擇執中宜信。曠世之徽也。然而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而不知嫌。則如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禮何。持重大宗。降於小宗者。以義

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重君臣。不敢以私恩躋大宗也。若無受國之恩。而身戀鴻烈。直紹祖統。則尊父承祖。乃所以尊祖叙倫。非循私情儔也。有海還朝。見朝議方峻。匿不出。久之。私示南陽君洪振道。以示李貴。貴陳筭獻之。筭入。上以有海不即啓知。特命罷職。於是朝議譁然。以有海敢以朝家莫重之事。私自問難於華人。論以削版。貴上筭救之。答曰。今觀宋戶部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此事求之千古。絕無其儔。而或以進崇爲言。則怒目相對。恣意排擊。兩司之論。劾崔有海。亦有深意。予實薄其爲人也。噫。欲尊父母。人子常情也。人皆憤然。慢語蜂起。則是欲尊而反貶辱也。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覲然開口云云。延平行狀後又教以詳下辛未四月

十二月。忠原幼學金燧疏。今之大臣。不能早定大禮。彝倫不明。將至天地晦塞。將焉用彼相哉。請速定尊崇之禮。川凝

進士李元瑞疏。請追崇大院君。以明大禮。上

全州前僉正安旭疏。請行追崇。川凝

府啓追崇之論。本非定禮。李貴雖有偏見。只陳其所懷而止。則可矣。至於日上啓筭。恣言無忌。貽書相臣。詬辱狼藉。有若脅迫君父。勒制朝廷者然。蠢蠢無賴之輩。不知禮文之爲何物。而承望風旨。相繼投疏。請罷職不叙。許禱本以怪妄。爲世所棄。幸緣立勳。得忝宰列。而有何知識。可以議禮。近因聖批之優容。妄

謂天意之可測。交通無賴。迭投疏章。請削奪官爵。川凝

辛未四月。引見原任及大臣。議追崇事。皆不承順。川凝上命廣收廷議。政院啓曰。國家大事。詢及大臣。有所疑難。然後方可廣收廷議。而今日大臣。既以爲不可。則豈可復有所疑難。而廣收於廷臣乎。傳曰。寡人猥承丕緒。恐德不類。故雖恭默度日。恒懷不安。頃見華人論禮。可謂令人知恥也。仲尼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此譏其不思報本也。子輿曰。不得不以爲悅。是痛其未得自盡也。大抵今日之事。無二本之嫌。有昭穆未備之欠。且與古事不侔。奏請天朝。以俟上國裁處。勿爲收議。川凝

政院封還。上下教曰。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於是兩司合啓爭之。上曰。既非爲人後。則追崇所生。其於禮義。少無不可。而九年論難。一向不悟。排擊異己。有同私讐。今日國習。可謂異哉。尊父叙倫。禮所當然。稟命天朝。義不可廢。大臣率二品以上。會賓廳爭之。延平行狀

時方議奏請。世子册封。上命追崇之事。今年奏請。封。世子奏請。明年爲之。政院覆逆。答曰。大臣中與李貴不和者。獨當排抑。其心不難知也。今此追崇之事。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於是合啓請亟寢。奏聞之命。領相吳允謙呈辭。答曰。昨日之言。非謂卿安心勿辭。川凝

時兩司連日只合啓。而不爲合司。故玉堂筭以爲歇後。論其不爲合司之咎。以

言官疲軟。誠可寒心等語斥之。大諫金壽賢正言趙公淑避嫌。傳曰。古昔帝王。皆尊私親。不爲人後。則追崇所生。尤無不可。李行遠等語侵臺閣。以爲脅制上。下之地。事極駭愕。卽命副應教李行遠。校理李省身。金光燦。修撰李景義。沈東龜等。拿鞠定罪。政院再啓請還收。上又命承旨並削職遠竄。右相李廷龜。陳筭。請寢儒臣拿鞠之命。上寢之。改下削竄之命。大臣三司請寢追崇奏請。及還收五臣削竄之命。並不允。上以爲大臣中與李貴不和者。獨爲擔當排抑。領相吳允謙。右相李廷龜。上筭待罪。上以爲非卿等之謂也。左相金瑩。上筭自首。仍呈辭三度。命遞。領右相請同賜遞免。不允。乃率二品以上。請寢追崇。奏聞之命。上以已諭答之。屢日不允。百官廷爭。館學儒生亦上疏。皆不允。時李貴以知經筵入講筵。盛陳庭請之非。且陳太學諸生。非其本意。李行遠之弟行遇。爲掌議。鞭笞不來。儒生之館主人。使之驅迫來。參云。川疑領府事李元翼。筭追崇一事。自初牢執。臣罪當爲首。請與他大臣同被罪罰。川疑鄭經世疏略曰。忽聞登對大臣。詢以追崇之事。大臣皆以爲不可。而聖斷赫然。自用不回。卽下遣使奏請之命。臣之迂滯。竊以爲聖躬闕失。無大於此。聖經之論此。不啻多矣。向日張維所進典禮問答。蓋已詳矣。臣請取其觀貼明白者。爲殿下陳之。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大院君不得稱先王。殿下不得祖先王。而

特以殿下有旋乾轉坤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爲宗廟主。彼謂大院君非私親。而殿下爲嫡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據此則一國子孫臣民。自今日至于萬世。當祖殿下。而不當祖大院君。豈不較然甚明。而殿下但知生我之爲至恩。而不念祖統之爲至嚴。雖以制禮之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遠越。此豈平日所望於聖明者哉。臣嘗見聖教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爲之。予何爲獨不然。臣爲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此政所謂將第一件事。讓與別人。不唯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隆於大院君者。亦未得爲盡道也。一禮判金尙憲辭遞。張維爲之。維辭以方今典禮之議。臣不能變其初見。不可仍冒議禮。請遞。上從之。李弘胄爲其代。又上筭請遞曰。臣當初論追崇。不當之意。今不可苟冒宗伯。隱忍回互。誓不爲此態云。上有未安之教。遞差。仍傳曰。此後不須出宗伯。臺諫論以爲。今此議禮時。不可曠宗伯之任。請速出代。屢日後。以金尙容爲禮判。尙容以辭批嚴峻行公。副提學崔鳴吉。上筭以爲別立廟。不爲奏請。追崇爲宜。答曰。省筭具悉。今之廷臣。皆曰識禮。而平生讀書。以儒自處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則母論親疎。皆往一哭。而啓運宮之喪。百官不爲會哭。君上成服於內。而臣下着吉於

外大臣中舉朝推尊者。金長生稱叔為當之語。到今猶謂之杜漸之計。若此不已。則必至臣不臣而子不子矣。如彼昏塞好勝之類。終無改悟之理。故欲為奏聞天朝。以定是非。而朝廷視寡昧如嬰兒。以違經之言無據之說。逐日張皇。而猶為不足。或謂之恃其有助。或謂之國隨而亂。誠極寒心也。儒生李之恒。李行遇等。未知何樣怪物。而諸生之不從者。鞭笞童僕。抑勒驅聚。疏陳無理之說。自以為舉國公論。亦甚異哉。卿之笥中所謂。既已稱考。則不可謂之為人後。使其弟主其父之祭。於禮未有所據。此亦不過一時義起而言之者耳。義起而從厚。猶為可疑。義起而從薄。豈無未安也。一廟中兩高祖。亦為不可等語。皆有所見。然彼務勝護短之輩。必不見此而回心也。且禮記中葬以士一款。每每抄出。以為爭執之地。而祭祀一款。全不理會。笥中所謂。得其半失其半之語。亦為是也。因予不學無識。見侮於臣僚。非一非再。良可歎也。

傳曰。合司啓辭中。昭穆一款。寡人學識。未能解惑。承旨為予詳陳。政院回啓曰。禮記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註曰。宗廟之制。但左右為昭穆。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蓋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後每一易世而一遷。此古昭穆之序。五廟之制也。今我宗廟自成廟至宣廟。為二昭二穆。則合司所論昭穆一款。是古者五

廟之制也。據禮考經。似無可疑。臣等懜學。此外無所陳矣。答曰。臺諫辭啓中所謂昭穆。為光海時而言也。古今天下。安有無禰位之廟。諸侯之廟。又安有二高祖之廟哉。兩高祖不為云者。全無高曾祖父代數而言。柳景緝佯若不知。援引不近之古說。又以為自前有例云。是自欺其心。又欺其君也。太宗世宗。以功烈世祀。故不稱高祖。而只稱曾孫云者。亦是遁辭也。承旨徒知營護臺官。而不念告君以實之義。良可惜也。以如此之事觀之。則古之指鹿為馬。無足怪也。時諸臣力爭。追崇之不可。上曰。諸臣何以並生親推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追贈。晦隱集

辛未夏。崔鳴吉。笥請追崇。享以別廟。猶憚時議。不敢盡其說。上下其議。領相吳允謙。左相金瑬。率卿宰三司。爭之累日。金時讓。以公事往。允謙家。允謙言及廷論。時讓曰。追崇之必合於禮。則吾所不能知。漢唐以下帝王。無不為者。設令上為之。不過為觀過知仁之舉也。上必欲為。而朝廷固爭之。則必施竄黜之威。是欲使上無知仁之過。而反陷上於大過矣。未知何如。允謙曰。聞公之言。甚豁然也。頃之上命。遞金瑬。而尹昉復入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崖異。以失上意故也。其後追崇之議。復作。昉外隨朝論。陽為廷爭。而內則陰主追崇。一日。同卿宰。在賓廳。謂時讓曰。朝廷若力爭。則上必允從。時讓曰。相位意如此。則宜苦口竭誠。期於回天。誰敢禁止。尹默然。諸宰皆微笑。李貴誡相臣不當

廷爭罵辱張維言辭甚悖以維言廷論也李廷龜作色曰此非一家事朝廷公會安得謾無禮如此昉怡然時讓謂人曰吾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為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為量不過無廉恥而然也時讓訪鳴吉昉之孫坵時為獻納與鳴吉議定廷爭啓辭時讓笑謂鳴吉曰公既主追崇廷爭文字則不可指揮也坵色變而起荷潭

初張維上筭引禮經之言力辨追崇之非禮鄭經世上筭攻追崇之議而以張筭為得禮之正一日金時讓與崔張會于備局張攻崔為邪論崔怫然作色曰我之追崇之議出於誰乎公言追崇合禮勸我上筭我從公言而為之以今思之公以我試探朝議而公乃反其說自付於朝議時讓笑謂維曰此言如何維面發赤曰我考禮未詳有此言今乃悟其非云前後異論如此荷潭五月三司百官連啓固爭追崇不允館學抗章不得請外方儒生六十餘人齊會館中將以副學崔鳴吉筭批鞭箠童僕勒驅集等教欲為申卞上疏而諸生多以為聖教中有怪物等語不敢冒居首善之地捲堂而出大司成李顯英入啓

時亢旱尙州地霜降上下罪己之教政院啓略曰儒臣被罪於陳筭大臣不安於嚴批朝野遑遑爭論變禮上下否隔衆心拂鬱則天人一理視聽自我五月飛霜半年亢旱豈無其由乎伏願聖明即因悔悟之端特恕儒臣忤旨之

誅亟從外廷公共之論答曰大旱飛霜非為一二儒臣而發然既曰冤抑則巨細何擇至於廷請之事尤不干於召災之道然謂之拂鬱則宜通否隔李行遠等並宥其罪追崇之事亦勿徑先奏聞從容講定川疑

七月李貴筭略臣前後所爭祖子孫相承正統古今天下安有異議張維鄭經世張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為人後之君私尊崇其所生父母者也與今日殿下之承宣祖統不為人後者大相不侔而廷臣惑於無據臆說卞爭此禮為立節無異矮人看場使莫重大禮迄未歸正此殿下之所至痛而有識臣民之所共憤惋者近日廟堂講論者無非軍務之事而臣之所先者明父子大倫也大倫一定而天下之父子者定矣臣之一筭再筭至於二十筭而不知止者無他欲明大倫於天下萬世也廟有二高祖又無禰位前古所無之大變定此大禮一刻為急伏願聖明令大臣速為議定以明大倫雜錄九月李貴啓於經筵曰朴知誠讀書林下行同古人而趙綱以蓼蟲斥之近聞四學儒生削知誠儒籍云尤可駭也上怒命儒生停舉延平以朴知誠削籍儒生停舉事不為舉行命政院問啓藝文館對以不可獨為即與三館一會衆議不一不得停舉云傳曰年少無識之輩染於李昭漢君言不可從之說如是蔑視極為痛駭並拿鞫定罪川疑待教趙珩學正鄭弘緒承文權知趙績校書著作郭融并下吏政院又以朴知

誠削籍。出於許多士子之論。追後摘發未易之意入啓。上曰。如難摘發姓名。問于延平府院君。四館往問李貴。則許穆云。故四館齊會停舉。於是館中儒生捲堂而出。四學亦皆空齋而出。上遣館官及禮官開諭。幼學金振柳棟亨等疏。同爲齋任。相議削籍。請與許穆均被罪罰。同上時儒生未還入。上命擇日行謁聖試。圻湖儒生頗有上來者。武科已爲初試。而儒生還入之後。十一月傳曰。寡人有疾。勢難視學。明日謁聖舉動停寢。川趙綱命補知禮縣監。院啓請還收。不允。正言尹鳴殷避嫌略曰。不畏強禦。趙綱有之。追崇謬禮。趙綱爭之。綱之去後。果何人哉。前有李蔡。以直補外。而臺閣爭不能得。後有趙綱。以直補外。而臺閣爭不能得。獨有如臣者。爲殿下耳目之官。徒知苟冒爵祿。反以綱爲戒。則言路其將大塞矣。噫。今如欲行於殿下之世。必爲巧諛苟容之態。能得殿下之親信。臣雖無狀。不忍爲此態。而強求合於疎直臣之殿下也。傳曰。近來人心浮薄。俗尙乖當。壓侮功臣者。謂之忠直。叱辱宰相者。謂之敢言。無廉耻有奸僞者。謂之直臣。良可痛心。頃者趙綱有厭勳舊辱大臣抑追崇等罪。而予愛重清儉。不以其罪罪之。李蔡視予猶嬰兒。下問之事。不以實對。指鹿之教。略不愧懼。視若不見。晏然行公。可謂無忌憚患失之人。予以近侍之故。亦不以其罪罪之。年少無識見之輩。反有所云。若此不已。國不爲國。李蔡趙綱從重論罪。政院封還。上又下嚴旨。政院待罪。川

李貴又進筍略曰。張維自是謬見。亂引典禮。欲亂宗廟大統。臣不敢不據先儒之論。逐條攻破。一以解群惑。一以明大倫。川李貴啓於經筵曰。殿下欲定大禮。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正之人。然後是非可定也。當此之時。如洪瑞鳳者。豈可爲銓長乎。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不如盡出此輩。待議禮定。然後還爲收用。亦未晚也。又曰。小臣若爲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何難於此禮。延平狀十月以李貴爲吏判。持平吳躡啓曰。進講時。李貴論及追崇事。有曰。以臣爲吏判。則當一時驅逐異論之人。卽成大禮云。臣不勝驚愕。豈意今者。乃有是除國言藉藉。咸曰。既有捧行下吏判。將有白活政丞。噫。天官冢宰。爲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主。敢以應求哉。李貴之請爲追崇者。其真謂是禮之合禮乎。臣知其意。在好爵。則假是說而要之也。殿下之除貴。以吏判者。其真謂人器之相稱乎。臣知其意在追崇。則餌是爵以要之也。是上下交相要以成其私也。殿下只欲追崇之成。而不復念王章之亂名器之賤。誠使喫利無耻之輩。踵貴故智。迎合上意。駸駸然皆欲得某官某職。則殿下其能一切却之乎。川傳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薦而應求。則爲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設或應求。功存社稷。職居一品。置諸天官。固無不可也。以自薦爲非。則何以到今始論。以應求爲非。則兵判時何不糾正也。貴上筍辭。狀

於是執義金世濂。掌令李垞。朴安悌等啓。請李貴罷職。答曰。頃日李貴之言。不過深憤吏判而發。其時洪瑞鳳。身爲冢宰。大惡追崇。故峻論者皆登清顯之仕。緩議者或作他鄉之鬼。一世假公遂私。沽直利己。其傷風誤俗。莫此爲甚。彼緩論者。有何敗常亂倫之事。而其待之者。如私讎耶。李貴自薦。非止一再。聽之者不以爲疑。言之者亦無干澤之意。以予觀之。構陷吏判。似有別情。川凝

上命世濂。垞。安悌。遞差。大憲李顯英啓。請李貴罷職。還收金世濂等遞差之命。大諫尹墀。正言閔光勳。以處置乖當。避嫌。獻納羅萬甲。獨避於李貴。或抑或揚。其意右李貴。至曰。若論失言之罪。李貴亦必自服。而多費言語。按律太深。論一迺濶。爲賤踏之李貴。有若論劾權奸者。然云云。蓋萬甲。前日見斥於金瑬。至被竄黜。及以追崇之議。瑬大忤於上。李貴乘之。構陷。不遺餘力。而榻前力贊萬甲。得以放釋。故其言如此。川凝

十二月。上命金世濂等三人補外。府院啓。請還收。不允。世濂玄風。垞康。津安悌。木川。

許禱疏。請先正吳璫。無君不道之罪。速定大禮。以祛上下倒逆之患。

傳曰。廷臣或不究天理。固守己見。或不察禮文。輕信人言。或牽於私情。以勝爲賢。或怯於浮議。以默爲能。或蠢蠢而徒逐虛名。或昏昏而全無實得。十年不悟。一向執迷。此豈人情。由予不孝也。大禮未成之前。予未得一刻安心。令禮官從速議定。俾無未盡。

禮曹回啓略。做光武故事。別建廟宇。以從祭以諸侯之禮。祖子孫之倫序。井井不紊。但不入於宗廟。不列於昭穆。以寓謙遜之意。遍詢諸大臣以決之。

壬申正月。吏判李貴。欲以朴知誠。擬持平。叅判李聖求。叅議俞伯曾。佐郎具鳳瑞。以爲不當。並爲起出。李貴以見忤同僚。見輕郎官。政席皆空。不得爲政之意。入啓。上命堂上推考。郎廳罷職。

崔有海。以追崇事上疏。政院請勿捧入。

府啓。崔有海。爲人顛妄。處心傾巧。曾於筵席。陽爲守正之論。終假華人。陰主附會之計。前後情跡。變幻莫測。上年再被臺評。彈墨未乾。今又妄論大禮。至欲指揮君父。請削版。不允。

禮曹啓。領議政尹昉。議略曰。歷觀前代之事。絕無可擬於今日之禮者。中興之君。莫盛於光武。而南頓君。未聞有追崇之舉。豈非繼體之主。與始封之君。有異乎。春陵四親之廟。其觀模禮制。雖不可考。而既使令長侍祀。帝亦時時親享。則槩是公家一廟也。若做建武時事。別設一廟。享祀儀物。叅用諸侯之禮。遵古者尸用土服祭用諸侯之制。則既無越禮之嫌。亦可以少伸聖上追遠至情。追崇一款。恐難容議。

領敦寧吳允謙。以爲曾叅首相。不能順聖上至誠。使聖心憂惱至此。臣罪萬死。不敢獻議。

判府事鄭昌衍昇平府院君金瑬病不獻議。

左相李廷龜議昏謬之見前已畧陳惶恐俟罪不敢更達。

傳曰禮非從天降從地出人情而已矣。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末俗悖天理而干名領相議稍有一體之義而援比不類定禮苟簡無異於百步之於五十步也。亟舉尊崇之禮以盡奉先之道。

右相金尙容議今茲大禮既無古禮之可做何可創制新禮以取後日之譏議乎。大抵禮貴得中過則非禮人心之所不安者恐非得中之正禮非禮之舉不敢輕議。

傳曰在廷諸臣以追崇一事為奇貨貪權者以此聚黨好名者以此要譽有累者以此立功無耻者以此干祿追崇一名可謂利窟右相動於此輩論議托以人心不安誠可笑也。

右相筭辭職。

賓廳領左相啓略曰周平王之孫桓王以適孫承祖統而不敢援周公之例尊其所生蓋以繼體之義異於創業漢光武晉元帝中興與創業無異而猶不敢尊其私親伏願 聖明深思大義亟寢追崇之命。

賓廳三啓不允。

合啓畧曰王者之所當法者莫過於三代之聖制而時君所當順者實在於一

國之人心請勉抑至情亟寢成命答曰勿煩川

副校理趙緯韓疏畧曰所見與時論不同追崇之議與朴知誠始言於癸亥反

正之初重為時論擯斥緘口結舌十年于茲方在論思之地不可強屈所見聯

名上筭年近七十白髮繭面鍾鳴漏盡灰釘已具有何希冀以要 殿下云云

答曰嘉爾所見之明正十年操守不宜動於今日勿為控辭同上

府啓請罷趙緯韓不允賢持平安時答三公啓曰宗廟之禮昭穆為重只上尊號不叙昭穆禮甚未安然予為卿等

豎執今姑不入廟卿等亦體予意亟停勿煩。

吏判李貴啓曰趙緯韓畧陳己見而猶畏時議不敢明白論禮持平安時賢詔

付防塞追崇之論欲為立功自衒之計其險邪怪妄如鬼如蜮輕君上蔑朝廷

之罪至此而極矣此無非臣不體前日 聖上斥退浮薄之教而妄進無狀之

徒作孽於其間以致大倫不明於世且臣自當初主張明倫之罪反甚於趙緯

韓惶恐待罪。

賓廳及三司停啓後禮判崔鳴吉啓舉行節目無可依據請 祖宗朝實錄相

考後叅酌施行。

張維上疏乞遞兼帶文衡不許。上以禮判不即啓稟奏請之舉命堂上並推考禮曹啓曰追崇議定之後朝廷

有三種議論。或以為前日傳教。只有上尊號之命。則自本朝上號而已。不必奏請天朝。或以為不稟皇上。私加王號。事涉僭越。非臣子所敢安。奏請使不可不趁速差送。或以為當依成廟朝例。先上王號。而隨後奏請云。臣等亦未能定其取捨。伏承嚴教。不勝惶恐。請令大臣議處。

禮曹又啓。聖上踐祚。即有議禮之事。而禮無前據。論議多端。凡干奉先之道。未免有欠。而其中最未安者有二焉。父不祭於支子之宅。古有明訓。而稱考神主。奉置私室。支子主祭。此其未安之一也。當初大院君改題主時。以顯考定遠大君稱之。而不書傍題。其後啓運宮題主時。以顯妣連珠府夫人稱之。而綾原君為傍題。考妣神主。互有異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此其未安之二也。今者朝議已定。都監方設。上號之後。造主立廟等事。自當次第舉行。但念人之為道。莫大於尊親。而既知其不可。則不容一日安於心者。蓋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冊寶儀仗。造成之役。必至數朔之久。則其前不可無別樣處置。大院君神主。加以皇字。啓運宮神主。改其顯字。削去綾原君奉祀之稱。命官致祭。先告厥由。公廡中別擇寬敞之處。以為權安之所。而來朔為始。凡時享節奠。皆用王者之禮。以待都監畢役。後繕禮方為得宜。傳曰允川疑。

禮曹啓。姑先改題後權安南別殿。改以崇恩殿。
陞綾城縣為綾州牧。仁獻王后姓鄉而追崇故也。

大提學張維陳筭待罪。且申前說以為。今者群議既定。繕禮將舉。設或朝廷寬大。不復追咎既往。臣何敢仍據館閣之長。晏然若無罪者哉。况大禮時該用文字。必有分及於臣者。夫文詞出於心匠。心所不然。文豈徒成。臣若辭而不為。是廢其職也。強而為之。是枉其志也。廢職則不恪。枉志則不直。不恪不直。何以事君。白軒集 谿谷碑

禮曹啓。列聖尊號。大王八字。王妃六字。而穆翼度桓及恭靖大王。只四字。王妃則只二字。有若稍有差別。此必有微意然也。又考成廟故事。初加溫文懿敬四字。而不加大字。准請後。又加宣肅恭顯為八字。而始稱大王。及祔廟時。又上廟號為德宗。其時議臣有引四祖恭靖故例。以稱宗為未妥者。此言實有所見。設令祔廟為可。至於稱宗。則恐違祖宗本意。而議臣之言。終未得行。必是誠孝所重。務在隆厚故也。且成廟既以睿宗為考。則又尊本生。微有二本之嫌。議者之言。不為無據。其不即奏請。蓋有所慮。而金礪之言。似不無人事於其間。今日之事。與此自別。封奏之日。即是准請之日。則議諡時。自當稱情致隆。不必又生節目。但念追崇之典。終異受命之君。若依四祖恭靖例。皇考只上四字諡。而仍稱大王。皇妣上二字諡。微寓謙遜之意。則於情於禮。似十分穩當。請詢大臣云云。傳曰。依成廟故事。舉行。勿減字數宜矣。

五月。賓廳議諡。皇考曰明德。後改敬德。仁憲。靖穆。章孝。欽獻。定懿。莊肅。元孝。皇

妣曰敬懿貞靖明獻。後改仁獻。欽順。敬孝貞肅。陵號章陵。追崇頌教文。張維製進。

吏判李貴筍曰。今日議禮。與成廟朝顯然不同。請稱宗號。毋使大禮再誤於今日。答曰。近日禮官不為擔當。凡事兩款說話。推諉於大臣。歸啓於君上。良可嘆也。

府啓請追崇諡號。依太祖朝四祖例。只上四字。傳曰。此減諡號之言。出於何人耶。問于閔光勳。以啓減削已定之號。實非人子所可忍為。爾等若以為濫。則勿言于寡昧。與主張指揮之人。任意削去可也。

執義權濤啓曰。追崇之禮。不幸而不及臨御矣。不及發政矣。盛德茂業。無跡可尋。而育德毓慶。為可稱謂。則四字美名。足以盡之。不得於言。而強為之架虛。其於尊顯之至情。母亦有欠於誠實之道乎。傳曰。副護軍權濤。有無君不道之罪。其欲為減削之意。及避嫌內悖慢之語。並令禁府。一一嚴鞫。以正君臣分義。且

朴東善大憲亦有身為長官。同事不禁之罪。削奪官爵。

李貴以速定宗號事。屢上筍。於是賓廳。上宗號曰元宗。大憲金尙憲。大諫李尙吉等。請亟寢。追上宗號之命。李貴罷職。不允。時上怒竄權濤等于邊。大臣不敢復言。遂尊大院君為元宗。享于別廟。遣

洪靈李安訥等。請命于天朝。天朝禮部官曰。怪汝國今日始有此請也。即從之。

錄荷潭

五月三十日。奏請使洪靈李安訥洪鎬出去。奏請文。崔鳴吉製進。

癸酉四月。洪靈等回。勅曰。惟爾世守東藩。夙稱忠順。爾父諱未膺襲爵。蚤已云亡。茲者奏請追封。孝思可念。特允部議。追封云云。撮要

遣韓仁及金榮祖謝恩。兼請封世子。追尊之論。李義吉首發之。李貴許禱主張之。崔鳴吉從而扶植之。義吉。朴知誠之門人也。漫筆

禮曹啓曰。前日李貴筍子。成廟仍稱高祖。未安云云。以高曾祖考之序言之。則成廟為五世祖。於禮當遷。以宗廟昭穆之次言之。則崇恩之祭。不入於昭穆。而成廟尚在四代之中。未易議祧。但仍稱高祖。則名實不同。不稱高祖。則祭亦無名。可謂難處之變禮。先令儒臣。博考典禮。後更問于大臣。定奪何如。傳曰。依啓。

因禮曹論啓議大臣。成廟奉為世室。永不祧遷事。依允。禮曹啓曰。朱子論昭穆之制曰。昭穆者。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嚮南嚮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又曰。非

為之昭。即為王考。為之穆。即為考廟。子嘗論祧廟之禮曰。若兄弟相繼。則皆自立廟。廟雖多。亦不妨。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以此觀之。昭穆者。廟中之